

英雄时代

著夫托蒙萊。俄
譯——畏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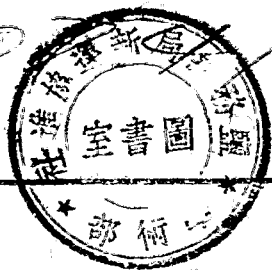
1396



版 出 社 版 出 球 星



MG
I512 44
59



當 代 英 雄

俄 萊 蒙 托 夫 著

小 畏 譯

星 球 出 版 社 出 版



3 1760 6363 8

目次

當代英雄

上部

一、蓓拉

二、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

下部

畢巧林日記

前言

一、塔曼

二、曼麗郡主

三、命運論者

當代英雄

在任何書籍中前言總是第一件事情，也是最末的事情；它或者作為著作目的的闡解，或者是一種糾正和對批評的回答。但是一般讀者們通常無關乎道德的目的和雜誌的責難，所以他們不讀前言。這是非常可惜的，尤其是我們。我們的讀者是這樣幼稚和天真，若是譏謔的末尾找不到教條，他們甚至不明白它的真意。他們猜不出嘲笑，感不到諷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簡單，幼稚。他們還不知道在有序的社會裏和完善的書籍中顯明叫罵是沒有位置的；更不知道現代教育發明了一種較為尖銳的，幾乎不能見的，而且致命的武器，它在阿諛的掩護下發出不可抗的和結實的打擊。我們的讀者好像一個鄉巴佬，他聽了二位王子仇敵宮廷的外交官的談話後，居然相信他們之中每個人爲了相互的，可親的友誼，欺騙着自己的政府。

這本書還在不久之前體味了若干讀者和甚至雜誌對於字句的顯明意思發生不幸的信心。有的居然一本正經勃然大怒，因爲一個這樣無道德的人而竟給他們作了當代英雄的例子；有的辨別得非常精細，認爲作者描出了自己的肖像和自已熟人的肖像……；朽舊而可悲的笑話呀！但看起來俄羅斯是如此造成的。除類似的愚蠢外一切都將更新。我們妖異神話中

最妖異的究竟是要避免企圖侮辱個人的叱責的！

當代英雄，我的高貴的先生們，確是一幅肖像，但是却不是一個人的肖像；這是一幅我們一代的有了完全戒長的缺點所積成的肖像。你們又會對我說，人不至於這樣壞，那末我要告訴你們，若是你們相信一切悲劇式的和浪漫式的惡魔的存在（註），爲什麼你們不繪畢巧林的真實性呢？若是你們愛虛構遠較恐怖的和醜惡的爲甚，那末爲什麼這種性質，甚至像虛構，在你們那裏也找不到寬宥呢？是不是因爲在他那裏比你所希冀的，更有真理呢？

你們要說這樣不不到道德嗎？對不起。甜言密語已經把人們餵得夠飽了！他們的胃口都弄壞了：現在需要苦藥，尖刻的真話，可是你們別以爲此後這本書作者有了什麼做人類缺點糾正者的高傲理想。願上帝寬恕他這種無智無學吧！他只是愉快地描寫他所瞭解的現代人罷了，這種人，是他的不幸，也是你們的不幸，常常碰到。所指出的病症將來會怎麼樣和如何醫治它——這是天曉得！

註：此處作者指某些作品的主角而言，這些作品常常描寫一些具有非自然力的感情，作出異常過失的人物。

舊拉

我坐着郵車從幾弗里斯出發了。我的所有行李不過是
裏面有一半是塞滿了克路其亞（註一）的旅行日記。這是你們的運氣，大部份日
記都散失了，而我；運氣是箱子裏的日用品還依然完整地保存着。

當我走進戈依色烏爾司加耶山谷的時候，太陽已經開始躲到雲後去了。奧
賽金馬夫爲了在黑夜以前趕着翻上戈依色烏爾司加耶山嶺，拼命趕着馬，連放倒
喉嚨大聲高歌。這個山谷是多麼優美呀！四面都是些險峻萬狀的高山，懸崖着
青青的常春藤和叢生着給懸崖的紅紅的險岩，淌着條條細流的黃色的懸崖，而那
面是高高地懸亘着金色的雪脊，下面是亞拉瓦河，纏和從幽暗的，籠罩着白霧的
幽谷裏水聲潺潺地流出來的一條無名的小河合在一起，牠像銀綫似的伸展着，像

（註一）：高加索地名



(完)

5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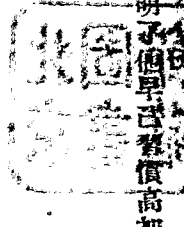
點鐘似發出萬聲光。

到了戈依色烏爾河加那山脚，我們就在驛運的小店旁停下了。立刻嘈雜地擁來一二十個克路其亞人和山民，附近有隊路駝隊的人留着過夜。我爲了要把自己行李推上到這個可惡的山頂去，必需僱幾條公牛，因爲秋天裏山上已經結上薄冰了，而這座山有二級連長的路。

沒有辦法，我祇得雇了六條牛和幾個與賽金人。其中一個人把我的箱子背在肩上，其他的人差不多一齊吶喊着幫着公牛拉。

我的車子後，有口牛拉着另外一輛車子，雖然車子上都裝滿了東西，但是牠們好像拉着一輛空車似的毫不費力。這種情形使我吃驚。車後跟着牠的主人，販着銀製的卡勃爾登（註二）的小煙斗。他穿着一身沒有帶肩章的軍官制服，戴着一頂吉爾蓋斯皮帽。年紀有五十光景，他的微黑的臉色說明了個早已習慣高加

（註二）：高加索地名



0212

案的陽光下，他的渾身的灰袍新整不能和他堅定的步伐和剛毅的姿態相配合。我走到他的跟前，點了一下頭，他雖然不語地回以我的禮，吐出一個大煙圈來。

「我和你大概是同路的罷？」

他沒有說話，又點了一下頭。

辭別他，我大概到斯泰夫羅柏樹球場了。

「……」

「……」

「……」

「……」

「……」

「……」

「……」

——是這樣的！這些亞細亞畜生真是可怕的惡棍呀！您以為他們大聲叫着是養着牛麼？活見鬼了，他們是叫什麼？牛是懂得他們的；就是您加上二十條牛，牠們還是這樣叫喊，而牛運動都不動了……可怕的騙賊！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牠們要向旅客身上刮錢……太放縱這些騙子了！看吧，他們還要向您討酒錢呢。我早就知道他們了，欺騙不了我！

「那末您在此地服務很久了？」

——是的，我在亞力克山，彼得羅維赤時代（註三）就在此地服務了——他莊嚴地回答說。——當他到戰場上來的時候，我是少尉——，他添上一句。

——我在他下面因爲討伐山民有功進陞了二級。

「那末現在您呢？」

——現在我在第三邊防營裏。那末您呢？斗膽請教？

（註三）：那爾莫羅夫將軍是第一次高加索戰爭的俄軍司令官。

我告訴了牠。

說話就這樣終結了，我們靜默地並行着繼續走。到山頂上我們看見雪了。太陽下去了，黑夜毫不停留地立刻接上了白天，這是南方常有的現象；但是我們靠着白雪的反光，很容易地辨出道路來，雖然這條山道並不峻險，但是這條長地往山上伸展過去。我叫他們把箱子放在車子上，用馬來替換牛，我最後一次眺視山谷，但是從谷間裏出來的滾滾如浪的濃霧完全掩沒了牠，從那面我聽不到一絲的聲音。與賽金人亂哄地圍着我討酒錢；但是二等上尉嚴厲地一聲呼喚，他們立刻就跑開了。

「真是無法可救的畜生？」他說：「用俄語連麵包都不會說，倒學會了：軍官老爺，賞些酒錢吧！」「我覺得錢租人要好一些，至少他們不喝酒……」

到車站祇有一俄里了。四周是寧靜的，甯靜得單靠蚊子的嗡嗡聲就可以辨別牠的飛行的方向了。左面的深谷幽黑起來；我們前面是起着簾簾的，掩着雪層的

墨藍色的山頂，他們那淺淡地閃爍着這樣存着最後一線燈光淡白色的地平線上。在黑暗的天空中星星開始睜開眼來，奇怪的我覺得牠們要比北方高得多。路上，二旁突兀着赤裸裸的黑石，雪地下可以看見矮蕨，但是，一片枯葉都沒有凋謝；在這大自然的沉睡之中，疲憊的野驢，沙沙聲和俄羅斯不調和的鈴聲，聽起來真使人興奮。

「明天是好天氣！」我說。三等上尉一句話都不說，他用手指向我指點那正着我們矗立着的高山。

「這是什麼？」我問了。

「古特山。」

「怎麼是這樣的？」

「她總要吐煙了。」

實地的霧古特山吐起煙來了；山腰上滾出輕浮的雲片來，山頂上騎着一塊墨

鳥的烏翼，黑得好像籠在黑暗天空上是一個黑斑。

我們已經可以分辨出來摩連那站，牠的四周的石室的屋頂，我們的面前閃爍着歡迎的燈火，當送過來一陣潮溼的，寒冷的山風，山谷裏發出隆隆的聲音的時候，下起小雨來。我趕緊披上氈套，已經飄下雪來了。我敬仰地看著二等上尉：

——我們不得不在此地過夜了，——他惋惜地說：——在這樣風雪下無法越過山頭去。怎麼樣？克羅斯托伏有雪崩嗎？——他問馬夫道。

「沒有，老爺」，奧賽金馬夫說：「可是雪掛得很多，很多」。

驛站上因為沒有給旅客過夜的宿處，所以我們只能在一間煙燻的小屋裏過夜。我請旅伴在一起喝茶，因為我帶着銅製的茶具，這是我在高加索旅途中惟一所喜愛的伴侶。

小屋緊靠在山崖上，有三段滑溜的，潮溼的石階通到牠的門前。我用手摸索着進去，感到牛身上（本地人的畜欄代替了下房）。我不知道往那面走好：這裏

羊在陣陣叫，那兩狗在汪汪吠。幸虧旁邊有一點幽暗的燈火微微吐光，幫着我找到了類似房門的另一孔隙。那兒展開了一張很有趣的畫面：二根煙燻爛黑了的柱子支着屋頂，寬廣的小屋裏擠滿了人。中間燃着火，伸展在地面上，被孔隙裏逃來的風吹回到屋頂上去的黑暗向四面展開成一塊很厚的掛布，害得我長時間看
不出東西來；火堆旁坐着二個老婦人，許多小孩子和一個瘦瘦的克賊其亞人，都是穿得破破爛爛。沒有辦法，我們祇得在火旁取暖，吸着煙斗，茶具很快的活躍地叫響起來了。

「可憐的人呀！」我指指這些默默地茫然地看着我們的我們編製的主人，對二等上尉說。

——愚蠢不過的民族，——他回答說，——您們麼？什麼都不會，什麼教化都不能接受！就是我們卡勃爾特人或切頓人雖然強盜，窮骨頭，也沒有像他們那樣呆得可憐，他們連武器都不喜歡，他們這裏從來看不到一把可用的彎刀。這

「是十歲的奧賽金人呀！」

「胡頓您住得很久麼？」

「是的，我有十多年帶着一連人住在那面的要塞上，在卡明內，特羅特附近，知道這個地方麼？」

「聽說過。」

「是的，我的天，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對我們討厭了；現在，托老天的福，好一些了，以前，祇要您一離開寨外一百步，什麼地方都有毛森森的魔鬼坐著，守候著；您還沒有叫出聲來，一眨眼，或者頭頸上飛來了一根繩索，或是後腦上著了一顆槍彈。這些可怕的傢伙……」

「那末，您碰到過許多奇怪的事情麼？」我為好奇心所驅動，說了。

「怎麼會沒有！從前……」

這時他開始撫摸起左面的鬍鬚來，垂下頭，沉思了。我很希望從他的身上發

取一段故事來，——這是一刻旅行的和寫作的人們所特有的希望。這時候茶開好；我從箱子裏拿出已隻旅行用的茶杯來，我倒了茶，把一杯放在他的面前。他一面吸飲着茶，一面好像在說到自已似的說：『是有的。』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希望。我知道年老的高加索人是愛談愛說的；他們是很少有這種機會：五年中間他從事着一連串在荒僻的窮鄉裏，盤桓半年之久的艱苦之旅行，向他們——因這下壺們祇說說那大以健康之要話——談到四州以及其野蠻的及危險的，每天都有危險；發生的事情是若狂的。你就看河措或網葛得沙河橋上；是苦，是苦，是苦。』

『還要那些羅姆酒麼？』我問談話的對方說：『我有幾弗里斯的老羅姆酒：現在天氣冷。』

——不，謝謝，我不喝。

『這爲什麼？』

——是這樣。我對自己起過誓了。當我還做着少尉的時候，有一次，您知道

「我們傷後隊可太囉！夜裏警報來，逼得我們紅着臉跑出去排隊。我們都是酒鬼，亞力克與彼得羅維亦不知道去呀！他氣得炸騰似的，檢點滾滾送測軍法廳去。這是老實話！要是你這個任上，魯士誰也看不算，而再來賜與酒，那就會成真廢人啦！」

我「聽到這些話，差不多把希望都消失了。」

「那時候的人，雙方說吉爾蓋斯人，——他繼續說。——結婚的時候或是送葬的時候，他總會喝着麥酒，而同時也會動起刀槍來。有一次我好險逃不出來，那還是在那歸顯的汪公家裏作客。」

「『發生什麼事？』」

「下面是這樣的：他把煙嘴塞滿子彈，吸了一口，開始說起來。你聽着吧，那時我和連隊是駐紮在切立克河的要塞上，很快到第五年頭了。有一年秋季來，連隊被輸送隊輸送隊裏，呀，有一位二十五歲的年青軍官，他穿着全副武裝。」

來着，他說他奉命留在我的要塞裏。他是這樣的文弱和白皙，他穿的軍服是這樣的新，我並猜想到他到我們高加索來還不久。「您大概？」我問他說：「從俄國調到這裏來吧？」「正是這樣，二等上尉大人。」他回答說。我拉住他的手說：「很歡迎，很歡迎。不過您要感到寂寞些了……哪，是的，我們和您會友善地住在一起。對的，請您簡簡單單的叫我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就行了，請您——」
「那末，這裏這樣整齊？到我這裏來唔着普通的就可以了。他們把他送到宿舍裏去，這樣他就留在要塞裏了。」

——他叫什麼名字呢？」我問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說。

「人——他叫……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畢巧林。這是個漂亮的青年，我敢向您保證；祇是有點兒怪癖。警方他無論在雨天或冷天裏天打獵，湖裏釣魚，您不覺得什麼。有一次他坐在自己屋子裏，刮起大風來，他斷定自己快瘋了，百葉窗一響動，他就顫抖起來，臉色蒼白起來，而在我的面前他會

單身肉野豬紅筋撲過去；有時候幾個蠻頭不說一句話，可是有時一談起來，就會把你肚皮笑破；是的，他是非常的怪癖，大概是個富有的人；他有多少各式各樣的產業的小東西……」

「他跟你一起住得很久麼？」我又問了。

「是的，有一年光景。可是這一年夠我想念了，他給我構慮，別說是記憶，像他這樣的人是命裏注定的，有權遇到各種異常的事物！」

「異常的？」我一面替他倒了一杯茶，一面好奇地要問起來。

「是！我給您說。離聖塞六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位驢驢了的玉公。他的兒子，十五歲的孩子老是騎着馬到我們這裏來，天天不是爲了這樣，就是插着那樣。我和克曼斯里，亞力克山特羅維亦也的確歡喜他，也是個廣大異常的惡漢，敏捷得能騎着快馬在地面上拾帽子，開槍射擊。他有一種缺點：非常貪愛金錢，他有一枚金手鐲，玩弄克曼斯里，亞力克山特羅維亦答應給他一枚三盧布的銀幣，只要他

其難處感到一發生意外，所以沒有忘記我們放馬的地方。

大火為他們們慶慶婚禮呢？我問上等道。

與尋不尋的通常這這樣的。這尋尋同尋徒念給他們聽一段可憐經。後來贈給年
青的和他的一類的藝戲們禮儀。他倆吃着，喝着香酒。然後開始騎馬表演。通
常是一個騎着三件寶物油油裝裝時勇武騎在醜陋的駿馬上做着種種怪樣。跳躍着
，逗起哄堂大笑。然後到那寶像在客廳裏舉行如我們所說的跳舞會。一個可憐的
窮人彈着弦琴……我忘了他們叫什麼了……總之類似我們的勃拉拉依加。姑娘
們和青年們嬉戲三舞。種種舞面排排噱歌。歌聲中出來了一男一女，他們開始互
相唱著最優的歌曲。誰其飾誰聲聲和和。我和聖巧林坐在貴賓席上，忽然向他
舉起那百態人的小女兒。字六歲的小姑娘。她朝着他唱。好像類似一種開懷的
調。

「她唱了什麼了，記得麼？」

是的，大概是這樣：「我們年青的騎士是美麗的，他們的身上披着鑲銀的舞衣，而年青的俄羅斯軍官比他們更美。他們的身上有黃金的鈕扣。他像我們中國的白楊，祇是他不能在我們園子裏坐長，開花。」畢巧林站起來了，向他鞠躬，然後知道他們的語，我就翻譯了他的答謝。

「書地離開我們的時候，我輕輕地對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奇說：『噢，這真漂亮！』」

「這真迷人的美！」德國答說：「她叫什麼？」「他叫薇拉，」我回答了。

「這真是美麗的：身材高長而苗條，烏黑的眼睛，像山巒那樣的；會勾住了精神心魂。」畢巧林呆呆地畫楞，眼睛沒有離開過她，她也常常撫摩凌碎他發送。但是不正是畢巧林愛着這位美麗的郡主：在屋角那面還有一對向他凝視的凝定的火星。他向他凝視起來，我很知道我的老相識加士別亦。他，您要知道，既不是醜陋的，也不是不體面的。雖然並沒有發現過他的作惡，但是他的可疑之點是

很多的。有時他牽着羊到我們的要塞裏來，賣得很便宜，不過從沒有討價還價，
 他要多少，就得給多少，否則發了他，他也不讓價的。有人說他，他愛跟亞勃
 克（註八）在唐巴河一帶遊蕩，其實，他的外觀確像那樣子：瘦小的身體，廣
 廣的肩膀……而說到他的敏捷，敏捷得像一個惡鬼！別世美脫（註七）永遠是戴
 爛的，而前丁裏露出來的武器都是銀製的。說到他的馬那是卡勃爾特最著名的千
 里馬了，實在的，再想想比這隻馬好是不可罷了。所有的騎手都羨慕他，並不
 是無故的，他對老是想像牠，祇是不可能。要是你現在一看見這匹馬：黑漆漆
 脂，四肢像象牙，眼睛不比倍拉壞；有多少力量呀！一跑就是五十俄里；已經馴
 服得，好像狗跟主人一樣了，甚至連他的說話聲音都知道了！他是永不跟他分離

（註六）：沙皇出征高加索時代，山民稱爲亞勃立克，彼等以三五小股與侵略

者作遊擊戰。

的。是這樣一匹勁強的好馬！……

——這天晚上加上別亦比往常來得愁悶，我發覺他的別世美脫裏穿着一層鐵甲。「他穿着這件鐵甲不是沒有意義的，」我想：「他大概有什麼陰謀罷。」

——屋子裏非常悶熱，我牽出屋外透一透氣。黑夜已經降臨到山頭上了，夜霧開始迷漫了山谷。

——我想住放着我們的馬的茅棚那面走去，看看牠們有沒有草料，我從不粗心大意的：我的馬也是一匹好馬，沒有一個卡勒爾特人不羨慕地望望牠說：「克雪·脫海，切克·亞克雪！」（註八）

——我順着圍牆走過去，忽然聽見談話聲；一個聲音我立刻知道：這是順波亞柴馬說，我們主人的兒子；另一個聲音比較生疏和低沉。「他們在這裏談什麼？」我想：「不是談到我的馬麼？」于是我坐在圍牆旁，竭力不放鬆一個字，聽聽起來。我所驚奇的談話聲常常被屋子裏傳出來的歌聲和人聲所攪擾。

——「你的馬是珍奇的！」亞柴馬脫說：「倘使我是家主，有三百匹馬羣，我願意分你一半交換你的好馬，加士別赤！」

——呀，是加士別赤！我想，記起了鐵甲。

——「是的，」加士別赤靜默片刻後回答了：「在整個卡勃爾特找不出這樣的馬。有一次——這是在切立克河那面，我跟亞勃立克一起打擊俄國的放牧的馬羣；我們運氣不好，都被他們打散了。四個哥薩克人追趕在我的後面；我已經聽見這些惡鬼的叫聲了，我的面前是一座濃密的森林。我伏在馬鞍上，聽候阿蘭（註九）的吩咐了，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用鞭子來侮辱我的馬。他像飛鳥一樣從樹枝中間疾馳過去；尖刺刮破了我的衣服，矮榆的枯枝打破了我的臉。我的馬躍過了樹根，用胸脯衝開了矮叢。最好是我把牠丟了跳到林子旁，再步行到林子裏藏起來，但是捨不得和牠分離，——先知報酬了我。好幾顆子彈掠過了我

（註八）：好馬！好馬！

的頭頂。我已經聽見，奇蹟克人聲響過蹄而來。……突然在我的面前橫着一條深谷
我的馬踏起起來——就跳去了。他的後腿擊壞着對山，他祇掛住前脚。我就
下了馬，跳到他後面去；我救出了我的馬；他跳起來了。所有哥薩克都看到的
是他們一個也不救我。因為他們大概以為我摔死了，我聽見了他們在追捕
着我的馬。我的心裏充滿了血；我在發抖的草叢裏順着山谷爬過來。——我看見
林子裏頭有幾匹馬在跑，在田野裏跑，我的加登士直往他們飛跑過去；
他們都大聲叫喊，趕之去，他們很久很久的是在牠的後面。尤其有一二次他們
差不多投出繩。——我聽了，垂下眼睛，開始祈禱起來。而立
刻又抬起眼睛來——看見：我的加登士翻着尾巴，快得像風一樣地飛跑着，而
惡狗一個一個的在度度的馬上遠遠落在原野上。我可以對阿蘭起誓，這是事實
，千真萬確的事實！深夜裏我還坐在山谷裏。忽然，你想怎麼樣，亞柴馬脫？在

暗地裏我聽見有匹馬順着深谷的山崖躍過來，鼻子噴着氣，嘶叫着，馬蹄得得的踢着地面；我知道這是我的加拉佳士的聲響；這是牠，我的同伴！……從那時候起我們沒有分離過」。

我這聽見他用手拍拍自己馬匹的平滑的頸項，給他種種溫存的稱呼。

「假使我有一千匹馬的馬羣」，亞樂馬脫說，「我都把牠們交給你，換你給加拉佳士」。

「不，我不」，加士別赤淡淡地回答說。

「聽着，加士別赤」，亞樂馬脫親密地對他說：「你是慈善的人，你是勇敢的騎士，我的父親害怕俄國人，不讓我上山去；你把馬給我罷，你要什麼，我就替你做什麼，我可以在父親那裏替你換他最好的權杖和寶劍，祇要你歡喜——他的寶劍是正真的庫爾特（註）：把刀鋒放在手上，自己就會隆隆皮肉裏去的：像你的鐵甲一碰到牠也是一樣的。」

加士別亦不說什麼。

「我第一次看到了你的馬」，亞柴馬脫繼續說：「當牠騎在你的下面轉動着，跳躍着，鼻子噴着煙，石塊在他的鐵蹄下像飛沫一樣地四濺起來的時候，我心中感到茫然，從那時候起我的心裏充滿了厭惡。我騰不起我的父親的最好的馬，我坐在牠的背上覺得可恥，憂鬱佔有了我；我整天愁悶地坐在岩石上，我的每分鐘的惡想是那步子均允的，平滑的，背脊像箭一般直的，你的黑馬，牠的炯炯的眼睛望着我，好像想說什麼話。想死我了，加士別亦，倘使你不賣給我！」

亞柴馬脫帶着顫抖的聲音說。

我聽見了他的哭聲：應該向你說明的，亞柴馬脫是個非常硬心的孩子，他從不流淚，甚至年齡更小的時候也是這樣。

回答他的眼淚的可以聽見類似譏笑的聲音。

(註十)：安劍。波佳的一鱗。

「聽着！」亞柴馬股帶着堅定的聲調說：「你瞧，我一切都決定了。你要我替你做姊妹麼？她是跳得多麼好！唱得多麼好！她會用金絲刺繡——那是多會瑰麗！土耳其的皇帝都沒有這樣好的妻子……你要麼？明天夜裏你在那面有條溪流的山谷裏等着我。我帶着她到鄰村去，走過那裏——她是你的了。難道你拉還扯不上你的馬麼？」

——加士別赤好久好久不說話；最後他低聲地唱出舊曲來代替回答：

我們的村子裏有多少的美人兒，

他們的眸子是閃爍在黑暗中的星塵。

甜密地愛着她們，可羨慕的命運呀；

但是勇敢的意志是更爲愉快。

金子可以買四個妻子，

寶馬那是沒有價格的！

舖在沙漠上不會落在旋風後，

他不會變心，他不會欺騙。

「亞契馬脫白費心力請求他的同意，他哭了，向他討好，咀咒；最後加士別赤並未打斷了他的話：

「滾開去，沒有腦筋的小鬼！那裏有你騎我馬的地方？三步路牠就會把你撲擊，你的後腦骨碰碎在石塊上。」

「媽我。」亞契馬脫瘋狂地叫起來。孩子的彎刀的鑊鐵擊了鐵甲。有力騎車勁把他推得老遠，他撞在籬笆上，連籬笆都搖起來了。「開玩笑吧！」我想。走到廐房去，解下了我們的馬，牽出到後院裏，一分鐘後屋子裏傳來一陣可怕

的磨擦聲，原來發生了這樣事：亞契馬脫穿着破破爛爛的衣跑進去說：「加士別赤要殺他。於是都跳起來了，拔出槍來——玩笑開了，叫喊，喧鬧，槍響，祇有加士別赤坐在馬上像惡鬼一樣在街道上人堆裏旋轉着，揮舞着彎刀。」在別人裏

繪畫喝醉手槍是壞事，我拉着克里戈里·亞山方山特羅維赤的手對他說：「我們趕快離開去不是甚麼好？」

「南亞等一會兒，怎樣結束？」

——是時候了大概不會好的，這些亞洲人總歸是這樣：喝飽了蕎麥酒，就斷截頭手去我體座上馬就跑回來了。」

——那末解手別弄甚麼樣呢？我急急地問二等土尉說，

——真不！這幫人還會做什麼來呢？——他回答說，喝乾了一杯茶——逃了！

——沒有受傷麼？我問道。

——我知這俄人這些強盜死不了的。我有次在另外一件事情看見另外一些人，譬如這這個起濕身已經被刀刺割得像網一樣了，他還是揮舞着刀劍。——二等土尉靜寂片刻後，用脚蹬一蹬繼續着說：

——世界上有一件事請我自己永不會饒恕自己的：這纏住了我，我一到要塞裏就把

我坐在圍牆外聽來的所有話都說給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憤憤赤藤了，他笑起來說，——「這樣的狡猾！」——而他自己卻沉思起來，

「這是什麼事？請告訴我」。

——「囉！已經沒有辦法了，既然開始說了，總得繼續下去。」

十四天後亞柴馬脫到裏裏來。他照常走到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憤憤赤藤裏去，因為他是常常給他東西吃的。我也在那面。話說到馬上去，畢巧林開始誇獎起那匹赤藤的馬來：牠是這樣快速，這樣的美麗，美麗得和馴鹿一樣——照牠的說法美簡直是世界上最找不出來第二匹了。

——小糖糕的小眼睛閃閃發光，畢巧林好像並沒有注意到似的；我聽到別的事情，而他，急驟地立刻把話轉到加上別赤的馬上去。亞柴馬脫一來，每次都是這樣一套話。三星期後，我開始發覺亞柴馬脫瘦起來了，乾起來了，好像成了失戀的人。這是多麼奇怪？……

「……後來我才知道全部的事情：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甚至在洗澡的時候也逗他。有一次他對他說，你說：『我看，亞柴馬脫，你想死了這匹馬了：而你看不見牠跟你看不見你的後腦一樣！好，你說罷，有人把牠送給你，你給拿什麼報答他呢？』」

——「他要什麼，就給什麼，」亞柴馬脫說。

——「這樣我就給你拉來，祇有一個條件……起誓罷，你要辦到……」

——「我起誓……你也起誓！」

——「好！我起誓，你有這匹馬，祇要你把你的姊姊蓓拉交給我：加拉佳士就是她的禮金，我希望這件買賣于你有利。」

亞柴馬脫默然了。

——「不願意？怎麼會願意！我想過你是男子，而你還是小孩子：騎馬還早

哪……」

「亞柴馬脫發火了。」那末我的父親呢？」他說

「難道他從沒有離過家麼？」

「他可離過家。」

「他可同意了？」

「同意了。」亞柴馬脫輕輕說，臉色死白。「什麼時候？」

「祇要羅士別奔到這裏，他答應趕十頭羊來的；此外是我的事。瞧着罷，

亞柴馬脫。」

——這樣他們就談妥了這件事……老實說，這是壞事情呀！我後來也這樣對

畢巧林談起，但是他卻回答我說，野蠻的吉爾蓋斯女子應該是幸福的，有了像他這

樣多情的丈夫，國籍照舊，說法他總算是嫌的丈夫，而加士利亦是應該懲罰的強

盜，後備說說看，我反對這件事麼？——但是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暗計

。有一次加士利奔來問我，莫不要羊和密糖，我叫他明天送來，「亞柴馬脫。」

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說：「明天加拉佳士在我的手中了；假使今晚薇拉不到這裏來，那末你想見着馬……」

「好！」亞柴馬脫說，就跑着回村子裏去了。晚上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帶着武器，走出門去；他們怎樣弄妥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不過夜裏他傳一個個都回來了，哨兵看見亞柴馬脫的馬鞍上橫輪着一個女子，手脚都縛着，頭上纏着面紗。

「那末馬呢？」我問二等上尉了。

「他馬上就知道了，馬上就知道了。第二天清早加士別赤騎着馬來了，趕了法。後來，把馬縛在圍牆外，他到我的房子裏來；我請他喝茶，因為雖然他是強盜，總究是我的馬乃克。」（註十一）

我……是……我……我……我……突然我看見加士別赤戰慄起來，臉色大變！

他走到窗口，但是窗不幸朝着後院。——「你怎麼了？」我問道。

——「我的馬！……馬！」他混身抖顫地說。

——「實在的，我聽見了馬蹄聲：『這大概是哥薩克來了……』」

——「不！烏路司、邪馬，」（註十二）他大叫起來，像野豹一樣火速撲出

去。接連二頭他就到了院子；要塞門旁的哨兵用槍擋住了他的去路了；他跳過了槍，直撲到路上去……遠處塵土滾滾——亞柴馬脫馳馳在疾馳的加拉佳士背上；加士魁赤一面跑着，一面掏出槍枝，射擊起來。頃刻之間他站住不動，在觀察有沒有打中，後來搓一搓牙，把槍枝重重地擲在石板上；打得粉碎，他倒在地，像孩子般地痛哭起來……他的身邊圍攏來很多要塞上的人，他誰也沒有注意；他們站了一下，談論幾句，都走回來了；我叫他們把買羊錢放在他的旁邊——他碰都沒有碰它，他像死人一般地俯伏躺着，愈相信不相信，他這樣一直躺到深夜，

（註十二）：很壞很壞的俄國人。

整整的一夜。第二天早晨他才到要塞上來打聽，做馬的人叫什麼名字。看見亞柴馬脫解下馬，騎走了的哨兵想不到這需要保守秘密。一聽到這個名字，加士別赤的眼睛吐出光來，他向亞柴馬脫父親住着的村子裏跑去。

「父親怎麼樣呢？」

——是的這也是技巧，加士別赤找不到他；因為他出門了六天，而這是不是亞柴馬脫之所以能拐走他的姊妹？

——到父親回家的時候，沒有了女兒，也不見了兒子。這個狡猾孩子：可以想得到的：要是不見了，那一定幹那不要腦袋的勾當去了。從那時候起他不見了：大概，加入某個亞勃立克的匪幫，或者在切立克河或庫巴河上落草了：就是這幾條路！……

——我承認，這件事使我很感興趣。我祇想去看看吉爾蓋斯女子在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里羅維赤那面怎麼樣；我一起肩章，掛了佩劍，向他的房間裏走去

「他正在前室的街上，一隻手放在後腦，一隻手握著熄滅了的煙斗；後室的門上著鎖，鎖上沒有鑰匙。我立刻知道這一切了……我開始咳嗽一聲，用腳跟敲敲門框——他祇是假裝着，好像沒有聽見，」

「誰對官！」我竭力裝出嚴厲的樣子說：「難道您沒有看見，我剛從那裏來了麼？」

「好呀，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不抽煙麼？」——她沒有站起來

，回答說。

「對不起！我不是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我是二等上尉。」

「那一樣。不喝茶麼？您知道我是多麼苦惱呀！」

「我都知道，」我回答說，向床前走去。

「這樣很好：我正沒有精神告訴您呢。」

「總對官，您犯了罪了，對於這我也有責任……」

「笨了！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我們早已不分彼此了。」

「這是什麼玩笑？拿出您的劍來罷！」

「米千加，拿劍來！」

米千加拿了劍來。執行了自己的職務，我坐在他的床沿對他說：「聽着

吧，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您得承認這是不好的。」

「什麼不好？」

「你把蓋亞刺來了……當然我看亞柴馬脫也是個壞蛋……好，你承認罷

，我對他說。

「什麼時候我愛她的？……」

您說叫我怎樣回答他？……我窘住了。可是靜默片刻後，我對他說，假使

她的父親來要人，你得交出來。

「根本用不着！」

——「他知道她在此地麼？」

——「他怎麼會知道？」

我又窘住了。——「聽着，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畢巧林站起來說：「您是一個善心的人，——假使我們把女兒交給這個野人，他會把她砍了，或是賣了。事情已經幹了，不應該因為好心壞了這件事，把她留在我的地方，我的劍還在您那裏……」

——「讓我看看她」，我說。

——「她在這扇房門後；連我自己到現在都看不到她；她包着布，坐在屋角裏，不說話，不抬眼看：像隻受驚的野鹿。我雇了一個女廚子，她會說幾句話，我叫她看護着她，勸她明白，她是的人了，因為她除了我之外不屬於任何人了，」他用拳頭敲了一下桌子說。我也同意這個了……您說怎麼辦？有一種人是非叫別人同意不可的。

「後來怎樣呢？」我問馬克西姆。馬克西姆說：「真的他使她順從了，還是她鬱鬱地懷念故鄉而憔悴了呢？」

——故鄉有什麼可以懷念的呢？要塞上可以看見的是這些山頭，村子裏所見的也是這些山頭，而這些野人們更沒有必要了。同時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每天送她東西；起初幾天她默不發聲，驕傲地推開了禮物，那時禮物由女廚子送去，還加上她的巧言善語。呀，禮物！女人有了花布什麼東西不能做……好，這且不談……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和她賭了很久的心機，這時候他學會了稜裡話了，而她也開始懂我們的話了。她漸漸地窺視他，起初是橫瞟，斜視，但是依然是很悲傷，她低吟小曲，有時當我從隔房裏聽見她的聲音的時候，我也不禁悲傷起來。我永不會忘記這樣一幕情景：我經過屋子，往窗口望去；蓓拉把頭低垂在胸脯前，坐在暖床上，而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站在她的面前。「你聽着，我的小天使」，他說：「你總知道你遲早總是我的，你何苦自尋煩惱呢」

「難道你愛了另外一個功績人了麼，倘使這樣，我就立刻放你回家。」——她輕微得覺不出來，倒計一下，搖搖頭，——「或者。」——他繼續說：「你非常恨我麼？」——她嘆了一口氣。——「或者你的信仰禁止愛我嗎？」——她臉色灰白，默然了。——「給你相信我，阿蘭對每個種族都是一視同仁的，倘使他允許我愛你，為什麼他會不准你愛我呢？」——她凝視着他的臉，好像這個新的思想嚇住了她，她的眼睛裏顯出疑惑和相信的期望。她的眼睛是什麼呀！牠們是這樣的光亮，好像一顆烏晶晶的鑽石。

——「聽着，親愛的，好蕾拉！」畢巧林繼續說，你瞧，我是這樣愛你，爲了你的愉快，我準備獻出所有的東西，我希望你是幸福的人，倘使你又悲傷起來，我要痛苦死了。你說，你會愉快些麼？」——她沉思了，她的烏黑的眼睛沒有離開過他，後來柔順地微笑起來，點點頭表示同意。他拉住她的手，他要她吻他，她無力地拒絕着，祇是重複着說：「請你，請你，不要，不要。」他強求她。

「我……」——「我是你的俘虜。」她說：「你的奴隸；當然你能強迫我。」——
又流下淚來。

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用拳敲額角，跑到另一間房裏去了。我走到他的面前，他又着手消沉地來回走着。「怎麼樣了？」我對他說。「是魔鬼，不是女人！」——他回答說：「不過我可以向你起誓，她會屬於我的……」——我搖一搖頭。「你願意打賭麼？」他說：「一星期之後！」——「好吧！」——我們拍了「拍」手，走開了。

第二天他立刻叫快差到凱士賒爾去買各種各樣東西去；買來了許許多多數都數不清的各式各樣的波羅織品。

——「您看怎麼樣？」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他指指禮物對我說。「亞細亞美女能抵得住這種砲火麼？」——您不知道吉爾蓋斯女子，我回答說：這完全不是像克路其亞人和高加索的鞑靼人，——完全不是這麼一會事。他們有自己辦法

律，他們有另一種教養。——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惟赤笑了，開始用嘴吹起進行曲來。

——總之結果我是對的：禮物祇起了一半作用；她比較溫柔起來，相信起來。不過祇是如趾罷了；這樣一來他決定用出最後方法來了。有一天早晨他叫備馬，他打扮吉爾蓋斯人的裝束，帶着武器，走到她的跟前。「蓓拉——」他說：「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我決定把你搶來，我以為你——我知道是我，你會愛我的；但是我弄錯了：——憐恕我能！我所有的東西你留着罷；倘使你願意，你就回到父親那面去罷，——你就自由了。我在你的面前是個罪人，應該懲罰自己；憐恕我罷，我要走了——什麼地方去？我何必知道！大概我不久會死在槍彈下或備在刺刃下的；那時你想到我，就憐了我罷。」——他背轉身去，伸出手去和嬌告別。——他沒有握他的手，默默不語。我祇站在門外，但是能夠在門縫裏看到她的臉孔：——她為她可憐起來——這樣死灰般的慘白罩住了這樸母愛的臉蛋，靈巧林沒有聽見

門聲，向着房門走了幾步；他顛抖了——您說怎麼樣？我想他真能做出說說玩着的事情。這樣的人，天知道他！當他剛一觸着房門的時候，她跳起來，放聲大哭，撲在他的頸項上了。——您信不信？我站在門外，也流下淚來，您知道，這不是哭泣，而是這樣的愚蠢！

——二尊上對不說了。

——是的，我承認，——後來他撲一撲鬚髯說：——我很難過，從沒有一個女子像這樣愛過我。

——「那末他們一定很幸福囉？」我問了。

——是的，她向我們承認，從她看見畢巧林那天起，他常常在她的夢裏出現，從沒有一個男人會對她起了這樣深的印象。是的，他們是幸福的！

——「這是多麼的寂寞呀！」我自然而然地叫起來了。其實我在等待悲慘的結局；而是這樣突然地欺騙了我的期望！「難道說」，我繼續說，「父親沒有想到她

在你們的宴筵裏麼？」

「大概他懷疑到的。過了幾天我們得悉老頭子被殺了。這件事情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我的注意誘出下面一段話來。

「應該告訴您聽，加別亦大概以為亞柴馬脫得到老頭子的同意偷他馬的，至少我是這樣推測。有一次他等在離村子三俄里的路旁；老頭子找尋女兒毫無結果地回家來；紳士們走在他的後面——這是已經黃昏了，——他沉思着騎着馬一步一步走回家，突然加別亦像貓一樣從矮叢裏跳出來，由背後跳到馬上，祇一剎就在他砍下馬來，抓住馬韁就跑了——事情是這樣的；有幾個紳士在山崗上都看到的，他們縱馬趕去，但是追不着了。」

「他奪了馬已經得到補償了，還要報仇幹嗎？」——我說，想引出對方的意見來。

——當然，照他們說來，——二等上尉說，——他是完全對的。

偶然生活在他們之間的俄國人能這樣馴熟地適應他們的習慣，這種能力不知不覺地使我失色；我不知道這種特性是應該反對的或是讚美的，但是足以證明牠絕不可相信的柔軟性。和在必要及不能根絕的情形下寬容罪惡的健全思想的存在。

那時茶喝乾了；早已套上了車子的馬匹在雪地上顛抖；月亮蒼白地懸在兩邊，準備沉淪在微塵碎成片片的掛布般的、懸掛在遙遠山頂上的烏雲裏。我們從屋宇裏流掛下來。跟我的旅伴的預測相反，天氣很晴朗，它會給我們清靜的早晨。星星的舞臺異樣地交織在遙遠的天壁上，東方的白灰灰的反光漸漸地照亮了披著雪女般白雪的險峻的削壁，散射在暗紫色的蒼穹上，星星跟着一個個消失了。右面和左面陰翳的，神祕的深淵是幽黑的，山巒旋轉着，纏繞着像蛇一樣的爬往那面。靠近出塵的褶襞上去，好像感覺到和害怕白天的到來。

天空和地面都是靜寂的，好像是靜時候的人類的心，祇是東方疏懶地吹過來

陣陣冷風，吹走了披著薄霜的馬鬃。——我們上道了；五匹瘦馬困難地拖著我們，重手順著彎曲的山徑爬上古特山去。我們步行跟著走，當馬沒有力氣的時候，我們用石塊抵住車輪，好像這條路是通到天上去的，因為你抬頭遠望，這條路越伸越遠，最後消失在雲塊裏了，這塊雲從昨天晚上起就像等候獵物的鷹鷂一樣休息。在古特山頂上，雪塊在我的腳下噝噝作響；空氣漸漸稀薄到呼吸都困難了；血液時時刺刺往頭上沖，但是跟著有一種愉快的感覺漲開到我全部的血管裏。我感到喜悅，因為我是這樣高高地站在世界上：——這是孩子般的感覺，我不會辯，但是我們離開了社會約束，接近了自然界自然會變成孩子：一切獲得的東西會在心靈裏消失；心靈重新成爲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和也許某一個時間有過的東西。難免我那樣的經過淒涼的山頭，很久很久的巡視牠們奇異的景色，貪婪地吞著濃濃在雄獅山谷裏的令人抖擻的空氣，誰當然會了解我的傳授，說明描畫這些迷人的景色的願望。最後我們總於爬上了古特山，站下來，四面觀看：山上懸著灰色

的靈魂，牠的寒冷的呼吸像附近的狂濤那樣威脅着我們；但是東方一切都是顯亮的，金色的，我們，就是我和二等上尉，完全忘記牠了……是的連二等上尉也最這樣：心腸直率的人對自然界美麗和偉大的感覺要比我們，用言語和寫信來表達的快樂說將強烈百倍，生動百倍。

「總之，我想，已經看慣了這些壯麗的景色了罷？」我對他說。

「是的，聽慣了子彈的嗚奏，也能習慣地陰暗無意的心跳。」

「我聽見過相反的事實，這種音樂對其他的老軍人却是愉快的。」

——當然，您想這樣說，也許是愉快的；不過祇是因為心跳得更猛烈更響亮。
——您說，——他手指東方：——還有比那面再好的麼？

實在的，像這樣風景難道我還能到別的地方看到麼？我們的下面是橫着把東拉瓦河和另外一條小河切成二條紫絲似的戈依色烏爾甸加那山谷，淡青色的山巒因早晨柔和的光線，滑過山谷向附近的山峽跑去；右面和左面一個比一個更顯的

，掩蓋着白雪和叢林的山脊交錯着，蜿蜒着；遠處也是那些同樣的山嶺，顯然是
二塊山崖也是彷彿的。這些山雪是這樣愉快地，這樣光輝地被粉紅色的朝暈
霞燃燒着，我想永遠生存在那面；祇有那習慣了的眼睛才能分別出極和極靈的界
線的峭壁的羣山後隱約地可以看見太陽的邊緣；但是太陽上面是橫着一幅最使我
伙伴注意血帶。「我告訴您」他喊起來，「天氣立刻就要變；該趕車了。否則
我們會停留在克拉斯托伏山上。走呀！」他喊叫車夫。

他們把鐵鍊放在輪子下代替藥車，這樣一來車子不會滑倒了。他們拉住了繩
，開始往山下跑去；右面是懸岩，左面是深谷，但在谷底底的整個奧賽金村子好
像是一個燕巢，我一想到常常在此地，在淒涼的黑夜裏，順着這條二輛車子不能
並行的山道上，終年要押運公家東西十次之多，沒有時間從那顛波的車廂裏露表
味息一息的人，而戰慄起來。我們有一個車夫是俄國耶羅斯拉夫哥基百姓的另界
一個是奧賽金人；奧賽金人預先放隊前面二匹馬，萬分小心地拉着轆轤的繩繩。

——而我們的無慮的俄國軍夫甚至沒有走下過馬夫臺！當我告訴他說，他不
必為我箱子擔心，我決不因爲這而願意跌下這個深淵去的時候，他都回答說：
老爺！上帝讓我們走到，我們才能走到；我們不是初次走路的人——他聽對的
。我們確不知道能不能到，然而總於到了，所以倘使人們能預知考慮那末就會
相信人生是不值得去多多操心的……

但是，也許，你們想知道薩拉的結局吧？——第一——我寫的不是小說而只是
旅行日記；所以我不能在未開始述說之前，而叫他說出來，因爲這樣，所以請你
們等一等，假使你們要知道，那末再翻過幾頁，不過我不需俾你們這樣做，因
爲經過克立斯托夫山（學者根勃稱它爲聖、哈里斯托福爾山）（註十三）是值得你
們欣賞的。我們由古特山跑，鬼谷——這不是一個鬆曼諾說的名稱麼？你們地處
（註十三）：根勃（一七六三——一八三三）法旅行家。曾遊歷南俄，著有實

旅行記一冊。

會想便着在那人跡不到的懸崖之間有個惡靈的巢穴，——但是這裏沒有；鬼谷的名稱來自「界綫」這個字，不是「鬼」字，——（註十四）因為此地曾經是克路其亞的邊境。這個山谷裏的積雪會使我們活生生地想起我們祖國的色拉托夫說去，和其他可愛的地方。

「這就是克立斯托伏！」當我們走進鬼谷的時候二學生耐指指積着雪的高坡說，坡頂上可以看見黑色石十字架，旁邊顯過去一條隱約難辨的無道這條路道祇有在側路被雪掩沒的時候方才通行；我們庫夫說，這沒有雪崩，祇是俯衝壓力，我們要繞着走。在轉彎的地方我們遇見了五個奧賽金人；他們自動要替我們効勞，拉着輪子，一聲吶喊他們開始推起我們車子來。道路確是危險的；我們頭頂上垂着一大塊的雪塊，它好像準備風一起就落到谷裏去似的；冰凍正個處着積雪，有些地方雪塊在我們腳下碎了，有些地方因為陽光和夜寒的影響變成

（註十四）：按英文「界綫」和「鬼」字發音頗仿。

了冰塊，因此我們自己也萬分困難地在趕程：馬倒下來了；——左面要湧來一個
暴烈的缺口，底下衝着急流，時而險沒在冰塊下，時而帶着幾沫跳到黑石上。

——化了二個鐘頭，我們好容易繞過克立斯托伏山，——二俄里走了三個鐘頭！
那時烏雲下來了，落下來霰子和雪塊；寒風衝進了山谷，好像沙羅未德強盜的狂
噴和噴，（註十五）石十字架很快的消失在濃霧裏，山巒像海浪一樣的——陣浪似
一陣從東方滾滾而來……現在來談談這個十字架罷，關於這個十字架有一種奇怪
的，但是很普遍的傳說，據說它是彼得大帝經過高加索的時候豎立的。但是由第
一，彼得到了達格司坦，第二，十字架上題着奉耶穌基督命而豎立的大字，第
三，在一八二四年。但是題字儘管是題字，傳說還是這樣根深蒂固，實在不知道相
信的好，何況我們沒有習慣來相信題字呢。

我們還要走上五俄里的凍結的山崖和泥濘的道路，才能到達戈皮車站。馬停

（註十五）：俄國傳說中的強盜。

乏了。風吹到越來越猛，好像我們故鄉的北方。祇是牠那粗野的調子是比較悲哀淒涼。『你也是個玩故者』，我想，『你悲慕那自己廣大曠野，平坦的曠野！那面有地方供你伸展寒冷的雙翼，而此地你像一面喊叫一面衝擊。』

『不好！』——二等上尉說：『您瞧，四面什麼都不見了！祇是天簷和風雪；』——『不小心，我們就溜滾，深淵或跌進洞裏去的，那面稍稍低下的地方，物類特拉的流水是這樣湍急，恐怕很難渡過去了。這就是我所看到的亞洲呀！無窮是這人，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不可信賴的！』車夫叫罵着鞭打着馬，雖然鞭子是這樣的熱辣，馬嘶叫着鼻氣，個個強勁再也不肯移動一步了。『老爺！』最後有輛車夫說：『今天反正我們到不了皮了，可不可以乘現在這趕路的時候向左轉彎呢？那面山坡上有一片黑色的方面。』大概是石屋罷？那面常常有旅客因為天氣關係而停着的。他說，祇要給點酒喝，就帶我們過去。他指着與着食人

「我知道，」二等上尉說：「這些事情，
我常不遇，您要知道，」我說：「沒有他們我們要壞了。」
他聽了，像他一樣，他喃喃說：「這些向導我不知道！他們用感覺
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採利用，好像沒有他們，就找不出路來。」

三十幾樣我們就向左邊走了，經過了許多困苦，終於到了用石塊和磚頭堆成的
，像有同樣的牆壁，中間小屋堆成的，像苦地。衣襟襤褸的主人們，股顫地，
我們，後來知道政府給他們錢，供給他們吃，而以他們應收受被風雪所阻的旅
客為條件。您聽，一切都好！」我坐在火旁說：「現在把您的舊拉的故事說下去
罷；我相信這還沒有完。」

「國家僅給與這極少嗎？您聽，上尉，我聽您說，這是一條極難的路，

「這真遠不合乎萬物的常規：它以非常方式開始，必定要以非常的方式終結。」

「他活極了！」

「他活極了！」

您覺得快樂是很好的，但是我一回想起來，是這麼的悲傷。這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姑娘呀，這個蓓拉！後來我對她，像對我的女兒一樣，極愛我。應該告訴她的，我沒有家，父親母親我在十三歲的時候就沒有消息了，對於要親，以前想都不會想到——現在，您知道，時候過去了；我很快樂，找到了鍾愛的人。我常常唱歌給我們聽，或是跳立十根克舞給我們看；……那是跳得多麼美呀！我看見過蘇聯各省的小姐們，二十年前參加過一次莫斯科的貴族舞會——那他們是什麼呀！根本不是這個！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像娃娃那樣打扮她，愛撫她，寵愛她，她在我們那裏是有出奇的美麗；太陽的焦黑從她的臉上和手上褪下

去了，臉頰泛出桃紅來……她是多麼的活潑呀，這位頑皮的女孩老是開我玩笑……

……願上帝恕她！

「那末您在什麼時候告訴她父親的死訊呢？」

——我們瞞着她很久，一直到她習慣自己處環境的時候才告訴他；我們告訴她，她哭了二天，後來忘了。

——這樣過了四個月，再如意也沒有了。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亦？我大概已經說過了，非常受打獵；有時他追捕野豬或山羊一直趕到林子裏，——而那時別人連要塞圍牆外都不敢出去一步。然而我看見他又在沉思了，背着手在房間裏踱步；後來有一次他誰也不通知出去打獵——整整一個早晨看不見人；這樣一次又一次，越來越尋常起來……不好，我想：大概他們之間滑過了黑貓！

——有一天早晨我到他那面去——立刻留在我的眼面前的：舊拉穿着一件黑絲上衣坐在床上，臉色是蒼白的，顯得令我吃驚的憂鬱。

「畢巧林那裏去了？——我問了。」

「打獵去了。」

「今天去的？」——她默然無語，好像她難於啓口。

「不，還是昨天走的。」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終於說了。

「別發生什麼意外了？」

「我昨天就發愁了一天。」她含着眼淚回答說，「我想到了種種的不幸。」

有時我覺得，他被野豬咬傷了，有時我覺得他被切頭人拉到山裏去了。——現在

我覺得他不愛我了。」

——實在的，親愛的，你別往裏面想！——她哭了，後來驕傲地抬起頭來。

——去服淚，繼續說：

「倘使他不愛我，那末誰阻止他送我回家？我不強迫他。假使這樣繼續下去

——我自己會走的：我不是他的奴隸，——我是王公的女兒！」

——我勸她起來，——聽着，舊時他不能解纜在你的裙子上東西一樣永遠坐在此地：他是年青人，愛這野獸，——去了，就會來的；假使你悲傷，那末你很快會使他寂寞。

——是的，對的！——她回答了：——我很快活。她哈哈大笑起來，拿起小鼓，開始跳起來，跳起來，在我附近跳來跑去；祇是這並沒有繼續多久，她又倒在床上了，二手掩住了臉。

——叫我怎麼安慰她呢？我，您知道，從不會應付女人的；我想呀，想呀，用什麼話來寬慰她，但是什麼也想不出來；我們暫時之間都相對無言……真是個不愉快的局勢！

——後來我對她說：——好不好我們一起到臺上去走走？天氣是多麼好！——這已經是九月裏了。天氣確是奇麗的，光明的，並不炎熱；叢山好像在盆子上似的，歷歷可見，——我們出來了，我們默默地順着要塞圍牆前後走來走去；最後她坐

在草坪上，我坐在她的旁邊。她，想起來實在好笑，我像保姆一樣，跟在她的後面跑。

——我們的寓所是在高地上，從窗上遠望景色是壯麗的。一面是寬廣的田野，起伏着若干淺谷，盡頭處是一片伸延到山頂上去的森林；村子裏炊煙四起，馬羣在走動；——一面是急流着的一條小河，河沿是繁茂地長着矮叢的石崖，牠和高加索的主脈相啣接。我們坐在碉堡角上，這樣一來二面都可以看到。忽然我看見林子裏出來一個騎着灰馬的人，越來越近，最後停留在小河那面，離我們有一百碼強（每一碼強約七尺強）的地方，他開始像瘋了地旋轉起馬來。什麼事情呀……「你看，荷拉」，我說：「你眼睛好，這個騎馬人幹什麼：他來玩這把戲給誰看？」

她看到了，叫起來：「這是加士別赤……」

——「呀！他這個強盜！他來嘲笑我們麼？」——我看出來是加士別赤。他……

的驕暴的皮膚，還是跟往常一樣穿着破爛纏綿的衣服。——「這是我父親的馬，舊拉拉住我的手說，他像葉子一般的顛抖起來，眼睛閃閃的發光。——呀！我多想！可愛的姑娘也不能對你這強盜！深海水仇保守城歌！」

——「到此地來」，我對哨兵說。——「看一看搶，你替我打下這個人來，——我給一個銀盧布」。——「聽見了，老爺！不過他不是固定地站在一個地方。——」——「那末你叫他站住！我笑着說……」——「喂，好朋友！」哨兵向的搖着手喊起來：「等一會兒，你像陀螺一樣旋轉着什麼？」——「加十別赤真的站着不動了，稀聽起來：大概他想，有人跟他談話了，——其害不然……我的郵彈兵開槍了……拍！擦過去，——藥槽裏的火藥剛才點着；加十別赤推動坐馬，輪和旁邊跳去。他在馬鞍上立起來，用土語喊叫着，用馬鞭威嚇一下——就逃走了。」

——「你不害臊麼！」我對哨兵說。

「關下！就是死了，他也會跑的」，他回答說：「像這種可惡的民族，立刻

是打不死的」。

——過了一刻鐘，畢巧林打獵回來了；舊拉跳過去摺在他的頸上，對於他的長久不在家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點責問；甚至連我都對他生氣了。『親愛的』，我說：『剛才如甘別亦遠在河的那面，我們向他開槍了；差一點兒您會碰到他呢！這些山民是好教的民族：您以為他想不到給常常幫助亞柴馬脫麼？我敢斷言他現在知道舊拉勸下落了。我知道二年前他就很愛她了。』那時畢巧林就舉起來，說道：『他希望積得相當的禮金，可以去求婚了；』——那時畢巧林就舉起來，說道：『是約』，他回答說：『應該硬下心些……舊拉今天起嫁到在裏塞！』——晚上我跟他有一個長時間的勸解；我很難過，他對這個可憐的女子的聲心；他除了寧天打獵外，他的態度變得很快淡；他很少愛撫她，她眼看著瘦起來了，臉孔長了，大眼睛暗淡起來。有時候，你問她：你為什麼嘆氣？舊拉：你為什麼嘆氣不樂？『不！』你為什麼？『不！』你想怎麼？『我沒有了家人』。此

個人的子彈下傳息是不能存在了，但是枉然：一個月後我是這樣習慣了絲絲的流彈聲，死亡的接近，老實說我對蚊子還要比它注意一些——我於是比以前更寂寞了，因為我幾乎失去了最後的希望。當我在蓓拉懷裏看見她的時候，當我第一次把她抱在膝蓋上吻她的黑髮的時候，我是盡貨，我把她看作大悲大慈的命運之神賜給我的安琪兒。我又錯了，野蠻女子的愛情並不比大閩秀好多少；一方面，是無知和天真，一方面有嬌羞和媚態，她們是一樣令人厭倦。假使您想叫我再愛她，我要感謝她給我幾分鐘甜蜜的滿足，我可以爲她犧牲生命，但要我和她在一起是苦悶的……我是愚蠢，這是兇惡，我不知道；但是我大概，也許比她還值得同情。我的心靈是被世上的一切所敗壞了，想像是不安寧的，心靈是不幸的；我一切都感不足；我對悲哀與享樂是一樣容易地習慣着，我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空虛；我只有一个方法；旅行。祇要可能，我就走，——不過不到歐洲去；願上帝給我鼓勵——我要到美國去，阿拉維去，印度去——大概我要死在路上！至少

「我相信有風暴和艱難的道路的幫助，這個最後的娛樂不會很快消失。」——他
說得這樣長，他的話深深刻在我的記憶裏，因為我第一次從二十五歲人的口裏
聽見這些東西，願上帝賜福，後來……這是多麼的奇怪呀！您倒說說看，——
二等上尉對我繼續說，——您大概到過巴黎，最近難道那面的青年都是這樣麼？
我回答說：「談着同樣論調的人很多，大概也有說的是真話的；然而失望好像
是摩登東西一樣從上流社會開始，而流到把它穿舊了的下流社會來，現在這種人
比什麼人都多，而且確是感到苦悶，他們竭力想陰瞞這種不幸，像陰瞞缺點一樣。
——二等上尉不明白這些細節，搖搖頭，狡獪地笑起來：

「苦悶的流行，都是法國人帶進來的吧？」

「不，英國人」。

「呀，原來是這樣……——他回答說，——反正他們都是些有名的魔鬼

！……我不知不覺地想起一位莫斯科小姐來，她說白郎（註十六）不過是個醉鬼。

——然而一等下廚的說法是比較可以原諒些：因為他爲了戒酒，當然竭力整頓，大相儀，世界上一切不幸都且酗酒來的。

然而他依然把自己的故事說下去：

——加上別亦再也不出現了。祇是我不知道爲什麼總不能去掉這個思想，他到這裏來不是徒然的，他滾着滾的企圖。

——有一次畢巧林約我去打野豬，我推托了很久：野豬有什麼希奇的！可是他一定要拉着我去。——我們一共帶了五名士兵，清早就出發了。我們在蘆葦裏，樹林中整整鑽了十個鐘頭。——沒有一隻野獸。「喂，回去吧？」我說：「何必強求呢？顯而易見，今天不是好日子！」祇有克里文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不顧炎熱和疲倦，沒有疲發不願回家……他是這樣人：想什麼，就得給什麼，顯

雖然在孩提時就被母親養壞了的……後來到下午我們才找到了野絲……
……不見了……他跑進這羣裏去了……簡直不是好日子呢！因此我們休息了
下就回家了。

……我們默默地，放鬆着馬鞍，並騎走着，差不到快到要塞了，祇剩一片淺
木林就是要塞。……突然聞到槍聲……我們互望一下，我們迅速地向橋聲那面
跑去，……看見，塞外聚着一小堆士兵，他們有點着口野，而那面有一個騎馬人
像飛也樣跑過去，在馬鞍上抱着一件白色的東西。……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
……不遜於任何劫匪人，袋裏掏出手槍就向他那面跑去，我護着他。

……幸虧因為打獵不順利，我們的馬並沒有疲乏，牠們在橋上疾馳而去，我
們是一秒鐘比一秒鐘地近過來……最後我看出是加士別亦，祇是公辨不出他面前
抱着什麼東西。那時我追上某巧林了，向他大聲說……這是加士別亦……他
跟我，點一點頭，用鞭子抽打馬。

「……」最後我們已經趕到開槍的射程了；是不是加士別赤的馬乏了呢，或是牠
「……」馬不如我們，祇見得不給他怎樣用力，他的馬再也不能上前了。我想這時候他
「……」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加拉佳士……

——我看見畢巧林在馬上開槍了……「別放！」我向他喊叫：「帶着子彈，
我們這樣就可以趕上他了。」——兩個小伙子呀！永遠要這份激動着……槍
子射出去了，子彈打穿了馬的後腿，牠拚命跳又跳了才幾步，跌衝一下，倒在
地上了。加士別赤跳下來，那時我們看出他的手上抱着一個包着面紗的女人……
「這是喬拉……可憐的喬拉！」——他向我們用土語喊着，舉起刀來向她砍下去……
「……」急不着錢了，我立刻開起槍來，成功了。大概子彈打在他右肩膀上，因為他突
然放下手來……當白煙散開的時候，地面上躺着受傷的馬，旁邊是喬拉；而加士
別赤丟下了槍，像貓一樣順着灌木林爬上了岩壁；我想把他打下來——但是沒有
擊中了！我們從馬上跳下來，向喬拉身旁跑去。可憐的人呀，她一點也不動地躺

着鮮血從傷口裏像泉水一般地湧出來……這是多麼兇惡呀！要是一刀刺在
心裏——那末一下子就完了，而向背脊……這是十足的強盜性的殺害！——她已
經沒有感覺了。我們撕開面紗，儘可能的緊緊地紮住了傷口；畢巧林徒然地吻着
她的寒冷的嘴唇——無論如何也不能使她甦醒過來了。

畢巧林坐在馬上；我把她從地上抱起來，慢慢地放在他的馬鞍上；他單
一隻手拖住了，我們跑回來了。靜默了幾分鐘後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亦對
我說：「你聽呀，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我們恐怕不能把她活着帶回家了」。
「是的呀！」我說，——我們用出全力跑罷！——要塞大門外有許多人等着
我們；我們小心地把傷者搬到畢巧林的房裏去，派人去請醫生。他雖然醉了，但
是還是來了；他檢視一番傷口，他說她不能活過一天；但是他錯了……

「好了？」我拉住二等上尉的手，不知不覺地感覺愉快，問他了。

「不，——他回答說：——醫生錯的是她還活了三天。」

「是的，請急告訴我，加士別亦怎麼推過手呢？」

「那事情是這樣的：畢巧林雖然叫她不要出去，但是她還是走出要塞到河邊去。這一天，她知道，天氣很熱，她坐在石樹下，把腳浸在木裏。加士別亦偷偷地跑過來，一把把她抓住，捉住了她的腿，就揮舞着要去在那面他跳上了馬，就逃了！她那時還叫喊出來，叫哨兵們來，哨兵們都跑了，他倒開槍來，但思沒有打中，而那時我恰巧趕到。」

「這事代麼加士別亦想捉她走呢？」

「我想這些苦惱盡數都出於你，你這人真像個瘋子，何況他老早就愛着她了。你這苦惱盡數都出於你，你這人真像個瘋子。」

「死氣；不過她受了很重的苦痛，我傳也跟著她受着痛。晚上將近下黑，她坐在床前，她睡了一夜，睜着眼睛，她叫畢巧林：『我在這裏』」

在你的身旁，我的珍妮（就是心愛的寶貝），他回答說，拉住她的手。「我快死了！」她說。我們開始安慰她，對她說醫生答應一定把她醫好，她搖搖頭，臉向牆壁：她不願死——……

——夜裏她醒熱話來。她顫發抖，有時週身發作了熱的顫抖；她說些毫不連貫的話，說到父親，弟弟。她想到山裏去，回……後來她也說到畢巧林，給他種種親熱的稱呼，或是怨他，他冷淡了自己的心愛的人！……

——他默默地，把頭垂到手上，聽着她，但是我始終沒有看見他的眼睫毛上有一滴淚珠；他確是不會哭呢。還是抑着自己呢？——我不知道；但是在我脫衣床時，我再也沒有見過這樣慘的事。

——到早上，醫務沒有有了；她不動的躺着一個鐘頭，她的臉色是灰白的，她的體力衰弱到祇能看得她的呼吸；後來她稍爲好一些，她開始說起話來，你想說什麼話？……總之像這樣想法只能出之垂死的人——……她開始担憂起她不是甚

漸漸起來，她擔憂在這個世界裏她的靈魂永遠碰不到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的靈魂，她擔心在天堂裏別的女人會做了他的朋友。我想在臨死之前替她洗脫：我對她建議這個辦法，她猶疑地望著我，長久不能說出一句話來；最後回答說：她在那一個信仰裏生，她也要在那一種信仰裏死。——這樣過了一個整天。這一天她是變成怎麼樣了呀！慘白色的臉頰陷下了，眼睛越來越大，——頭髮蓬鬆，她感到內熱，好像她的心口裏鑲着一塊鎔化着的鐵。

——又是一夜了；我們沒有睡上眼睛，沒有離開過她的床，她可怕地痛苦着，呻吟着，疼痛剛過去，她就儘量使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相信，她好一些了，勸他去睡，吻他的手，她沒有把他的手從自己手裏放開去。——黎明前她感到了死的苦悶，開始轉動起身子來，繃帶散開來了，血又流起來。——當重新敷在傷口的時候，才暫時安靜一下，開始請求畢巧林吻她。——跪在床旁，把她的頭枕上拾起來，自己，嘴唇緊緊的在她的冷下去的嘴唇上；她顫抖的手緊緊

緊抱住了他的頸頸，好像在這一接吻裏她想把自己的心移到他的心坎裏……不，她做得好，她死了！要是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奇亦拋棄了她，她將怎麼樣呢？這是遲早會發生的……

——第二天上午她靜靜的不說話，她忍着我們醫生給她溫溼帶和混合劑的痛苦。「您想一想！」我對他說：「您不是自己說過她一定要死的？那末爲什麼你們還要醫治呢？」——總要好一些，馬克西姆。馬克西姆啓——他回答說，爲了良心的安慰。——良心是好……

——下午天地開始苦于口渴。我們打開了窗口——但是院子裏比房間還要熱；他們把冰塊放在床旁——但是毫無幫助。我知道這是難以忍受的口渴——死神的來臨的預兆，我說給畢巧林聽了。「水，水……」她從床上坐起來，帶着啞聲說。

——他的臉色像紙一樣白，拿了一隻杯子，倒滿了水，給她喝。我用手按住

了醫院。醫院念是斯時節，我記不得，怎樣的……是的，弟兄，我見過很多，在醫院裏死去的，在戰場上死去的，而這次完全不是那樣，根本不是那樣……我還得向您承認，這是使我多麼的悲傷。她在臨死之前一次也沒有忘記過我；也許我也像父親那樣地愛着她……呀，願上帝恕她！……說老實話；我有什麼地方值得我臨死之前還記着我呢。

——她一喝完水，好像就睡熟了，三分鐘後她完了。我們把鏡子放在她的嘴唇上——光亮的！……我把畢巧林喊出室外；我們走上了要塞的圍牆；我們並着肩，背着手，一睡不醒，來回走了很久；他的臉上一點也沒有特別的表情；我很悲愁，我要是他恐怕要痛苦死了。——後來他坐在地上的樹影下，開始用小棒在泥地上畫起東西來。我，您知道，大半爲了道義上，想勸慰他，開始想說話；她站起頭來，笑訂訂；我聽見笑聲全身都冷得抖起來……我去定棺材去了。

——我承認，我做這件事多少是解解憂悶。我有一塊絲絨，我用牠包了棺材

，牆的上面修飾着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爲她買來的吉爾蓋斯銀邊條。

——第二天清早我們把她葬了，葬在塞外河邊，她最後一次坐過的地方靜
死；現在她的墓地四周都長着白色的荊棘花和接骨木的矮叢。我想放一個十字架
，但是，您知道，不妥當：因爲她究竟不是基督教徒……

「那末畢巧林呢？」我問了。

——畢巧林病了很久，瘦了，可憐的人呀，就從這時候起我們從不談到舊拉
：我看出這會使他不快，爲什麼就這樣呢？——三個月後他派到B……團去了，
他到克路其亞去了。我們從那時起就沒有遇見過……是的，我記得，不久有人對
我說他回俄國去了，但是在軍團命令裏並沒有說起……然而到我們那裏消息是
已經晚了。

這時候他病得不絕地拖着他種消息要送到一年後方才知道是多麼的不愉快

——大概爲了這原因他去了。

我沒有打斷他的話，也沒有去聽他。

一小時之後顯得有走的可能了。風雪靜下去了，天空清明起來，我們出發了。路上我不知不覺又把話引到薩拉和畢巧林身上去。

「你沒有聽見後來加士別赤：癩了麼？」我問道。

加士別赤，確實情形我不知道……聽說，沙拍森格（註十七）的右翼有個叫加士別赤的人，是個非常出名的好手。他穿着一件紅上衣在我們槍彈下開着大步走來走去，當子彈絲絲向他飛近的時候祇要小心地踏了一點頭，難道這人就

是那個麼！

瑪戈皮我和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分手了；我坐上郵車，他因為行李太重，不能跟着我走了。我們再也不想有會面的日子，可是要是會面了，倘使你體諒我，我會告訴你們：這個整段的事實……然而你們會不會承認馬克西姆·馬克西茂

真的爲人是值得尊敬的呢？倘使你們承認這個，那末我將完全得到自己的，也許

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啟

和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啟分手後，我快速地越過了狄立庫山谷和特爾耶爾山谷。在加士塔克（註一）吃了早餐，在拉爾斯（註二）用茶，到夫拉其高加索趕上了晚飯。我把你們，從山景的描寫裏，沒有什麼可說的告白裏，特別對於沒有到過那面的人說起來，沒有什麼可以描寫的景色裏，和誰也不會去讀他的統計數字裏解救出來了。

我暫宿在客棧裏，所有的旅客都留在那裏，然而叫不出一個人來燒野鴉和煮菓湯，因為客棧裏差用的三個廢兵是這樣愚蠢或是酩酊大醉，從他們身上得不到一絲用處來。

他們對我說，我在此地還得住上三天，因為從耶卡狄里拿拉彈來的一機會，這裏有調，所以不能回轉去。什麼機會呀！但是惡劣的玩笑不是俄國人的消遣東

西，我爲了解開她想寫下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的舊拉故事，沒有想請他會成爲小說的冗長連鎖之中的第一環：你們看，有時候無關重要的事件有着驚駭的結局……而你們也許不知道，什麼叫做「機會？」這是一種由半連步兵和他兵所組成的「遠隊」跟「遠隊」一起走的是由夫拉莫高加索經卡勃爾特到耶卡狄里拿拉轉去的轉運車。

第一天我過得很寂寞；第二天清晨院子裏進來了一輛車子……呀！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的會見了。我叫他搬到我的房間來。他並不客氣一下，甚至拍拍我的肩膀，尋着嘴笑了。是這樣一個怪人！……

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對於烹菜手藝很有高深的研究：他驚人精妙地燒烤野鷄，老到地用黃瓜鹽水灌在烤鷄裏，我應該承認，沒有他我會成了乾瘦的瘦鬼。

一瓶卡波青耶（註三）酒幫着我們忘記了，一共只一盆菜着的可憐的數目，燒了煙

（註三）……（註二）……克路其亞軍用公路的站名。

我們坐下來——我靠著窗，他靠著生着火爐爐子，因為天氣是潮濕的和陰冷的。我們都靜默着。我們說什麼好呢？他已經把自己有興味的小故事講給我聽了。我什麼也沒有說，我向窗外望去，越展越廣。狄克河岸上四散着許多矮屋，從林子後隱約可見，再過去是像犬齒牆頭般青葱的叢山，叢山後可以望見戴着白色帽子的加士倍克，我心裏在對他們告別：我留戀牠們起來。

這樣我們坐了很久。太陽織到冷寂，山頂後去了，白霧開始在谷裏散開來，那時路上傳出來了馬車的鈴聲和車夫的喊聲，有幾輛坐着鯉鯉美尼亞人的車子走進客棧的院子裏來，牠們後面跟着來了一部空車；牠輕便的移動，便利的設備和精美的外表有着一種國外來的痕跡。牠後面跟着一個穿着短衣的大鬍子，在僕人說起來這種打扮是夠好了；看到搖煙灰和叫罵車夫中粗魯樣子，決不會認錯他的身份。他顯然具體情王人的寵愛的僕人，——活像俄國的毒藥單。

（註四）告辭我：朋友，——我在窗口向他招呼，——是機會來了麼？——他大概大樣地望望我，理一理領帶，背過身去；走過他的身旁，亞美尼亞人，笑笑替他閃閃說，——機會確是來了，明天早晨就回去。——「老大保佑」那時走到窗前來，的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說：「麼有這樣精美車子呀。」他又說：「大概有官吏到幾弗里斯去巡。顯而易見，他不知道我們的山！不，你開玩笑，驢友：他們不是我們俄羅斯呀，就是英國車子也要顛波的呀！」——這是誰——我們去打聽打聽……我們走到走廊上。走廊盡頭側室的門開着。僕人和車夫們攙運着箱子到屋子裏去。

「聽着，老弟」，二等上尉問他說：「這輛精美的車子是誰的呀？……呀？……多好呀車子？……」僕人頭也不回，解着箱子，喃喃地對自己咕噥着。馬克西姆。

（註三）：一個在馬加索的獨立古國

（註四）：法名劇作家鮑馬爾的「西維爾的哩髮師」，「菲加羅的結婚」劇中的主人公菲加羅是個聰明的，狡猾的，能幹的人。

馬克西茂啓生氣了。他不客氣地觸碰他，竟再勝說：「我在對你說話，朋友……」

——誰的車子？……我的主人的……

——誰是你的主人？」

——畢巧林……

「你誰呀？你說什麼？畢巧林？呀哈，我的天！……難道他在高加索服役麼？」

「……」馬克西茂。馬克西茂拉住我的袖子叫起來。他的眼睛裏放射出喜悅的光

芒來。

——「大概，他是在服役，我到他那裏還不很久呀！」

「是這樣麼？……這樣麼？……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他是這樣稱呼麼？」

「……」我。我的主人是朋友呀。他接着說，友誼地拍拍僕人的肩膀，拍得他搖擺

起來。……「請您原諒，老爺。您打擾我呢，……」那個人皺着眉毛說。

「……」請你這個人，老爺！你不知道麼？我跟你的主人是好朋友，住在一起……」

是的他現在在那裏……」

僕人說畢巧林在日上校家裏吃晚飯，過夜……

「是的，他晚上不到此地來麼？」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說：「或是你，朋友，沒有什麼事到他那裏去？……倘使你到他那裏去，你這樣說，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在此地，你對他這樣說……對的，他會知道的……我給你八十哥比的酒錢……」

僕人一聽見這樣吝嗇的賞金，做了一個瞧不起的歪臉，然而他叫馬克西姆·

馬克西茂啓相信，他會履行他的附屬的。

——他一定會立刻跑了來！……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帶着得意洋洋的樣

子對我說：我到門外去等他……呀！可惜我不認識他……

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坐在門外的長椅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我承認，我也帶着幾分焦急等候這個畢巧林的出現；雖然我根據二等上尉的故事，

對他並沒有一種很好的看法，然而我對他的性格的若干特點很感興趣，一小時後廣兵送來開沸的茶炊和茶壺，——「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不喝茶麼？」我在窗口上喊叫他。

——謝謝；我不想喝。

「喂，喝點兒罷！您看，已經晚了，天氣是很冷的。」

——沒有什麼；謝謝……

「那末聽您罷！」我一個人喝起茶來；十分鐘後我的老頭子進來了……您是對的：喝茶總要好一些，——我一直醉着……人已經去了很久，看起來有什麼事暫住了。

他急急忙忙地喝了茶，不想喝第二杯了，在一種不安的情緒下他又走到門外去：顯然畢巧林的冷淡氣惱了老人，而且他在不久之前還對我說過自己和他的交情，還在一個小時之前他相信他一聽見他的名字會跑了來的。

當我重新推開窗門，叫喚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說是睡覺的時候了的時候，天色已經曉了和黑了，他在口裏咕嚕着；我又請他一次，——他什麼也沒有回答。

我裹着一件大衣躺在長椅上，把蠟燭放在暖床上，很快地睡着了，倘使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很晚進房來而不覺醒我，那我一定睡得很安穩的。他把煙斗丟在桌上，開始在房間裏踱起步來，撥動爐子，最後躺下了，但是很久咳嗽着，吐着痰，轉側着……

——「臭虫咬嗎？」我問道。

「是的，臭虫……」他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回答說。

第二天早晨，醒來很早，但是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比我還早。我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坐在門外長椅上了。「我要到司令官那面去」，他說，「所以，倘使畢巧林來了，請您派人來叫我……」

我坐下了。他四肢好像又獲得了年青的力量和堅巧。

早晨，新鮮的，優美的，金色雲屏像一列新的浮山似地積壓在山頂上。大門外展開着一片廣場。廣場那面人聲鼎沸，因為今天是星期一。綠柳的與葉沙沙，人們身上穿着綠畫桶，圍擁到我的身旁來，我叱罵他們，我不是到他們那面去的，我開始為和善的二等上尉擔心起來。

不到十分鐘，廣場那面出現了我所等候的人物。他跟日上校一起來的。上校送他到客棧。和他告別，就回要塞去了。我立刻派一個廢兵去通知馬克西姆。馬克西姆啓。

他的僕人出來迎接畢巧林，告訴他立刻就要把馬套上韉子了，給他一盒雪茄煙，聽取了幾項命令後，就忘掉了。他的主人，抽了雪茄煙，打了二次呵欠，坐在大門那面的椅子上，現在我應該描出他的畫像來給你們看了。

他是中等身材；他的調和的，精悍的身軀和寬闊的肩膀顯出他的能忍受痛苦

生活和氣候的。不能爲都市生活的放蕩，精神上的風暴所屬服的一種健健的體格來；他的祇扣着下面二粒扣子的，染着塵土的天鵝絨的上衣可以顯得出顯示着高雅人物的習慣的非常潔白的內衣；他的油污了的手套好像快壞爲他的貴族的織手縫製的，當他脫下了一隻手套的時候，我爲他的蒼白的手指的那種而吃驚，他的步伐是隨便的，怠惰的，但是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步行的時候並不搖擺。大概這是性格上的若干內隱的標記。不過這是根據我的觀察和我的自己的判斷。我根本不想叫你們盲目相信它，當他坐到椅子上的時候，他的挺直的軀體彎下了，好像脊背上沒有一根脊椎骨，他的全身姿態顯出一種神經上的衰弱。他好像最後的巴爾扎克的三十歲美人（註五）坐到鴨絨的安樂椅上似的坐着。第一眼看上去，我不會給他二十三歲以上，雖然後來我估計他三十歲。他的笑容含着孩子的天真。他的皮膚有着一種女子的溫柔，自然地髮曲着的光亮的頭髮是毫無表露地顯出他的蒼白的，秀麗的前額，前額上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才能辨認出五

極光緒的皺紋，這大概是在發怒或精神上不安的剎那間顯得更清楚。雖然他的頭髮是光亮的但是他的鬍鬚和眉毛是烏黑的——這是人的天性的表記，好像白馬之有黑鬃和黑尾一樣。我爲了完成這幅肖像，我要說他有個微曲的鼻子，突然有光的牙齒和褐色的眼睛；關於他的眼睛我應該還要說幾句話。

第一當他笑的時候，牠們不笑！——你們沒有發現有些人有這種奇怪的特徵麼？——這是一種標記——或者是性情惡劣的標記，或者是經常存在着深深的悲哀的標記。從他的半垂的睫毛裏牠們放射着一種燐類的光線，倘使可以這樣形容的話。這就是說它沒有心靈的熱情或是生動的理想的反映；而是一種類似磨光了鈿銅板上所散射出來的光亮，它是眩人的，但是寒冷的；他的眼光是不靈敏的，但是刺人的和沉重的，它會給你留下來一種粗魯問題的不快印象。假使它不是怎樣冷淡和平靜，那末它顯得粗魯的。所有這些看法都出自我的想像，也許，因爲我知道了他的生活的幾點詳細的地方，也許，在別人看起來他的外表會成了完全不

同的印象；但是因爲你們除了聽到我對他的描寫以外，還沒有聽到別人的說法，那末自然而然的應該會滿足這些描寫。我做個結論告訴你們，他大體上是個非常漂亮的男子，有着一種特別爲女人所愛慕的獨特的特徵。

馬匹都安排好了；馬項下的鈴聲不時在響動，僕人走到畢巧林面前報告一切都已準備完畢已經有二次了，而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還沒有來。幸虧畢巧林望着高加索山脈的葱籠的鋸齒，沉醉在深思裏，大概還不趕着上路，我走到他面前說：「假使您願意再等一會兒」，我說，「那末您會滿意地見着了老朋友……」

「呀，對的！」他迅速回答說：「昨天他們告訴過我；現在他在那裏呢？」我轉身向廣場那面看去，看見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拼命跑過來；幾分鐘後他跑到我們旁邊了；他幾乎喘不過氣來；滿臉都冒着汗；從帽沿下漏出來的

（註五）：巴爾扎克的三十歲美人是巴爾扎克小說「三十歲女人」的女主人公，巴

爾扎克是法國偉大寫實主義作家（1799—1860）。

漸漸的一塊塊灰髮黏在他的額角上，他的膝頭抖着……他趨向畢巧林的頭顱撲過去，但是那個人雖然含着慈愛的笑容，向他伸出手去，可是夠冷淡了。二等上尉呆了一下，但是後來貪婪地用三隻手緊緊握住了他的手；他還是說不出話來。

——我是多麼的高興呀，親愛的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怎麼樣，您好嗎？——畢巧林說。

「那末你呢？……您呢？」老頭子合着眼淚喃喃地說……「多少年……多少日子……不見了，現在到那兒去……」

——到波斯去——或者還要遠一些……

「難道立刻就走麼？……等一會兒罷，親愛的！……難道我們立刻就分手麼？……多少時候不見了……」

——我要走了。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他阿魯說。

「我的天，我的天！何必這樣忙呢……我有多少話要跟您說……多少事情要

老頭子皺眉了……他是悲傷而氣忿，雖然他竭力掩飾它。「忘記！」他
說：「——我是什麼都沒有忘記……好，算了吧！我想不到這樣和你遇面……」

「好，夠了，夠了！」畢巧林友誼地抱着他說：「難道我變了嗎？那
麼辦呢？人人都有自己道路……能再碰頭麼？天知道！他說着已經坐進車子裏去
車去已經開始拾起繩纜來。」

「停一下，停一下！」——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拉着車門忽然叫起來：
「簡直忘記了……我那兒還留着您的抄本呢！克里戈里·亞力克山特羅維赤……
我盡奮身遺……我想在克路其亞拉魯，那裏會知道在這裏會着您……我怎樣處理
它呢？」

「隨便吧！」畢巧林回答說。「再會……」

「您這樣就到波斯去？那末什麼時候回來？」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跟着在

後面喊叫……

車子已經很遠了：但是車巧林做着手勢，它可以翻成下面的句子：沒有怎麼樣！沒有什麼緣故的！

已經很久聽不見石板路上的馬鈴和輪聲了，——而可憐的老人還站在那地方深深地沉思着。

「是的」——最後他說，雖然惜別的淚珠不時在他的睫毛上發光，但是他竭力做出冷淡的樣子：「當然嘍，我們是朋友，——但是現在這個時代的朋友有什麼呢！他在我們那裏會得到什麼？我不是富人，不是官吏，就在路上說起來跟他也不相配了……瞧吧，他是個多麼漂亮的人物，好像又在彼得堡了……馬車是怎麼樣的！多少行李！連僕人都是這樣驕傲的！」這些話是含着諷刺的笑容說出來的。「您說」，他面向着我繼續說：「唔，您以為怎麼樣……？」什麼魔鬼現在送他到波斯去了？……滑稽，實在的，可笑！是的，我永遠知道了他是個毫無意義

的輕其人……呀，實在的，我惋惜他將沒有善終……決不會有別的……我常常就忘記了老朋友的人是沒有好處的……」這時候他轉過身去，想掩蓋自己的興奮。他在褲子裏自己車子的四周踱起步來，裝着好像在檢視車輪的樣子，那時候他的眼晴每分鐘都含滿了淚水。

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奇——我走到他的面前說，——墨巧林把什麼抄本留在他那裏了？

「天知道它，是些日記！」

「您打算把它怎麼辦呢？」

「怎麼辦？我想把它做子彈包。」

「給我吧。」

他吃驚地望望我；牙齒裏擠出咕嚕聲來，他開始在箱子裏搜尋了；他抽出一本，翻開本來，輕聲地把它壓在地上；後來二本，三本和十本都遵着同樣的命運：

「是時，我還沒有見着譯令官，我得交出一些公家的東西——」

「您不是到過他的家裏麼？」

「當然去過了，——他和我說，——他不在家……而我沒有等到他。」

我懂得他了，可憐的老人，也許有生以來第一次爲了私事而拋棄了公務，用

紙面上的話說起來——他是受了這樣的報答了！

——很抱歉，——我對他說，——很抱歉，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奇，我們不

得不這樣快分別了。

「我們，我們這種沒有教育的老頭子那裏高攀得上你們！他是個青年人，上等社會的，值得稱敬的：還是在吉爾重新槍林彈雨，跑來跑去的時候罷，……會爾後你們會覺得連手帕給我們這樣人都感到可恥呀！」

——我並不多心這些非難，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奇。

「是的，您知道，我話是這樣說；然而我願您一切幸福，一路愉快！」

我們很苦悶地分別了。和善的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成了個頑固的，健談的
二等上尉！因為什麼？因為無巧不成在漫不經心之中，或是因為別的原故，當這個人想撲到他頭頸上去的時候，而他卻向他伸出手去！看見青年人失去了自己優美的
希望和幻想的時候是悲傷的，看見那種玫瑰色的薄紗揭開在他面前的時候也是
悲傷的，因為他是透過了玫瑰薄紗看見了人類的事業和感覺，雖然如此可是還存
在着一種希望，他可以用新的，易于行通的，但是不無甜密的幻覺來代替舊的；
但是像馬克西姆·馬克西茂啓的全論用什麼來代替她們呢？因之不知不覺地心
內硬化起來，心扉關閉起來！

我一個人的身走了。

畢巧林的日記

前言

最近我得悉畢巧林從波斯回來的時候死了。這個消息給我無限的愉快；它給我權印出這幾篇日記了，我利用這個機會可以把自已的名字放在別人的作品下了。上帝佑我，讀者們別爲了這種不道德的欺騙而責備我吧！

現在我應該把促使我將我所毫不知悉的陌生人的內心祕密公佈于讀者之前的原因略加說明一下罷。倘使我一度做過他的朋友，那倒要好一些，因爲親密朋友的狡橫是誰都能諒解的；但是我在人生大道上祇遇見他一次，所以我不能對他有種隱藏在友誼的假面具下的，一等到他死了或有什麼不幸發生的時候就在他的頭上掛下非難，忠告，嘲笑和同情的嚴正的難以解釋的憎惡。

當我閱讀這幾篇日記的時候，我相信了這個把自己弱點和罪惡這樣無情地暴露出來的人的真實性。人類的心靈史，即使是最微小的心靈史難道不比全民史更好奇些，更有益些嗎？尤其因為它是一種成熟的智慧對自己觀察的結果，它的寫成並沒有抱着刺激別人同情和驚奇的一種誇大的期望。盧騷懺悔錄就有這種把它讚給自己朋友聽的缺點。

所以這種有益的希望促使我印出我偶然得到的這幾篇日記的斷片來。雖然我把所有的人都換了，但是在這上面所說的人物大概都能找出自己的面目來，也許他們會找出自今以後與這個世界已經沒有關係，而今日為止因此歸罪于這個人的行為的辯解來，因為我們差不多永遠是寬恕我們所瞭解的東西的。

我在這本書上祇採錄了與畢巧林停留在高加索有關的事蹟。在我的手內還留着他詳述自己全部生活的一厚冊抄本。總有一個時期它會出現在世上法庭之前；但是現在因為許多重要原因我不敢負起這個責任。

也許若干讀者想知道我對學巧林性格的意見。我的回答就是「本書的表題。」
〔註一〕——「是前這是可惡的諷刺？」他們會說。——我不知道。

一、塔曼

塔曼是俄羅斯沿海城市中一個最污穢的小城。我在那裏險乎餓死，而且他們還想把我淹死。深夜我乘郵車到了那裏。車夫在邊城的惟一的石屋大門前把累壞了的馬車停下了。哨兵，黑海的哥薩克，聽見鈴鐺聲，睡眼朦朧地粗着喉嚨叫起來：「誰呀？」保長和甲長走出來了。我告訴他們說：我是軍官，奉命到戰鬥部隊裏去的，于是我請求找個官家的宿處。甲長陪着我走遍了全城。每間草屋都走到了——都住滿了人。天氣很冷，我有三夜沒有睡覺了，倦得要命，開始發起怒來。把我送到那裏都好，強盜坯！就是到魔鬼那裏去也好，只要有個地方！

〔註一〕本書的諷刺即當代英雄。

我叫起來。——有例有一間屋子——甲長抓抓頭皮回答說：——恐怕大人不樂意；那面不干净！——我不明白最後一句話的真正意思，就叫他向前帶路，我們走過了幾條二旁祇是些腐朽了的圍牆的污穢小巷子，走了很久，才到海岸上一所不大的茅屋前。

滿月照亮了我的新居的草頂和白牆；圍着鵝卵石圍牆的院子裏全站着比第一間較小和朽舊的另外一間矮屋。海岸像斷崖似的斜插到海裏去，差不多成了一堵牆了，下面暗藍色的海浪帶着不絕如縷淒涼聲，劈拍發響。月亮靜悄悄地凝視着不安的，然而卻是顧從着她的大自然，我借着她的光芒，能分辨出離岸很遠的二隻帆船，它們黑色的船索好像蜘蛛網一般，印畫在天壁的白線上。「碼頭上有船，」我想：「明天可以起程到蓋林雪克去了」

我帶着邊防軍裏一個哥薩克的勤務兵。我吩咐他拿下箱子，打發車夫，於是掀起屋主人來——沒有人答應；敲敲門——也沒有聲音……這怎麼回事？後來從

草蓬裏爬出一個十四歲光景的小孩子來。

「主人在那裏？」——沒有。——「怎麼？一個人沒有？」——「一個也沒有。」——「那末女主人呢？」——「下鄉了。」——「誰替我開門？」我用腳踢踢門說。門自己開了：草屋裏吹過來一陣陰濕氣。我對着了一根火柴，移到孩子的鼻子前：照見了二顆白色的眼珠。他原來是個瞎子，天生的瞎子。他惘然地站在我面前，我開始審視他的臉孔的特徵來。

我得承認，我對一切瞎子，跛腳，聾子，啞巴，斷腿的，斷手的，能背等等等語如此類的人，有一種很大的偏見。我覺得人的外表和他的心靈之間常常有一種奇異的聯繫：好像心靈因為肢體的殘廢會失去一種什麼感情似的。

所以我開始觀察瞎子的臉了，但是您說在瞎了眼睛的臉上能看出什麼呢？……我懷着一種勉強的同情心望了他很久，忽然他的薄唇上掠過去一條幾乎覺察不出來的微笑，我不知因為什麼，它給我非常愉快的印象。我的腦子裏起了一種

懷疑，這個瞎子並不像實際那樣瞎；雖然我盡量地叫自己相信，但裝白瞎那身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這樣又有什麼目的呢？但是怎樣辦呢？我常常會傾向到偏見初面去的……

「你是屋主人的兒子麼？」我後來問他道。——不。——「你是誰？」貧苦的孤兒。——「那末女主人有孩子麼？」——沒有；有個女兒，跟着韃靼人逃到海外去了。——「跟什麼韃靼人？」——鬼知道！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凱爾蘇的船夫。

我走進小屋：二條板凳一張桌子，還有一隻放在爐子旁的大箱子構成了它的全部家具。牆上沒有一幅聖像——這是不祥的預兆！破窗裏穿進海風來。我從箱子裏拿出一段蠟燭，點起來了，開始把東西攤開來。把劍和槍放在屋角裏，手槍放在桌上，把沒有袖子的氈外套攤在板凳上，哥薩克把自己的一件襪在另一條板凳上；十分鐘後他就呼呼睡着了。但是我睡不着：我的面前的幽暗之處一直旋轉

着白眼的孩子。

這樣差不多過了一個鐘點。屋外一片皎潔的月光透過窗來，戲弄着屋內的泥地。忽然在一條傾瀉在泥地上的明亮的光帶中倏然閃過去一道暗影。我坐起來，向窗外望去；有個人又在窗前跑過去，天知道他隱藏在那兒了。我決不能想像這個人會順着海岸的陡壁跑下去的；然而此外他是無處可跑了。我站起來，披上外衣，插上腰刀，悄悄走出小屋去，忽然那個瞎眼孩子迎着我走來。我趕緊在圍牆旁躲起來了，他看着正確的，但是慎重的步子走過我的身邊。他的腋下揀着一個包袱，轉身朝着碼頭那方面，開始順着一條險峻的狹路走下去了。「這個日子晚吧會喊叫，瞎子會認路了，」我保持着始終可以望見他的距離跟着他在想。

這時候月亮開始披上了烏雲，海面上浮起了一片濃濛的白霧；附近船尾上的燈光在海霧裏隱約難辨；海灘上每分鐘都帶着有吞沒牠的威脅似的浪沫在晶晶發光。我艱難地走下坡去，順着險壁一步一步往下爬，後來看見瞎子站住了，又向

轉往下走；他這樣接近着海水，海浪好像立刻要把他抓住捲去；但是看他的由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避着水窪的走法，大概這不是第一次了。最後他站住了，好像在諦聽什麼，坐在地上，把包袱放在身旁。我躲在海邊的一塊突起的石崖後，觀察着他的行動。過了幾分鐘，對面顯出來一個白色的姿影；她走到瞎子面前，坐在他的旁邊。海風不時給我送過來他們的談話。

「怎麼樣，瞎子？」一個女人聲音在說；「風浪很大；楊果恐怕不在了。」
「揚果不怕風浪，」他回答說。「霧大起來了，」含着憂悵表情的女聲又說了。

「大霧裏易容躲避緝私船呀！」他回答了。「倘使她淹死呢？」——「那有什麼？禮拜天你到教堂去不繫新綢帶罷了。」

接著是一陣靜默；然而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吃驚的：那個瞎子對我說的是小俄羅斯話，而現在純粹說着俄羅斯話。

——你看，我是對的，——瞎子拍拍手又說了：——楊果不怕大海，不怕狂風，不怕濃霧，也不怕沿海的緝私；你聽：這不是水的拍擊，瞎不過我，——這是他的舞搖的長槳。

女人跳起來，開始帶着不安的神情仰眺遠方。

「你在做夢，瞎子」，她說：「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我要承認，我也極力想在遠處分辨出類似船隻的影子來，但是沒有結果。這樣過了十分鐘；忽然在浪山之間突現了一個黑點；它時而擴大，時而縮小。慢慢地爬上了浪脊，飛速地滑了下來，小船漸漸接近了海岸。在這樣深暗夜色裏決定渡過二十俄里的海峽的船夫是英勇的，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故使他冒這樣的危險罷！我這樣想着望着白色的小船，心口不知不覺跳起來了，但是它像隻水鴨似地鑽下去了，後來迅速地像翅膀那樣地揮舞着船槳又從水泡飛沫間的深淵裏飛出來；呀，我想，它一衝到岸上，會立刻撞得粉散的；但是它却靈巧地轉過一邊去。

毫未受傷的跳到小小的港灣裏了。船上出來一個戴着韃靼羔皮帽的中等身材的人；他揮了揮手，三個人一齊從船上抬起一件東西來；貨色是這樣大，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它怎麼會沒有沈沒。他們每人都在肩上背了一包，順着海岸走開去了，很快我就看不見他們了。應該回家了；但是我承認這一切的奇異驚擾了我，我總于一直等到天亮。

我的哥薩克醒來的時候，看見我依舊穿着衣服，感到非常奇怪；但是我沒有告訴他的原故。我從窗口上欣賞了一會兒四散着碎雲的碧空和那遙遠的克里米亞海岸，它像淡紫色帶子似的伸展着一直延長到頂上閃耀着白色的燈塔的懸岩爲止，隨後我就上佛那戈里亞要塞的司令官那面去打聽動身到蓋林雪克的日期去了。

但是，天呀！司令官也不能肯定告訴我什麼。靠在碼頭上的船隻都是些緝私船或是些甚至還沒有開始裝貨的商船。「也許，再過三四天，有郵船到」，司令官說：「那時，我們再見吧」。我悶悶不樂和萬分氣惱地回到家裏。我的哥薩克

帶着一副驚愕的神色在門上迎着我。

——不好，老爺！——他對我說。

「是的，兄弟，知道，我們要到什麼時候可以走！」這時候他更吃驚了，撲到我的身邊低聲說：——此地不干淨！今天我碰見一個黑海的保長；——他去年在隊伍裏；和我相識的，我告訴他我們担擱的地方，而他對我說：——此地，兄弟，都不是善類！而且事實上這是個什麼瞎子呀！倒斃一個人走路，上市場，買麵包，汲水……看起來此地人見慣這些了。

「那麼怎麼辦呢？至少總要有個女主人罷！」

——今天您不在家的時候，來了一個老太婆，還帶着女兒。

「什麼女兒？她沒有女兒的」，——天知道她，體使不是女兒是誰；是的現在老太婆還坐在自己的屋子裏呢。——我進了小屋。爐子正燒得很旺，上面燒着菜肴，在婦人們說起來那是十分奢侈的菜肴。老太婆對我所有問題總是回答說，

她聾了，聽不到。怎樣對付她呢？于是我轉身向那坐在爐子前，收拾着枯枝投到火裏去的瞎子面前。「嗨！瞎眼小鬼」我拉住他的耳朵說：「你說，你夜裏挾着包袱到那裏去了？咳？」突然我的瞎子哭了，叫起來，嗚嗚啜啜：「我到那裏去？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挾包袱？什麼包袱？」這次老太婆聽見了，她開始咕嚕起來：「撒的是什麼謊呀，而是還是對一個苦人兒嘛！您叫他幹什麼？他給您做了什麼錯了？」這使我厭煩，我閉去了，我決定要打開這些謎謎。

我披上外套，坐在圍牆旁的一塊石板上，仰眺遠方；我的面前展開一片黑夜風暴後的驚風駭浪的海面，牠的單調聲音，好像睡熟了城市的怨訴，使我想起了往年，把我的思潮帶到北方，我們的寒都。起伏着回憶之浪的我什麼都忘懷了；——這樣大約過了一個鐘點，也許，更多些……突然類似歌聲的東西驚動了我的聽覺。真的，這是歌聲，並且還是女人的，豐潤的嗓音，——但是從那兒來的呢？

幾項聲音——寺間之口音的，忽而沉長和悲哀，忽而急速和生動。我向四面望了

一望——一個人也沒有：我又傾軋起來——聲音如傳從天空裏落下來似的。我抬起眼睛：看見在我的屋頂上站着一個穿着條紋衣衫，披散着頭髮的姑娘，一個真的水妖。

她用手障住了刺眼的陽光凝視着遠方，忽而笑起來，自言自語，忽而又唱起

歌來：

我從頭到尾都記着這首歌：

隨着那自由動意志——

在那碧色的海面上

走着片片帆船

點點白帆。

在這些帆船之間

有着我的小船

「那沒有長桅，

二枝小槳的小船。

風暴來了！」

那老船

「撐起了雙槳，

四散在海面上。

我要抵屈她

祈禱海神：

「三兒慈海呀！」

您別觸犯了我的小船，

我的小船運送着

高貴珍品？

在黑夜裏控制它的

是個勇敢的人兒」。

我不知不覺想起昨天夜裏我所聽到的分明也是這個聲音；我立刻沉思了，但當我再望屋頂的時候，姑娘已經不在了。忽然她跑過我的身旁，口裏唱着另外一隻什麼歌，彈着手指，跑到老太婆那面去，那時候在他們之間開始了一陣爭噪。老太婆生氣了她却哈哈大笑起來。我看見我的水仙又跳又蹦地跑來了；跑到我的旁邊，站住了，凝視着我，好像吃驚我的存在；後來她漠然地轉身，悄悄地向碼頭那面走去。這並沒有完結：她整天在我的房間四周旋轉着；一刻也不停地唱歌和跳躍。奇異的怪物呀！在她的臉上沒有一絲瘋狂的痕跡；相反的，她的大胆的銳利的眼睛停留在我的身上，這種眼睛好像天生賦有一種磁力，牠們好像每次都在等候着問題。但是我祇要一開口，牠卻狡猾地微笑着跑了。

實在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女人。她根本不是個美人，但是我對於美麗也

有自己的偏見。美還有許多種類：女人的種類和馬的種類一樣是個偉大的問題，這種發見是屬於年青的法蘭西。她，即是種類，並不是年青的法蘭西，這大部份在舉動，手脚上可以看得出來；尤其鼻子有很多的意義。在俄羅斯正直的鼻子要比纖巧的小腳少得多。我的歌娘似乎不到十八歲。她的異常苗條的身段，尤其祇有她所獨有的頭的歪斜，細長的亞麻色的頭髮，頰上肩上她的微微為陽光所晒黃了的皮膚的一種金光的色澤，尤其那正直的鼻子——這一切都能使我神飛魂消。雖然在她的斜瞟的眼波中我看出了一種粗野和可疑，雖然在她的微笑之中有着一種曖昧的東西，但是偏見力量是這樣大：正直的鼻子使我喪失了理智；我幻想着我找到歌德的米妮恩了（註二），這是他的德國幻想的最珍奇的創造品；——實在的，在她們之間有許多共同之點：她們同樣有從異常的不安到完全靜止的迅速

註二：哥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德國的偉大詩人。米妮恩是他的名著「維爾

蓋爾姆，美斯狄兒學習年代」的女主人公。

再變，她們同樣有謎的言辭，她們同樣跳着，奇怪的歌唱……

「快到晚上的時候，我把繩攔在門上，跟牠作了一次如下的談話……」

「告訴我，美人兒，」我問道：「今天你在屋頂上幹什麼？」——我要看看風是從那兒吹過來的。」「爲了什麼呢？」——風從那兒吹來，幸福就從那兒來。

「什麼？難道你用歌聲來呼喚幸福麼？」——那裏唱歌，那裏就會有幸福。

「那不是也會唱來自己的苦痛麼？」——什麼？那兒不好，那兒就是壞，好和壞相隔並不遠。」「這隻歌誰教你的？」——

誰也沒有教過我；一想起來——我就唱了；誰該聽誰就聽得見；誰不該聽，誰就不懂，——「你叫什麼名字呀！我的歌娘？」——誰替我洗禮的，誰就知道。

「——那末誰替你洗禮的呢？」——我怎麼會知道。——「呀！多麼狡猾的女郎呀！但是我很知道你的事情哪」（她並不變色，嘴唇也沒有動，好像不關她的事）。」「我知道你昨天裏到海邊去了。」這時候我很慎重地把所見的一切都告訴

聽了，我想嚇嚇她一下；但是一點也沒有用！她放開喉嚨哈哈大笑了。——看見得多，知道得少；知道什麼，就把什麼保守秘密罷。——倘使我譬如想報告司令官呢？」這時候我振起非常認真，甚至嚴厲的臉色來。她突然像隻受驚鳥兒似的跳起來，唱着歌，跑了。我的最後幾句話根本是不通靈的；當時我沒有懷疑到牠們的嚴重性，但是後來我竟有了懊悔的機會了。

天剛黑下來我叫哥薩克把旅行用的茶壺燒熱了，我點上蠟燭，坐在桌旁，吸看旅行用的煙斗。我喝乾了第二杯茶，忽然門軋軋響起來，我聽見背後有衣服輕輕的瑟瑟聲和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轉過身去，——原來是她，我的水仙，她悄悄地和沉默地坐在我的對面，把自己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但是這種視線我覺得出奇的溫柔；他使我想起了往昔對我的生活有過非常權力的一種視線。她好像在等待問題，但是我充滿了難以理解的混亂，默然不語。她的臉孔蒙上了一層透靈出精神興奮的陰晦的蒼白；她的手漫無目的地在桌邊移

「跟我來！」她拉住我的手說，我們就走下去了。我不明白那時怎麼竟沒有跌斷我的頭頸骨；到了下面我們向右轉，走上昨夜我追隨着瞎子的同一條路。月亮還沒有起來，祇有二顆星星，好像二個救生的燈塔似閃爍在墨藍色的蒼穹上。沉重的波浪均勻地和機械地一個跟着一個輕巧地在掀動着在岸上的孤船。「我們上船吧，」我的旅伴對我說，我動搖了——我不是一個在海上作傷感性遊戲的獵手；但是後退是沒有時間了。她跳到船上，我跟着她，還沒有等清塵過來，已經發現我們的船已經浮開去了。「這是什麼意思？」我氣忿忿說。「這意思是，——她把我按在一條凳上，用手抱住我的腰身，問我說：——這意思是我愛你……她的臉頰挨着我的臉頰，我覺得我的臉上有着她如火燒般的呼吸。忽然有一件東西撲通一聲落下水裏去了；我摸一下腰——手槍沒有了，——這時候恐怖的感覺突入了我的心頭，熱血衝上了我的頭部！我向四面望望——我們離岸快到五十沙順（註三）光景了，而我又不會游泳！我想把繩推開，但是繩好像猴一樣的緊

擡在我的衣服上，忽然一個冠蓋的衛隊隊員把我攙到河裏去。船搖擺起來，但是我站直了，我們之間開始了絕望的決鬥，激怒助長了我的力氣。但是我立刻發覺，在敏捷方面我不如我的敵手……「你要幹什麼？」我叫起來，緊緊握住了她的小手；她的手指被我捏得格格響起來，但是她沒有喊出聲來；她的天性的天性忍住了這種苦楚。

「——你看見了，——」她回答說：「——你要報告！——」她施出超天然的力量把我推倒在船椽上；我們倆的腰身掛在船外了；她的頭髮沿看了水，真是千鈞一髮呀。我用膝蓋撐住了船底，一隻手抓緊她的髮辮，另一隻手扼住了她的喉嚨，她放開了我的衣服，我一剎那間就把她投進波浪裏去了。

天非常黑；她的頭有二次出現在海沫裏，此外我什麼都看不見了……

船底裏我找出了半拆的舊槳，經過很久的努力總于划到了碼頭。我沿着海岸

走回自己屋子去，不知不覺地往那昨夜瞎子等候夜航者那一面望過去。月亮已經滑上了天空，我覺得有個穿着白衣服的人坐在岸上；我爲好奇心所動偷偷地走過去，我伏倒在岸壁的青草上，少許伸頭去，我從岩上能清清楚楚地看見下面的一切，我不很吃驚，而且差不多是歡喜，我認出了我的水仙。她從自己的長頭髮裏絞出海水來，濕透了的襯衫描出了她的輕柔的身條和高聳的乳房。遠處很快出現了三艘小船，它飛速地駛過來了，從船上像昨晚一樣走出來一個戴著韃靼皮帽的人；他裹着哥薩克式的頭，皮帶上露出一把大刀，「揚果」，她說：「一切都完了。」他們繼續談着話，但是他們講話聲低得一句都聽不出來了，——瞎子在那裏，——最後揚果擡高聲音說：「我差他幹事去了，」回答說。幾分鐘瞎子中現了，背上插着一隻袋子他把它放進了船艙。

「聽着，瞎子！」揚果說：「你看守住這個地方……知道麼？那面都是些名貴東西……告訴他（我沒有聽見名字）我再也不能替他効勞了，事情幹得不好。」

他再也看不到我了。現在非常危險；我要到別處去找工作，恐怕他再也找不到這樣勇敢的人了。是的，你說，倘使他好好酬勞我的工作，那末揚果是不會拋了他的：祇要有風刮和有湍嘩的地方，倒處都有我的蹤！」靜默片刻後揚果繼續說：「聽跟我一起走。聽不能留在此地；你跟老太婆說，是死的時候了，別死賴賴活着，總要知道些好壞，聽再不會看見我們了。」

——那末我呢？——瞎子帶着哀訴的聲調說。

——我帶着你幹什麼？——這是回答。

這時候我的水仙跳進船上了，向她的伙伴搖一搖手！他拿出一些什麼東西來放在瞎子手裏，說道：「喂，買密糖糕吃罷，」——祇有這些麼？——瞎子說。

——好，再給你點——」——落在石頭上的銀幣叮噠響一下。瞎子沒有去拾牠。揚果坐進了船，風從岸上刮過來；他們拉起了小帆，飛快地走了。在月亮下白帆很久，直到月在黑浪之間；瞎子一直坐在岸上，我聽見了類似哭泣的聲音；瞎眼孩

子真的哭得很久，很久……我悲從中來。爲什麼命運之神要把我丟進善良的走私者的和平圈子裏去呢？我好像一塊丟進平靜的水潭裏的石子，我驚擾了他們的安寧，而我自己險乎也像塊石子那樣地沉到潭底裏去了！

我回到家，在草蓆下放在木盆子裏的燃着火的蠟燭吱吱在響，我的哥薩克忘記了我的命令，一隻手拿着槍，沉沉睡着。我沒有叫醒他，拿起蠟燭，到屋子裏去了。嗚呼哀哉！我的手提箱，鑲銀的寶刀，達格斯登腰刀，——朋友的贈品，——都不見了。這時候我才想到可咒的瞎子背走了什麼東西。我異常兇猛地一脚踢醒了哥薩克，我罵他，生氣，但是沒有辦法！要是將瞎眼孩子偷走了我的東西，而十八歲女孩險乎把我淹死的事實報告司令官，那不是笑煞人麼？謝天謝地，早晨來了可走的喜訊，我離開了索曼，至于老太婆和可憐的瞎子後來怎麼樣了——

我不知道。而且別人的可喜和可悲與我這種趕路的軍官，尤其是拿着官用郵票證的我有什麼關係呢？

曼麗郡主

五月十二日

昨天我到了柏溪加爾斯克，在馬須克山麓的城郊外最高處租了一間房子。一到下雨的時候雲塊就低垂到我的屋頂上。此刻是早晨五點鐘，當我一推開窗戶的時候，我的房間裏就充滿了那生長在寒愴的小園子裏的花木的香氣。開着花的櫻桃樹的枝桠在窗口上探首望着我，有時候牠們的粉白的花瓣被風吹散在我的窠子台上。從我窗口上三方面看出去，風景是奇麗的。西面那五峯山像「散開了的風暴的最後一片烏雲」(註一)似的泛着藍色；北面馬須克山像頂毛茸茸的波斯帽似矗立着，牠障住那面一部份的整個天壁；東面看出去是更令人愉快了：往下一看，在我面前是五色繽紛的清新的市廛，潺潺流着的神澗、鬧哄哄的說着各種

(註一) 普希金詠「烏雲」詩中的一句。

方言的人羣——再往遠處，那面的叢山像古希臘的觀劇場似的簇擁着，顯得更其碧藍，更其糝糊，而天邊的盡頭，從加士倍克起到雙峯山愛爾抱路斯止，伸延着一條雪頂的銀鏈……呀！住在這樣天地裏是多麼令人神往呀！

在我週身血管裏灌滿了一種喜悅的感情。空氣是清潔的，新鮮的，好像吻到孩子的嫩臉；太陽是鮮明的，天空是晶藍的——還要再希望什麼呢？這裏爲什麼還有色情，慾望，哀傷呢？……然而時候到了。我要到那麗色雜青的溫泉去；他們說，那面早晨聚集着所有汲飲泉水的人。

我順着小街走到城裏，遇見幾堆慢慢地上山去的憂悵的人羣；他們多半是窮鄉荒村裏出來的田主家庭人物：這祇要從丈夫們的磨亮了的考式上衣和妻女們的細緻的打扮立刻便可以猜想得到；看起來他們都有洗溫泉的年青人，這是很顯然的，因爲他們是多情好奇地望着我；因爲彼得堡式的衣服使他們迷惑，但是很快

看到軍隊的肩章的時候，他們便氣忿忿地掉頭走了。

地方官員的太太們，也可以說泉水的女主人們是比較可愛的；她們有羅爾內脫，（註二）她們不很注意制服，她們在高加索習慣了碰見番號扣子下的熱烈的心和自軍服下的有教養的智識。這些太太們是可愛的，是長時間值得可愛的！

每年她們的洗溫泉來的子民們都會換成新的一批一批，也許，這就是她們永遠可愛的秘密吧。我走上狹窄的山徑，往耶麗色雜青的溫泉那面走去，我趕過了一羣穿着官服和軍服的男子們，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渴望着泉水效果的人們之間的特殊階級。他們也要喝——然而不是泉水，他們並不逛來走去，只是途中徘徊一下罷了；他們遊散遊散，解解寂寞。他們是瀟灑的人物；他們取着一種學者的態度把自己縛着帶子的杯子放進含酸性的硫黃水井裏去。官服的人繫着淡青色的領帶，軍服的人從領子下冒露着領巾。他們異常蔑視當地的太太們，而卻憧憬着不

註二 一種有折柄的眼鏡

讓他們進去的首都裏的貴族人家的客廳。

最後到了溫泉所在的地方了……溫泉水井的附近小廣場上築着一所紅頂的浴室，再過去就是下雨時候散步用的遊廊了，幾個受傷的軍官支着手杖坐在凳子上——他們的臉色是慘白的，憂悵的。有幾位太太期待着泉水的効力，快步地在廣場上走來走去，她們中間有二三個臉蛋是非常俊俏的。披蓋住馬須克山崖上的葡萄林的幽徑上不時閃耀着情侶雙雙來找僻靜處所的色彩草帽，因為在這種草帽旁邊我常常看見或者是軍帽，或者是不成樣子的圓頂帽。建着風神亭的險壁上突然出現了遊歷家，他們架上望遠鏡在欣賞愛爾抱路斯山的景色；他們中間有二個家庭教師是帶着自己學生來治療瘰癧症來的。我氣喘喘地在山邊上站下來，靠着浴室的屋角旁，開始欣賞起城郊的風景來，忽然聽見一個熟識的招呼聲：

「畢巧林！到此地多久了？」

我一轉身來：克魯雪尼刺基！我們擁抱了。我是在野戰部隊裏認識他的。

個胖子受了弱傷，比我早一星期到溫泉來了。

克路雪尼刺基是個見習官。他才服役了一年，穿着一件肥大的士兵大衣，頭得異樣的瀟灑。他有一枚聖喬治的十字章。他的體格是結實的，微暗的膚色；烏黑的頭髮；雖然他只有二十一歲，但是外表上可以看上去二十五歲。說話的時候，他稍稍仰着頭，不時用左手轉弄鬚鬚，因為右手支着手杖。他說話迅速而虛矯：他是一種在各種生活場合下有一種準備好了的富麗辭藻，不觸及簡鍊字句的人，是把崇高的慾望和非常苦痛嚴肅地隱藏在異常感覺之中的人物。製造效果是他們的享樂；浪漫主義的鄉女把他們愛得神魂顛倒，一到老年他們或是成了穩實的田主，或是醜酒的醉漢，——有時二者兼而有之。他們的心靈裏常常有許多慈善的個性，但是一點也沒有詩趣。克路雪尼刺基的慾望是大言壯語：他把種種字彙灌到你的耳朵裏，談話很快就會從平常概念的範疇裏脫出來，我從不能跟他有所爭論。他並不答復你的意見，他不來聽你。你一停下，他就開始了沉長的，帶着若

千高揚聲調的長篇大套的句子，好像這是與您所說有關係的，但是其實祇是他自己說法的繼續。

他非常刻薄；他的諷刺短詩是常常很滑稽的，但是從不中肯和毒辣；他用一個字不能打死任何一個人；他不知道別人和別人的隱弱的弦線，因為他是單獨過看一生。他的目的是做小說裏的主人公。他常常極力讓別人相信，他的存在不是為世界而創造的，而是一種奧秘的苦痛注定的，他差不多連自己也相信這個。因此他是如此傲慢地穿着肥大的士兵大衣。我明瞭他，因之他討厭我，雖然我們在外表上是保持着最親善的關係。克路雪尼刺基是個出名的勇士，事實上我見過他揮舞着寶劍，叫喊着，閉住眼睛向前衝去。但是這總有點兒不是俄國式的勇敢！

我也不喜歡他：我覺得我們總有一天會狹路相逢，我們之中一個人會遇到惡劣的境遇。

也向高那索來也是他的浪漫主義的盲目信仰的結果：我相信他在離開故居的

前夜，他會帶着陰冷的態度跟某個好鄉鄰說，他的出走不是簡單的「光復了腦筋」，而是找求死亡，因為……一到這裏他大概會用手障住眼睛，這樣說下去：「不，您（或者你）不必知道牠！您的純潔的心靈戰慄了！那是爲什麼？我給了您什麼了？您瞭解我麼？」諸如此類。

他親自對我說過，促使他到K團去服役的原因是他和老天之間的永遠的祕畫。

然而當他脫下這件悲劇式大衣的時候，克路雪尼刺基是十分可親而有趣。我愛着他和女子們在一起：我覺得這也是他所竭力追求的！

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的碰到了。我開始問他溫泉生活的方式和一些出色人物。

「我們過的生活是太無聊了」，他嘆口氣說：「早晨喝泉水——死氣沉沉，好像都是病夫，而晚上一喝酒——生龍活跳，好像都是好漢。這裏有幾個女子社交團體；不過她們那裏沒有多大趣味：她們玩玩紙牌，衣服穿得怪樣怪樣，說些

腦心的法國話。祇是今年從莫斯科來了一位麗戈狄施卡耶那妃，還帶着女兒在一起；但是我並不認識她們。我的士兵大衣——好像是一種忌諱的烙記。牠所刺戟起來的同情好像是慈惠的捨施那樣的沉重。」

這時候走過我們旁邊往水井那面去有二個女子：一個徐娘半老，另一個芳齒尚稚，體態均稱。他們的臉孔被帽子遮住了，所以我沒有看清楚，但是他們的衣服是極為高雅而嚴肅的；顯不留一點多餘來。第二個女子穿着一件淡白珍珠色的掩胸的上服，薄絲的三角領帶繫在她的柔軟的發頭上。穿到腳踝上的黑褐色的皮鞋是這樣可愛地裹住了她的纖瘦的小腳，甚至連那不解美觀與祕的人也不禁嘖嘖稱好。她的輕巧的，但是高貴的步態包含着「一種處女的，無法判定的，但是一瞥即知的東西。當她走過我們身旁的時候，從她的身上飄過來一種無法說明的芬芳，有時這種芬芳可以在可愛的女人的日記上可以嗅到的。」

『這就是麗戈狄施卡耶那妃，』克路雪尼刺基說：『跟她一起的是她女兒曼

麗，她的名字是英國風味的。她們到此地祇有三天」。

——然而你已經知道她的名字了？

「是的，我偶然聽到的」，他紅着臉回答說：「我承認，我不希望跟她們認識。這種高傲的貴婦把我們軍人看成了野蠻東西。在番號的軍帽下有沒有智慧，在肥大的大衣下有沒有赤心，關她們什麼事呢？」

「——可憐的大衣！——我笑起來說：——那位走近她們面前，這樣殷勤地給她們養子的先生是誰呀？」

「——呵！這是莫斯科滑稽大家拉耶維啓！他是個暗徒：這從他的一條灣灣曲曲掛在他的淡青色背心上的粗大的金鏈條上可以看得出來的。那粗手杖是什麼呀！——那確確實實是魯濱遜手裏拿着的！連鬚鬚也像農奴的亂髮」。

「——你很恨所有的人吧。」

「那有原因的……」

「……唔！是麼？」

這時候那二個女人離開溫泉井，走近我們身旁了。克路雪尼刺基立刻借助手杖做出一個演劇式的姿態，響亮地用法國話回答我說：

「親愛的：因為我不願蔑視人們所以我憎恨他們，否則生活就成了耐厭的滑稽劇了。」

美麗的郡主轉過頭來，贈給演講者一條意味深長的好奇的眼光。這種眼光的表情是太曖昧了，但是不是嘲笑，因此我不禁衷心恭賀他的成功。

「——這位曼麗郡主確是太漂亮了，——我對他說。——她有一雙天鵝絨的眼睛，——所謂天鵝絨的：我說到她的眼睛的時候要勸你來領會這句話的意思：——下面的和上面的睫毛是這樣挺長，太陽光線無法反映到她的眸子裏。我愛這種眼睛——沒有光輝：牠們是這樣溫柔，牠們好像在摸撫你……然而大概在她的臉上還有一些好的……那是什麼？她的牙齒潔白麼？這是很要緊的！可惜呀，她沒

有對你的華美的辭句笑一笑。

「你說到一位美貌女子，好像說到一匹英吉利的馬似的」，克路雲尼刺基氣忿忿地說。

——親愛的，——我極力裝着他的聲調，回答他說：——因為我要不愛女人，所以我靈魂她們，否則生活就成了奇異動人的悲劇了。

我轉身遠遠的走開去了。我順着葡萄牙林裏的幽徑，石岸，垂懸在石岸中間的叢林裏散步了半個小時。熱起來了，我想趕緊回家去。經過溫泉的時候我站在遊廊旁想在牠的陰影下休息一下，這樣一來給我一個機會做了一個非常奇異的場面的目擊者。出場的人物是處着這樣一個境况裏。那妃和莫斯科的滑稽大家坐在遊廊裏的凳子上，二人都很忙碌，好像在從事一種認真的講話。郡主大概飲完了最後一杯泉水後，沉思地在溫泉附近徘徊。克路雲尼刺基站在泉井旁；此外廣場上就沒有其他的人了。

我走得近一些，癱身在廊角裏。這時候克路雪尼刺基把自己的杯子落在沙泥地上了，他用方彎下腰想把牠拾起來但是他的傷脚妨礙了他。可憐的人兒呀！他挨着手杖，想盡方法，總是依然無效。他的富于表情的臉孔描畫出了實際的苦痛。

曼麗郡主看到這一切要比我清楚多。

她比小鳥還輕盈地跳到他的面前，彎下身拿起杯子來，充滿着無法形容的親切的身體輕巧地移動着遞給他：後來臉色鮮紅，向畫廊望一望，大概她認爲她的媽媽一點也沒有看見吧，她才立刻放下心來。當克路雪尼刺基開口想謝她的時候，她已經走遠了。過了一分鐘她和母親跟滑稽大家一起從廊裏出來，但是一走過克路雪尼刺基身^①的時候，她立刻做出這樣莊重和端穆的樣子，——甚^②剛沒有轉過臉來，甚至沒有注意到他的貪慾的目光，他很久的把這種目光^③直伴送她下山去，消失在街道旁的菩提樹下：但是她的帽子突然出現了，橫過街去；她跑進一

所出漢加爾斯克最好住宅的一扇大門裏。隨後而走着郡妃，到大門前在和拉耶維啓告別。

「那是那時候可憐的貪慾的見習官才發現我的存在。」

「你看見了麼？」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這簡直是安琪兒！」

——爲什麼？——我以最純潔的直率的態度問他說。

「難道你沒有看見麼？」

——不，我看見了：她替您拾起了杯子。倘使此地有看守人，那末他也會這樣做的，而且還要快些，想要點酒錢。然而這是顯而易見的，總可憐你：當你踏着傷腳的時候，你做出這樣可憐的怪樣子……

「當你看見她，她的臉上激盪着情感的一刹那，難道你一點也不感動麼……」

——不。

我撒謊了；但是我想叫他發怒。我有一種天生的矛盾的熱情；我的整個生活祇是一連串陰鬱的和失敗的心靈或理想的矛盾。熱情的存在使我趨于冰冷，我認爲和死氣沉沉的遇鍾人時常往來會把我變成一個多熱情的幻想者。我還要承認的，一種仇恨的但是習熟的感覺在這一剎那間輕巧地跑遍了我的心坎；這種感覺是妒忌；我勇敢地說是「妒忌」，因為我是慣于承認一切的；無論如何找不到這樣一個年青人，他碰見了一位惹起自己偶然注意的美人，突然顯明地在他面前顯得他對同樣一個別的陌生男子給與優遇而竟不感到不快活；我敢說無論如何沒有這樣的一個年青人（當然他是生活在大的世界裏和慣于熱中自尊的人），對於這件事不感到仇意的。

我和克路雪尼刺基默默地走下山來，順着人行道走，經過了藏着我們美人的屋子的窗口。她坐在窗前。克路雪尼刺基拉着我的手，向她投過去一條污濁的銳利的視線，這種視線對女人的作用是這樣的少。我拿起羅爾內脫望她，發現她面

他的一瞥而笑了，我還發覺我的相繼的羅爾內脫真的使她生氣。怎麼？是不是她在笑高加索的軍人瞄起鏡子去看莫斯科的郡主呢？

五月十三日

今天早晨一位醫生到我這裏來了，他的名字叫維爾內爾，但是他是俄國人。這有什麼奇怪呢？我知道一位伊凡納夫，他是德國人。

維爾內爾爲人的卓越，有許多原因。他是個懷疑家和唯物論者，這差不多所有醫生都是如此的，而且還是位詩人，雖然一生之中還沒有寫出過二首詩，但是詩人確是常常用口頭的，這豈非妄談。他研究人心的一切生命之弦，跟別人研究屍體的血管一樣，但是他從不會利用自己的學識：那等于有時候一個高巧的解剖學家不會治熱病一樣！維爾內爾常常暗暗嘲笑自己的病人；但是我有一次親眼看見他爲一個垂死的士兵流淚：他是個窮人，幻想着做富翁，可是爲了錢他不會多走一步路：他有一次對我說他示惠於仇人，要比示惠於朋友來得快，因爲這就是

顯出他的德行，憎恨的加強等于敵人的寬大。他說話毒辣；在他的諷刺短詩的字行裏沒有一詞慈費家不是以低卑的獸子而聞名；他的同行，妒忌成性的溫泉的醫生們四散着謠言好像說他把自己病人繪成漫畫，——病人們都發火了，差不多都拒絕了他的診察。他的朋友，就是在高加索服務的真誠君子都替他辯白，但是他的已失的信譽再也不能恢復了。

他的外表是一種初看很不順眼，但是後來當眼睛熟悉地在他不端正的面相上能讀出磨練過的和高尚的心靈的痕跡的時候而覺得他是可愛的人。有許多例子；女子們溺愛着這種人，她們不會把他們的醜陋去交換一種最新鮮和玫瑰色的愛奇萊（註三）的美麗；給女子們一種正義是必要的；他們有心靈美麗的本能；因此，也許，類似維爾內爾的人是這樣熱情地愛着女人。

維爾內爾是個矮小的人，瘦弱得像個嬰孩；一隻腳比另一隻短，像白郎；他

的腦袋和身體比較起來顯得過大：他的頭髮剪得很短，他的頭蓋骨的坎坷不平，這些對立的傾斜的出奇錯誤會叫模骨相命的人大驚失色。他的烏黑黝，常常安定的小眼睛極力深入你的思想裏。他的衣履可以覺得出夠味和清潔；他的瘦小的多筋的手在鵝黃色的手套裏顯得極爲美麗。他的上衣，領帶和背心正常是黑色的。青年人叫他爲美非斯托勿爾（註四）。他顯得好像氣惱這個綽號，但其實這個綽號加重了他的自尊心。我們互相很快的瞭解了，做了朋友，因爲我是不能得到友誼的，一個朋友常常一個朋友做了另一個的奴隸，雖則他們誰也不承認這件事——我可不能做一個奴隸，而在這情形下做主人工作也很厭倦，因爲同時還要欺騙；是的那時我有奴僕和金錢！那末我們怎樣會做朋友的呢？我在很多的青年團體之間遇見了維爾內爾；黃昏的時候談話說到抽象的哲學方面去，大家闡述着信

註四：出自凱脫名著「法烏斯」。美非斯托勿爾是個惡魔，法烏斯的旅行，他不信

鐵善，叫法烏斯懷疑一切。

仰：每個人是信仰着各種各樣不同東西的。

『不過就我說起來，我祇信仰着一種！』醫生說。

——什麼？——我想知道這個一直緘口不言的人的意見，問起來了。

『我相信，』他回答說：『我遲早會在一個美麗的早晨死去的。』

——我比您有錢，——我說：——我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信心，就是我在一個

非常惡劣的晚上會發生一種不幸事件！

大家都認為我們都在說些無聊話，而其實他們之間誰也不會說句比這更聰明

（註五）：荆且離紀元前一〇三——四三年，爲有名羅馬演說家，作者，哲學家，

和政治家。

（註六）古羅馬教士，卜者顯解上帝意思的人稱爲星相家，有一種星相家自己已

不相信了自己卜占，荆且能說過一段故事，當星相家互相凝視時候，自己

也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大笑的星相家』即由此而來。

醒靜了。從這時候起我們在人羣裏顯得互相不同。我們常常聚在一起，十分認真地三個人闡解着抽象的事物，一直到他們發覺了我們倆，我們互相在欺騙。那時我們聚精會神的彼此凝視，正如荊且能（註五）所說的羅馬星相家（註六）那樣看法，我們開始哈哈大笑，笑後就很滿意這個晚會而分別。

當維爾內爾走進我的房間裏來的時候，我正躺在長椅上，凝視着天花板，二隻手放在後腦下。他在椅上坐下了，把手杖靠在屋角裏，打了呵欠說，院子裏熱起來了。我回答說，蒼蠅擾得我煩躁——我們倆都無話可說了。

「請您注意，可愛的醫師」，我說，「倘使世上沒有獸子，那末就要很寂寞了：您看，我們是二個聰明人，那末我們早就知道我們對一切事物的爭辯是沒有止境的，因此我們便不爭了；我們差不多知道一切彼此間的奧妙的思想；一個字就是我們全部歷史；我們能穿透三層隔膜看到我們每粒的感覺。我們覺得憂愁是可笑的，可笑是悲哀的，總之實際上我們除了自己本人以外對一切都是冷淡的。」

因此我們之間感覺和思想的交換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一個，就知道其他，想知道什麼就知道什麼，可是我們不願多知道；留下來祇有一個新聞？」

沉長的談話困倦了我的我閉上眼睛，打呵欠了。

他思索之後回答說：「可是在您的費解的談話中有着的一種理論。

「二種！」我回答說

「那麼請您把另一種告訴我吧，我把一件新聞告訴您。

「好的，開始吧！」我說，我繼續審視着天花板，內心裏含着微笑。

「您想知道關於某人到溫泉來的某些詳情，我已經猜着了，您對這是很關心的，因為那面有人已經問過您了。

「醫師！我們不必再談了：我們心照不宣罷。」

「現在另一種的……」

「另一面里會是這樣：我想再說些某種東西：第一因為聽着要省力一些？」

第二不會漏出話來；第三可以得悉別人的祕密；第四因為像您這樣聰明人愛聽者要比愛說者更熱烈。現在言歸正傳；麗戈姊施卡耶那妃對您談到我什麼了？」

——您充分相信這是郡妃說的……而不是郡主說的嗎？……

「我絕對相信」。

——爲什麼？

「因為郡主問的是克路雪厄刺基」。

——您真有偉大的想像能力。郡主說她相信這個穿士兵大衣的青年人是因決鬥而降級的士兵……

「我希望您聽她留在這種愉快的誤會裏……」

——當然。

「結構有了！」我喜得叫起來：「關於這幕喜劇的結局我們倒要費些心血。命運之神顯然就心着我，我不會寂寞了。」

——我產感到了，——醫生說，——可憐的克路雪尼刺基會成了您的犧牲品……

——說下去，醫師……

——那妃說您的臉孔還很熟識。我提醒她，她大概在彼得堡那處社交場中碰見過您的。我說出您的名字：她很知道這個名字。大概您的歷史在那面完成了許多熱鬧的事……那妃開始談到您的事蹟，對上流社會的流言再加上自己意見：她的女兒好奇地聽着。在她的想像裏，成了新式小說裏的主人公了；我並沒反駁那妃的意見，雖然我知道她說的是廢話。

「可敬的朋友！」我說，向他伸手。醫生感動地握住了，繼續說：

——倘使願意，我可以替您介紹……

「您想一想吧！」我說，拍一拍手：「難道主人公們需要介紹麼？他們除了把自己的愛人從忠實的死地裏救出來外，還會有其他認識方法麼？」

——真的就想追求郡主麼？……

「相反，完全相反！醫師，最後我要慎重地說：您不瞭解我！這是使我苦惱的，醫師」——我經過了幾分鐘靜默後繼續說：「我從不親自打開我的祕密，面很喜歡有人猜到它，因為這樣我永遠能乘機放棄它。然而您得爲我描述這位媽媽和女兒的情形。她們是怎末樣一種人？」

——第一，郡妃是個四十五歲的女人，——維爾內爾回答說：——她有絕好的胃口，但是血液不清；臉頰上生着紅斑。後半世的生活她是在莫斯科渡過的，安閑之下她在那裏發福了。她愛淫邪的笑話，當女兒不在房裏的時候，她自己有時候會說出不得體的東西來。她對我說，她的女兒純潔得像隻白鴿。「這問我什麼事？」我想回答她說，「放心吧！我不會告訴別人的！」郡妃是言談關節痛，而她的女兒天知道治什麼病；我問她們們每天喝二杯琉球水，每星期洗二次溫泉浴。郡妃大話不誇管教；她喜歡她的讀過白郎英文詩和知道代數學的女兒的聰明

和學識；在莫斯科小姐們都可以成爲淵博的學者，而且都做得很好的。——這是真的呀！我們男子總之是這樣沒有情趣，他們所喜愛的東西在聰明女子看起來一定是非常討厭的。那妃很愛年青人；郡主總是帶着幾分輕蔑望着他們；——這是莫斯科的習慣呀！他們在莫斯科就學成了四十歲的聰明人。

「您到過莫斯科嗎？醫師！」

「是的，我在那裏做過若干次的實驗。」

「請您說下去吧。」

「是的，差不多我都說了……還有：郡主大概喜歡推測別人的感覺，慾望和其他一類事物……她在彼得堡住過一個冬季，她不喜歡那個地方，尤其是社交團體；她大概受到了冷遇。」

「今天您在他們家裏沒有看見什麼人嗎？」

「都都相反；有一位副官，有一個神氣活現的近衛兵和一位新來的，郡主

取女親戚。她長得很樸素，但是看起來病得厲害。她在這裏附近沒有遇見過她嗎？
「她是中等身材，頭髮發亮，五官端正，臉上泛著健康的紅暈，在頰上有顆黑痣，她的臉孔引起我異常強烈的印象。」

「黑痣？」我喃喃地說。「不是麼？」

醫生望着我，把手放在我的胸口上，低聲地說：「你該認識的。」我的心跳得比平常猛烈。

「我在臨到領神氣活現了！」我說道。一舉過我稍覺感，慄慄地壞了我的事。我還沒有見過她，但是我相信，在感所描述的容顏裏我得悉了我以前愛過的一位女人。別對她提起我一個字；倘使她問起來，就說你對我很陌生。」

「好嗎？」維爾內爾替我發問。

當他走了之後，可怕的憂慮壓住了我的心坎。是不是命運之神又把我們帶到那高加索去了呢？還是她知道我在這裏故意到這裏來和我會面呢？我們怎樣會面呢？

……是怎麼了……我的預感是從沒有欺騙過我。世界上還沒有人像我這樣不受過去的支配。種種業已逝去的悲哀或歡欣的回憶痛苦地襲擊着我的心靈，從心坎裏引出來同樣的聲音：我是最蠢地被創造出來：我一點也沒有忘記，——一點也沒有呀！

飯後六點鐘我在人行道上散步；那面擁着一堆人，那妃和郡主坐在長椅上，四面擁簇着年青人，他們爭先恐後地在獻殷勤。我坐在稍遠的另一條凳子上，留住二個相識的龍騎兵的軍官，開始對他們談起來——大概是好笑的，因為他們像瘋子似的開始大笑起來。好奇地圍着郡主倘若干蓬客引到我這裏來；他們漸漸地離開加入我的「羣衆」。我沒有停住口；我的笑話聽明到近乎愚拙，我對過路人的本性的嘲笑尖刻到近乎瘋狂；我繼續逗引着聽客們的高興一直到太陽西沉。——公主有好幾次手拉着母親走過我的身旁，後面還隨伴着一個蹣跚的老頭子，帶着次聽的眼光在監視着身上，壓力顯出冷淡地表示不滿。

——他跟你們說什麼了？——她問一個爲了獻獻殷勤起見而圍到她那面去的年青人：——大概很有趣味的史話吧！——自己的戰績麼？——她說得很響亮，大概想刺痛我。「啊啾！」我想：「您真的生氣了，可愛的郡主；等一會兒吧，還有哪！」

克路雪尼刺基像一隻貪婪的野獸注視着嬪，不把嬪放過一眼；我敢打賭，明天他會求人替自己介紹給郡妃的。她一定很快活，因爲她是寂寞的。

五月十六日

二天來我的事情進行得非常惡劣。郡主堅決地憎恨我；有人已經把影射我的二三首諷刺短詩傳給我聽了，這幾首詩非常毒辣，但是也有贊嘆之句。她覺得非常奇怪，像我這樣習慣優秀社會的人，和魏的彼得堡堂姊妹和姑姑們這樣親近的人，怎麼不極力想認識她呢？我們每天在溫泉附近，在街道上遇見；我用出了所有心力來拉攏她所尊敬的人物，榮耀的副官榮們，耆白的莫斯科人和其他的人。

「我差不多常常成功的。我常常憎惡自己的客人；現在每天我的房子裏擠滿了人，他們吃午餐，晚餐，玩牌，打嗝，哀談，我的香檳打倒了我的眼睛的確力了！」

昨天我在千拉羅夫的商店裏碰着她，她在還買一條奇麗的波斯毯。她叫她的媽媽別捨不得錢；這條毯子曾使她的房間添了多少光彩！……我拿出四十多個盧布把牠買來了；因此我受了一瞥的賞賜，這是燃燒着極端憤怒的光輝。將近吃中飯的時候我故意叫他們把我的蓋着這條毯子的吉爾蓋斯馬牽着走過她的窗口。這時候維爾內爾卻好在廳的家裏，後來他對我說，這幕場面的効力是最悲劇式的了，郡主想教唆國民軍裏的人反對我；我甚至發覺已經有二個副官當她面前是這樣勉強地向我點頭了，可是他們整天在我家裏吃中飯。

克路雪尼刺基做出了一種詭譎的態度；走起路來把二手向後背一絞，誰也不放在眼裏了；他的腳突然好了，但稍微有點跛。他找機會和郡妃談天，向郡主說

些奉承話；看來起她並不很拘束，因為從那時候起應用最可親的微笑回答他的鞠躬。

「你一定不想和麗戈妹施卡耶一家人認識麼？」昨天他對我說。

「——一定了。」

「可惜呀！溫泉上最愉快的一家！是此地最優秀的團體……」

「——我的朋友，我就是對別的地方也厭倦得很了。你到過她們的家麼？」

「還沒有，我已經跟郡主談過不下二次了。你知道在別人家裏做客總有點不

自然。雖說此地是通行的……倘使我帶着肩章那就另一回事了……」

「——對不起！現在這樣要好得多呢！你簡直不會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

兵大衣在任何敏感的小姐的心目中會把你變成一位英雄和受難者。

克羅雪尼刺基自滿地笑了。

「多麼荒謬！」他說。

——我相信——我繼續說，——郡主已經愛上你了。

他的臉色一直紅到耳根，大有得意洋洋的氣概。

「呀，自尊心呀！你是棋槓杆，阿曼米特（註七）想用你把地球舉起來呢。」

「你老是開玩笑！」他故意做出生氣的樣子說：「第一，她還不知道我」

——女子只愛聽們所不知道的人。

「不過我根本沒有權利強求她的愛；我祇想認識這個愉快的家庭罷了，倘使我有什麼企圖，那是很可笑的……譬如像您，那就另外一回事了！——你是彼得堡的勝利者；你祇要看一眼，女人就會這樣的神頭魂倒了……你知道不知道，舉

註七：希臘的偉大數學家兼物理學家，他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

巧林·郡主談到你……」

「怎麼樣？她已經對你談起我了麼？……」

「然而你別歡喜。我有一天偶然在溫泉附近跟她談話；第三句話她就這樣說：『那個有這樣討厭的沉重的眼光的，人是誰？他跟您在一起，那天……』她的臉紅了，一想起自己可喜的動作，她不想指出日子來。——您不必說出日子，——我回答他說：『他將永遠記在我的心中……我的朋友，聖巧林！我不厭棄你；你在她心目中是處着這樣惡劣的地位……呀，真的，可憐呀！因為曼麗是很可愛的！……』」

應該說明的，克路雪尼刺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一談起一個與自己祇有一面之緣的女人就會叫她，我的曼麗，我的莎妃，只要她們有幸願為他們所愛慕。

我做出莊重的態度，回答他說：

「是的，她相當美麗……不過要小心呀！克路雪尼刺基！俄國姑娘大都像

祇劇染着百拉圖（註八）的愛情，嬌媚的思想不會混淆到腿的腰筋裏去的；而百拉圖的愛情是最不太平了。郡主大概屬於這類女子，她們希望有人逗她們快活；倘使一分鐘內她在你的身旁感到寂寞，那你就乾脆死去好；你的靜默必定要誘起她的好奇心，你的談話要永遠不讓變成到完全滯塞，你必需每分鐘都要刺激她；爲了你她會十次公開地蔑視別人的見解，把總作爲犧牲品，因此爲了自己得到補償起見，她會使你苦惱，……然後干脆地告訴你說，她不能忍受你了。倘使你得不到支配她的權力，她甚至給你第二次接吻後不給你第三次接吻的權利；她會對你作媚作嬌，而二年後她會因服從母親的命令而嫁給一個醜陋的人，她還要使你相信，她是薄命的女子，她祇愛一個人，就是你，但是老天不願把總和他連接在一起。因爲他穿着一件士兵大衣，雖然在這肥大的，灰色的大衣下隱藏着一顆熱情的和高貴的心……

（註八）沒有感情的愛情。

克路雪尼刺基用拳敲了一下桌子，來回在房間裏踱起步來。

我暗暗好笑，甚至有二次笑出來，但幸而他沒有發覺。顯然他是愛上她了，因為他比以前更有信心起來；他的手上甚至露出來一隻嵌有土製彩石的銀指環；它引起了我的疑心……我審視起來，什麼？……上面用小字刻着曼麗的名字，旁邊是她替他拿起富有意義的杯子的日期。我隱瞞了自己的發現；我不願逼迫他承認；我希望他自己會告訴我，——那時我要快樂些？

今天我起得很晚；往溫泉去——一個人也沒有。天氣很熱；白色，多毛的雲片飛速地從雪山上跑下來，預示大雷雨的到來；馬須克山頭冒烟了，像一枝滅了火的火炬；四周灰色的小雲塊像蛇一樣地圍繞着，蜿蜒着，他們隨着自己的意志停留着，好像掛在山頂上多刺的叢林上。空氣裏充滿了電光。我深入通往岩穴去的葡萄林的曲徑；我感到憂悵。我想念着醫生向我談起的頰上有痣的這個年青女

子……爲什麼她在此地？是她麼？爲什麼我會想到是她呢？爲什麼我甚至這樣相信呢？牆上帶恙的女子少麼？——我這樣遠遠地想開去，一直走到岩穴前。我看見在牠的穹窿陰影下，石凳上坐着一個戴着草帽，披着黑巾的女人，她的頭低垂在胸前；帽子掩住了她的臉。我怕打擾了她的遐想，已經想轉身回去，但是她抬頭看到我。

「萬拉！」我不知不覺地叫起來。

她戰慄了，臉色發白，我知道你在此地，她說。我坐在她的身旁，拉住了她的手。在這種可愛的聲浪下早已被遺忘了的戰慄又跑遍了我的全身血脈；聽的深邃的和平靜的眼睛凝視着我：——在牠們之中表現着懷疑和類似此責的東西。

「我們很久不見了」——我說。

「——很久了，我們倆都變得很多了！」

「這樣說來，你不愛我了？……」

「我嫁人了」

「又嫁了？但是幾年之前這個原因也存在着了，但是其中……」

她把自己的手從我的手裏拉出來，她的臉頰燃燒着。

「也許，你愛自己的第二個丈夫吧？……」

她沒有回答，轉過身去。

「或者他很猜忌麼？」

沒有說話。

「怎麼？他年青，漂亮，大概特別有錢，你害怕……」我望着她覺得驚訝；

她的臉孔顯得極度的失望，眼睛裏閃爍着淚水。

「告訴我，——後來她輕輕說了，——你很喜欢叫我苦惱罷？——我是應

該憎恨你的。從我們彼此相識那天起，你除了給我痛苦之外，什麼也沒有給我；

……她的聲音顫抖了，她低垂在我的胸口上。

「也許」我想：「正因為你愛了我，所以快愉是被遺忘了，但是悲哀從沒有
我緊緊抱住她，我們擁抱得這樣長久。後來我們的嘴唇接近了，熔合成一個
熱烈的，平靜的甜吻；她的手像冰一樣冷，頸發着燒。這時候我們之間開始了一
種在紙上沒有意義，不可以重復，甚至不可以記住的談話，聲音的意義像意大利
歌劇中那樣的代替了和補充了文字的意義。

她堅決的不讓我和他的丈夫認識，……這個我在路上所瞥見的跛腳老頭子；
她爲了兒子嫁了他。他有錢，患着關節炎。我不允許自己對他有所嘲笑，因為她
像父親那樣尊敬他——而將像丈夫那樣欺騙他……總之最奇怪的東西就是人類的
心，尤其是女人的心！

萬拉的丈夫，賽明，凡西里維啓，格……夫，是醫戈妹薩卡那那妃的遠親。
他住在她家的隔壁；萬拉常常到那妃家裏去；我答應她一定設法認識薩戈妹薩卡

那那姐家的人和假裝追求那主，這樣可以使別人不去注意她。但是這樣一來，我的計劃也一點不會受影響，我的愉快的日子要來了……

愉快呀！我已經渡過了祇找來幸福，心裏感到有誠烈地和熱情地愛一個人的必要的精神生活的時期了！現在我祇想成爲被愛的人，但是就是這也不多了，甚至我愛得，一個正常的戀愛的關係也夠了；內心的可悲的習慣呀……

有一件事常常使我驚奇的：我從沒有做個愛人的奴隸；相反的，我常常毫不費力的得到了不敗的權力支配着戀人的意志和衷心。這是因爲什麼呢？——是因爲任何東西都值得不得我重視麼？是他們每分鐘都怕我從他們手裏滑過去麼？或者這是誰大有機體的磁性吸力麼？或者我根本沒有遇見過頑強的女性麼？

應該承認的，我確是不愛剛強的女性；這是她們應有的麼！……

實在的，現在我想起來了：有一次，祇是二次我愛過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我從不能戰勝她……我們含着歡喜地分別了，——不過，也許，倘使我晚五年碰

果難，我們會抱着另一種情緒分別的。

馬拉病了，病得很厲害，雖然她沒有承認，我怕她有肺病或一種叫做

leuc (註九)的病，這完全不是俄國的病症，這種病在我國語言之中還沒有名稱。

雷雨把我們滯留在洞裏，停滯了多餘的半小時。她沒有叫我趕緊向副表示忠誠，也沒有問起從我們分別之後有沒有愛過別人……副相信我的和以前一樣的無思無慮的話，——我沒有欺騙她；她是世界上惟一我所不給欺騙的女人。我知道我們很快又要分別了，也許是永訣；我們倆將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到墓地裏去；——但是我對她的回憶將神聖的遺留在我的心靈裏；我常常向她重複說着這句話：——雖然口頭上表示不信任，但是她是相愛的。

後來我們分別了；我很久地用眼光追趕着她，一直到她的帽子消失在叢林和

註九：一種令人發瘋的熱病。

傷產後。我的心好像第一次離別後那樣痛苦地被壓迫着。呀！這種感覺是多麼使我快活！是不是挾着善美的狂瀾的青春時代又想到回軌的身邊，還是這就是舊的告別的一瞥，作爲紀念的最後禮物呢？……認爲我的外表還是一個孩子，這是滑稽可笑的；雖然臉孔滲白，但是還是新鮮的；四肢是柔和勻稱的；濃厚的鬚髮圍繞着，眼睛燃燒着，熱血沸騰着……

我騎馬回家，奔馳在荒野上；我愛在高長的深草中，迎着荒漠的暴風，在烈性的快馬上馳騁；我貪婪地吞食着濃郁的空氣，用視線掃射着青藍色的遠方，極力掙脫那種種物體的模糊纏綿，牠們是一分鐘比一分鐘顯得清楚明白。心頭上無論含着多少悲哀，曠海裏無論困惱着多少不安，頃刻之間一切都會消散淨盡；心靈輕輕起來，肉體的困乏戰勝了智慧的驚恐。即使在落在清明陽光裏的茂密的翠山的景色下，在碧藍色天空下，或聽見懸崖間瀑布的奔騰聲我也不能忘懷的女人的眼波，到這時也不復存在了。

我想，在自己樓閣上打呵欠的高加索人看見我漫無目的的奔馳，他們定會長久的被這一個怪謔所困惱住，因為從衣服上看去他們會把我當作吉爾蓋斯人。事實上有人對我說過，我騎着馬，穿上吉爾蓋斯裝比許多真正卡勃爾特人像得多了。這是實在的，說起這套高貴的戰袍，我完全是個漂亮人物；不多一條花邊，名貴的武器上修飾也頗簡單，皮帽上的毛不太長，也不太短；鞭鞋和靴子穿得恰恰合式；短衣是白色的，吉爾蓋斯上衣是黑褐色的。我費了很久時間研究山地騎馬的姿勢；除了我自認我的純粹吻合高加索的馬術以外，再沒有東西可以這樣迷惑我的自尊心了。我牽出四匹馬；一匹給自己，三匹給朋友，爲了單獨在荒野上奔馳不致有寂寞之感；他們滿意的坐上了我的馬，但是從不能跟我在一起並肩急馳。當我想到是吃中飯的時候了，那時已經是下午六點鐘；我的馬乏了；我走上一條由柏溪加爾斯克通往德爾德民區的道路，那面常常有溫泉的圍欄作郊外賽馬。道路蜿蜒在灌木林間，低伸到幾處不大的山崖上，崖上的深長的綠草陰下熱鬧地

滿着對個深洞；四面五頂山，峭山，峭崖和禿頭山的藍色對體成武地圍繞成羅馬式的演武場。我走下一個本地話稱做山峽的斷崖，我站住了，讓馬飲水；這時候在路上出現了一隊熱鬧的和愉快的馬隊；女子們穿着黑色的或青色的衣服，男子們穿一種混合着吉爾蓋斯式和下城式的上衣；走在前面的斯克路雪尼刺基和那主馬爾。

溫泉附近的女人們依舊相信着白天裏吉爾蓋斯人有來襲擊的可能；大概因為這樣斯克路雪尼刺基在士兵的大衣上插着寶劍和一對手槍；他在這種英勇的裝飾下顯得非常滑稽。高聳的叢林障住了我的視線，但是穿公葉子我能夠看到一切，而且看見他們臉孔的表情，能猜到他們的談語是傷心的。後來他們快到斜坡了；斯克路雪尼刺基拉住那主的馬韁，那時我聽見了他們最後幾句的談話：

「您願意移生留在高加索么？」那主說。

——俄國會給我什麼？——他回答她說：——國裏有千萬個人比我富有，他

們會輕視我，而在此地，——此地這件肥大的大衣不會阻礙我認識您……

「正相反……」郡主臉紅了。

克路雪尼刺基的臉孔顯得非常滿足，他繼續說：

「——此地我的生活是熱鬧地，不知不覺地，迅速地，在野蠻人的子彈下滑過去，倘使上帝每年賜給我一個光明的女子的眼淚，一個條……」

這時候他們快和我相並行了；我鞭子一揚，從林子裏跑出來……

「我的天，吉爾蓋斯……」郡主嚇得叫起來。

我爲了完全解除她的疑惑，微微頷首，用法語回答說：

「——別怕，小姐，我並不比您的驕傲可怕。」

她感到狼狽了，——但是這爲了什麼？因爲自己的錯謬呢？還是因爲我的圖

算太難得大獲得了呢？——我希望我的後一個推測是對的。克路雪尼刺基向我收

去——這不滿意的疑難。

淺曉，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在路上苦提樹下着步。埔頭懸着了，祇有幾處窗
口閃爍着燈光。比鄰的懸崖的和馬須克山的支脈三兩都黑下來了，山頂上踏着靜
靜的雲塊；月亮從東方升起；遙遠的銀光照亮了雪山。前兵的回聲和陰沒在黑夜
的溪水的淙淙聲在相互應答。路上不時傳過來馬蹄聲，伴奏着挪加的（註十）二
輪車的吱吱聲的悲哀的蹣跚的低歌聲。我坐在椅子上，沉思起來……我覺得必
須把自己的思想注射在友誼的談話中……但是跟誰呢？……現在萬拉在幹什麼？
我想……我願拿出高貴的代價，要在這時候握住他的手。

突然我聽見迅速的和不穩的脚步……大概是克路雪尼刺基吧……正是他！

「從那裏來？」麗戈狄施卡耶都如家裏來，——他極爲慎重的說。——曼麗
唱得多么好呀！……

「您知道不知道？」我對他說：「我敢打賭，她不知道你是見習官；她以為

（註十）居住于北高加索的一種民族。

你是降級的……」

「也許，關我什麼事！……」他漫然說。

「不，我不過這樣說罷……」

「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非常使他生氣？」

她發現了你這種欺人聽聞的魯莽；我盡力叫她相信你是受過這樣良好教育的，還是熟悉社交的人，不會企圖侮辱她的；她說你的眼光是很粗野的，簡直目空一切。

「他說得不錯……你不願爲聽辯護麼？」

「可惜我還沒有這種權利……」

「呀！我想到了：看起來他已經有所希望了……」

「然而，對你說起來，這是不幸的——克路靈尼刺基繼續說：——現在

你要結識他們是很困難了，——可憐呀！我所知道的這是一箇最可喜的家庭

我暗暗好笑。

「我喜得現在最可喜的家就是我的家」，——我打着呵欠說，站起來想走。

——然而你要承認你會後悔麼？……

「多麼無聊，倘使我想這樣，我兩天晚上就會在郡妃家裏……」

——我們瞧吧……

「甚至爲了使得你更滿意起見，我還要和郡主攀談談談……」

——是的，倘使她想跟你談……

「我在等候着你的談話使她厭倦時她的到來呢……再會！」

——我要溜躑一下，——現在我怎麼也睡不着……喂，我們還是先到飯館去

吧，那面玩紙牌……現在我需要強烈的刺激……

「那末祝你大敗吧……」

我回家了

五月二十一日

差不多過了一星期了，我還沒有認識麗戈奴施卡那一家人。我等待着適當的機會。克路雪尼刺基好像是一道影子，到處追隨着郡主；他們的談話是無窮盡的；什麼時候總會討厭他呢？……總的母親根本不去注意她，因為他不是已婚的人。這是做母親的選擇！我看到了二、三次的溫柔的展光，——應該把這結束掉。

昨天溫泉旁第一次出現了萬拉……她從我們在洞裏會面後還沒有出過門。我們同時放下去杯子，她點頭向我輕聲說：

——你不想認識麗戈奴施卡那一家人麼！我們祇能在那裏相見……

叱責！寂寞呀！但是我聽從她了。

碰巧按照飯館的大廳裏的預告明天有跳舞會，我預備和郡主跳馬蘇爾加舞。

（註釋）

五月二十九日

飯廳裏的大客廳變成了高貴的集合場所。九點鐘光景舞客們都齊來了。那兒和鹽的女兒出現在後面的人叢中；許多太太們都羨慕地和妒忌地望着她，因為曼羅郡主打扮得非當時髦。有幾位以當地貴婦自居的太太們隱住了羨慕向她身旁圍攏來。這有什麼辦法呢？那裏有婦女團體，那裏就會立刻分出高低的二組來。窗口旁，人羣裏站着克路雪尼刺基，他把臉緊挨在玻璃窗上，從沒有把自己的眼睛從自己女神的身上移開去；她走過他的身旁的時候，幾乎覺不出她在向他點頭。他像太陽一樣放出光來了！……開始是跳波爾舞；後來是華爾滋。馬刺拍得叮噠亂響，衣襟捲起來，婆婆飛舞着。

我站在一位飾着玫瑰色羽毛的胖太太的後面；她的衣服的華美會使我想起菲

(註十一) 一種寬大的襪子，圖面捺着綠髮做成的頸板，爲十七——十八世紀最流

行的服裝。

如錢（註十一）時代，而她的粗糙皮膚的五指十色使我想起了黑繡花綉的幸運時代來。她的頸上的大疣擋住了她的項圈的金扣。她對自己的舞伴，龍騎兵上尉說：

——這是羅戈扶權卡耶郡主，非常緊張的姑娘，慫恿罷，她碰了我一下，連對不起都不說，還回過身來，用繡帽內脫看看我……這是無法忍耐的……她有什麼能以神氣的？得教訓她……

「這真是沒有道理！」——親切的上尉回答她說，他對另一個房間裏去了。我利用此地允許和陌生女人跳舞的習慣，立刻走到郡主面前，請她跳華爾滋舞。

她很容易抑制了自己的微笑，掩蓋了自己的凱旋；她很能夠立刻擺出完全冷淡和甚至莊嚴的態度來。她淡淡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稍稍地把頭側在一旁，我們開始下場了。我再也不知道有這樣令人銷魂的麼！她的新鮮的呼吸觸到了

我的臉孔，有時被在華爾滋的旋風裏隨的擲散了，的髮髮滑過我的發熱的頸項……我們跳了三圈。（她的華爾滋舞跳得中奇的精妙。）她的嬌氣微喘，她的眼睛朦朧，半張的紅唇好容易輕輕地吐出幾個必要的字來：謝謝，先生。

靜默幾分鐘後我做出萬分恭順的樣子對她說：

「郡主，聽說我跟你還完全不相識的時候，我已經不幸做下了觸犯您的事了……您認爲我是個魯莽人……這是真的嗎？」

「——您想現在叫我證明這個說法麼？——她做了一個諷刺的鬼臉回答我說，然而這種動作非常配合她的靈活的容貌。

「倘使我很魯莽地有什麼得罪了你，那末允許我再有一次更大的魯莽要請您原諒……真的，我很希望向您證明，您誤會我了……」

「——這是使您非常困難的……」

「爲什麼？……」

「因爲您不到我家裏去，而這些頭刺會大概並不時常舉行的。」

「這樣說起來，」我想，「聽們的大門永遠要給我閉門羹了。」

「郡主，你要知道，——我帶着幾分不滿說，——從來不應該延絕一個懺悔了的罪人：因爲他在失望之餘會做出雙倍的罪惡……那時……」

環繞着我們的哄笑聲和低談聲使我回過身去，打斷了我的話。離開我幾步遠的地方站着一羣男子，其中有向可愛郡主表示過敵意的漚騎兵及尉；不知道因爲什麼他顯得特別高興，擦擦手，哈哈大笑，還和伙伴們互遞着眼色。突然從他們之中出來一個穿着燕尾服，長髮紅髮的紳士，他踏着不穩的步子直向郡主走來：他是醉了。他在驚惶不安的郡主前站住了，二手向背後一掖，他的混濁的灰眼睛直望着她，用着尖音的沙聲說：

「讓我……呀，這是什麼呀！干嗎請您跳馬蘇爾跳舞……」

「——您幹什麼呀？——剛帶着顫抖的聲音說，向四面投射着求助的眼光。可

啊呀！禮的母親站在很遠的地方，附近沒有一個她所認識的舞伴；有一個副官大概是看到的，但是卻躲在人堆後，不願插入這件事情裏去。

「怎麼？」這個醉人向龍騎兵上尉睜了一睜眼說，龍騎兵上尉做着手勢在替他打氣：「難道您不願意麼？……我再懇求您跳馬蘇爾加舞……您也許認為我是醉了？那沒有什麼？我會更活潑些，我能使您相信……」

我看見她差不多要因恐懼和氣忿而昏倒了。

我走到醉漢面前，緊緊拉住他的手，凝視着他，請他走開，——我邊說，因為郡主早已答應和我跳馬蘇爾加舞了。

——哦，沒有辦法！下一次吧！——他笑了笑說，向自己塌了台的伙伴們那面走去，他們立刻把他帶進另一間房間裏去了。

我得到了一個深長的，絕美的眼淚的酬報。

郡主走到自己母親面前，把一切都告訴了她；她就在人羣裏找到我，向我道

謝。她對我說，她知道我的母親，我的半打多的姑姑姊姊們都和她很親密的。

——我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們到現在還跟您不認識，——她又說：——但是您要承認，這是您一個人的過錯；您是極力的避開所有人。我希望我的客廳裏的空氣會驅散的您憂愁……不是嗎？

我跟她說了一句在舞似場台下任何人都應該這樣說的一類話。

交際舞繼續得異常長久。

最後音樂隊裏奏出了和音，我和郡主坐下了。

我從沒吐露過一次關於醉酒的紳士，關於以前我的行動，關於克路雪尼刺基。她對我的一種不火的印象逐漸消散了；她的嬌臉呈出喜意了；她非常可喜地談着話；她的談話是精闢的，一點沒有做作之處，生動而自然，她的觀察有時也頗深刻……我用一種錯雜的句子使她感覺到我已喜歡她了。她低下頭去，臉色微紅了。

「您是個怪人。」她抬起她的天鵝絨般的眼睛望着我，勉強笑了一笑，後來說了。

「——我不想跟您相識，——我繼續說，——因為在您的四周環繞着太濃密的崇拜的人羣，我害怕我會完全消失在這個人羣裏。」

「您徒然害怕！他們都是些異常無聊的腳色……」

「——都是這樣！難道都是這樣麼？」

「她好像極力想回憶什麼似的，凝視着我，後來又微微的紅起臉來，最後堅決地說：都是這樣！」

「——邊我的朋友克路雪尼刺基也是一樣麼？」

「他是您的朋友麼？」她顯得有幾分疑惑，說

「是的。」

「他，當然，不能列入無聊的一羣裏去嗎……」

「——但是在不幸的一羣裏了，——我笑着說。」

「當然！您好笑麼？我希望您能處在他的位子上呢……」

「什麼？我從來沒有做過見習官，真的，這是我的生活的黃金時代！」

「難道他是見習官麼？……」他迅速地說，後來又添上一句：「我以為……」

「——您以為什麼呢？……」

「沒有什麼！……這位太太是誰呀？」

談話到這裏就變了方向了，再也不回來了。

馬蘇爾莊舞跳完後，我們分別了——再會。太太們都散了……我去晚餐，碰

見了維爾內爾。

「呀！——他說：——您不錯！您除了把祂從確實的死地裏救出來之外，

還不會用別的方法認識祂。」

「我比這還做得更其高明呢」，我回答說——「我把祂從舞場的昏厥裏救出

來了！」

「——怎麼回事呀？告訴我！……」

「不，您猜得出的，呀！能夠猜透世界上一切的您呀！」

五月三十日

晚上七點鐘光景我在路上散步。克路雪尼刺基遠遠看見了我，就走到我的面前來；在他的眼睛輝煌着一種可笑的喜悅，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帶着一種悲劇式的音調對我說：

「——謝謝你，畢巧林……你瞭解我麼？」

「不；但是無論如何是值得道謝的」，——我回答說，在良心上我確是沒有做過任何的善行。

「——怎麼？昨天？難道你忘了？……曼麗都告訴我了……」

「什麼？難道你們現在是一家人了麼？要你道謝？……」

調卻別有用意……他們忽而理解了和猜測到我們最奧祕的思想，忽而不瞭解最鮮明的暗示……就說郡主罷：昨天她的眼睛還燃着熱情的火花停留在我的身上，今天牠們便變冷了，寒冷了……

「這，也許，是泉水的作用吧」，我說。

「你把一切都看到惡的方面去……物質主義者呀！——他輕蔑地又說。」

「然而我們要變化變化物質。」——他滿意自己惡劣的嘲笑而感到快活。

「九點鐘我門一起到那兒家裏去。」

走到高拉的窗口的時候，我看見魏名聲口痰。我卻把痰打了一種深響。她很快跟着我們走進了羅戈妹施卡耶的客廳。那妃像對自己的親戚那樣把我介紹給她。——大家喝起茶來；客人很多；談話是一般性的。我極力博取那妃的歡心，打諢諷笑，好幾次使她從心田裏笑出來；郡主也不止一次地想哈哈大笑，但是她爲了不越出自己的地位而壓制住了；她還做出很疲乏的樣子，而且她許，還沒有錯。路雪尼刺基大概很快活，因爲我的愉快沒有傳染給她。

茶後大家都到廳堂裏去。

這時候郡主對我的冷淡很覺得生氣，這我從一做生氣的，光亮的眼線裏就能猜得到……呀，我是驚人地明瞭這種無聲的，但是表情深刻的，簡短的，但是也是有力的談話。

她唱了：她的嗓音很好，但她唱得並不好……因此我沒有去聽他。而克路雪厄刺基把手肘放在鋼琴上面對着她，他的眼睛貪婪地看着她，每分鐘都在低聲讚嘆：妙極了，美極了。

「你聽着，」高拉對我說：「我不願你認識我的丈夫，但是你應該常常討那妃歡喜；這會使你好一些：你能夠得到一切你想要的東西了。我們祇能在此地相見……」

「祇能？……」

她的臉紅了，繼續說：「你知道我是你的奴隸；我永不會違抗你……因此我將受懲罰：因為你厭倦我打……至少我想保全自己的名譽……不但爲了自己……」

你是很明白的！……好，才懂：你與傅少前一樣，開空虛和假裝的冷漠苦惱我：我，也許很快就會死去，我覺得我一天比一天衰弱了……雖然這樣，我不會想到未來的生活，我想念的祇是你……你們男子是不會瞭解眼線和握手的愉快的……我能向你起誓，當我聽到你的聲音的時候，我覺得心裏有這樣深切的奇異的無上幸福，它是不能用最熱烈的接吻來代替的。

這時候曼麗郡主唱完了。嗚嗚的聲音圍住了她；我在別人之後走到她跟前，對她很冷淡地說些關於她的噪音的話。

她做了一下怪臉，翹起下唇，很滑稽地坐下了。

「我認爲您這句話要比您說您根本沒有聽見我的歌聲好一些，」她說；「不過也許您不喜歡音樂吧？……」

「正相反……特別在中飯之後。」

「克路雪尼爾基說得對，您的口味非常壞……我看您喜歡有助消化方面的音

——你這嗜好……我根本不要……我的胃口很壞。但是午飯後的音樂能使

我飯後獲得特別香甜，所以我是站在衛生立場上愛好音樂的。然而晚上，則特別

會刺激我的神經：倘使我極受悲傷，或是異常愉快。但是在沒有肯定性的悲傷和

愉快的原因存在的時候，就會使我非常疲乏，而且在團體中悲傷是可笑的，而太

大的愉快也不得體……

她沒有聽完，就遠遠的走開了，坐在克路雪尼刺基身旁，他們之間開始了一

種傷感性的談話：大概那主非常散漫地，不中肯地回答他的高雅句子？雖然她極

力要出他在注意地聽他，因為他有時驚愕地望望她，極力在猜測有時描畫在她的

不安的眼光中的內心激昂的原因……

但是我猜到你了，可愛的那主呀！小心吧！你想用刺傷我的自尊心，的代價來

報復我麼，——您是不會成功的！倘使您對我直截，我是毫不察情的！

這天晚上我有好幾次故弄玄虛插進他們的談話裏去，但是她很冷淡地迎着我的話，最後我假裝氣惱的樣子走開了。郡主勝利了；克路雪尼刺基也勝利了！你們勝利吧，我的朋友，急急忙忙趕罷……你們的勝利是不會長久的！那爲什麼？我有預感……我和女人認識，我常常能毫無錯誤地猜出她會不會愛我……

後半晚我在萬拉身旁渡過的，我們談了許多往事……爲什麼她這樣愛我呢？我確是不知道！——而且她是惟一完全瞭解我的，和一切我的缺點和醜惡的熱情的女人……難道醜惡是這樣能夠動人心魄麼？……

——我和克路雪尼刺基一起出來；路上他牽住了我的手，聽過了很長的靜默後，他說了：

「……唔，怎麼樣？」

「你這呆貨」，我想回答他，但是忍住了，祇發了一聲肩。

六月六日

這幾天來我從沒有一次越出了我的日常規律。我的談話，郡主開始感到興趣了；我向她談些幾件我的生活的奇異的變化事情，她開始認爲我是個異常的人物。我嘲笑世上一切的事物，特別是感情：這開始把鮑嚇住了。她在我面前不敢和克路雪尼刺基作傷感性的辯論了，而且有幾次已經用嘲笑來回答他的談話了，但是一聽到克路雪尼刺基走到她的跟前來的時候，我每次總是做出恭順的態度，讓他們二人在一起；第一次她對這很爲快活，或是極力表示出來；第二次她氣惱我了；第三次她氣忿克路雪尼刺基。

「您太缺乏自尊心了！」昨天她對我說：「爲什麼您認爲我和克路雪尼刺基在一起會更有趣些呢？」

我回答說，爲朋友的幸福，我犧牲了自己的滿足……

「連我的也……」她加上一句。

我注目看着她，做出了莊嚴的態度。後來整天沒有跟她說一句話……晚上她

沉思默想，今天早晨在溫泉旁更爲陰沉。當我走到她的面前的時候，她沒精打采地聽着克路雪尼刺基的話，他大概因爲自然界的景色而感到出奇的高興，但是當她一看見我，便哈哈大笑起來（非常不適當），表示好像沒有注意到我。我遠遠走開去了，暗暗觀察她：她避開了談話的對手，打了二次呵欠。可以斷定，克路雪尼刺基已經使她厭倦了。——我打算這二天不跟她談話。

六月十一日

我常常問自己，爲什麼我要這樣執拗地獲取我不想誘惑的，我也永不願要之爲妻的年青小姐的愛情呢？這種女子的嬌媚有什麼了不起呢？萬拉愛我要比曼麗郡主將來愛我更深遠得多；聯使我把她認作是無無法制勝的美人，那末也許我會惹起計劃進行困難了……

——但曼麗也沒有！因爲這並不是一種在青春初期苦惱我們的，在我們追求着這種高貴我們的女人的時候把我們從一個女子身上拋到另一個女子身上去的愛情

前不安要求：這樣一來我們開始了對女人的恆心——就是可以用數學止的由一個伸展到空間的直線來表示的真誠的，無限的熱情；這種無限性的秘密祇有在達到目的時即達到終點的不可能性裏存在着的。

那末我爲什麼要自我麻煩呢？爲了妒忌克路塞尼爾甚麼？呵憐的人兒呀！他根本配不上。或者這是當朋友在失望之餘鬧起他應該相信什麼的時候？爲了有稍微的滿足回答他起見，使我們得以消滅他的甜密的荒妄的這種醜陋的，但是難以克制的感情的結果罷。

——我的朋友呀！我也是一樣的呀！河堤你會看見，我吃午飯，晚飯，非常安靜地睡覺，並且希望我會沒有叫聲和眼淚的死去。

然而無論如何佔有年青的，含苞待放的稚心總是一件無暇喜的事！她好像一朵初迎曙光噴放香氣的鮮花；這時候應該摘下來，吸飽了他的香氣，然後拋在路旁；大概有人會拾起來吧！我感覺到自己心上有一種想吞蠶路上一切新遇到的

東西的這種無厭的貪慾；我祇在與自己有關的立場上觀看別人的苦痛和喜悅，好
像把牠們當作維持自己的精力的食品一樣。我在熱情的影響下再不能做出愚蠢的
行動；我的功利心已經為環境所壓倒，但是它又在另一種形式下流露出來，因為功
利心不外乎權慾的渴望，而我的第一種滿足就是把環繞着我的一切事物都奴役在
我的意志下，我要刺激起一種愛情，忠實和恐懼的感覺——這不是權慾的第一個
標記和偉大的勝利麼？造成別人苦痛和喜悅的原因，而對此並沒有任何肯定性的
權慾——這不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最甜蜜的食物嗎？

那末什麼叫做幸福呢？飽和的驕傲。倘使我認為自己比世上一切人要優秀，
有力，那末我就是幸福者；倘使大家都愛我，我的心坎裏就會找到無邊的愛的泉
源。醜惡的醜惡；錢一個苦痛是對苦惱別人的滿足的理解而來；醜惡的理論在
沒有把實施之實行前是不能進入人的腦海裏的；理論是有機體的創造物，有人說
過：牠們產生會給牠們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就是行動；誰的腦海裏產生理論越多

誰的行動就比別人越多；因此束縛在辦公桌的天才必需死去或發瘋，這正像一個體格茁壯的人在坐臥生活和呆板的行動下因中風而死一樣。

熱情不外乎是自己初期發育時的觀念；牠們是年青內心的產物，誰認為牠們將終生波動着，誰就是獸子；許多平靜的河流都因狂奔的瀑布開始，沒有一條河流當接近海洋的時候會跳躍和吐泡沫的。但是這種平靜常常是方的偉大的象徵，雖然這種力是隱伏着的；感情和思想的充溢和深遂是不許瘋狂的爆發；當心靈在痛苦和愉快時候都會給自己一個嚴正的清算，並且相信是應該如此的；牠知道沒有雷雨的日常的太陽炎熱會把牠涸萎；牠洞察自己本身的生活，——像對可愛嬰兒那樣地憐愛和懲罰自己。祇有在這種自覺的高度情況下人類能尊重神的正義。

當我重讀這一頁的時候我發覺離本題太遠了……但是怎麼辦呢？反正這種日記我為自己寫的，所以我不論在上面塗寫些什麼，在我認為這是一種貴重的回

克路雪尼刺基來了，他抱住我的頸項，——他升做軍官了。我們喝了香檳酒。醫生維爾內爾跟着他進來。

「我不向您道賀，——他對克路雪尼刺基說。

「爲什麼？」

「因爲士兵大衣很適合于您，您要知道，在此地溫泉縫製步兵軍服不會給什麼興味……您不覺得麼？您到此刻之前還是特別人物，而現在您要歸入于平凡的流了。」

「您解釋給我聽吧，解釋吧，醫師！您別打斷我的興頭了。他不知道」，克路雪尼刺基在我的耳邊又說：「這個肩章會給我帶來了多少的希望……呀，肩章，肩章！你們的星星，照引路途的星星……不！我現在完全是幸福的」。

你跟我們一起到斷崖去散步嗎？」我問他。

「我嗎？在軍服沒有做好之前，無論如何不見郡主了。」

「不讓我把你，喜歡告訴她麼？」

「不，請不要說……我想使她吃驚……」

但是告訴我，你跟她的事情怎麼樣了？

他窘住了，沉思起來：他想吹牛，撒謊——但是不好意思，而同時也駭于承

認真情。

——你認為怎麼樣？她愛你麼？

愛？請原諒，畢巧林，你想說什麼地方去了！……有這樣快麼！……是

的，即使她愛我，像這樣有教養的女子也不會說出口來的……」

——好！照你說來大概有教養的人應該對自己的熱情有保守靜默的必要吧？

●●●●●

「哦，老哥！方法各有不同；許多人是說出口來，而是猜測的呀……」

——這是對的……祇有我們在眼睛裏看得出來的愛情是不能像說出口來那樣的能束縛女子……小心呀，克路雪尼刺基，她騙你呢……

「騙？……」他抬起眼睛望着天空，自滿地笑了一笑，回答說：「我可憐你哪，畢巧林！……」

他走了。

晚上許多人徒步向斷崖出發。

根據當地學者們的意見，認為這個斷崖不外乎是火山口的遺跡；它在離城一俄里遠的馬須克山腰上。通往那面去的一條造在叢林和山岩之間的鳥道；我爬山的時候，把手遞給郡主，在整個散步的期間裏她沒有放開我的手。

我們的談話是用嘲笑開始；我挑剔着不曾參加遊山和參加的我們熟人的短處，起初談些可笑的地方，後來談到他們的缺點。我的肝火上來。我開始嘲笑！

「後來用非常惡毒的話結束。起先這很使她快活，後來叫她驚愕。」

「——您是個危險人物！」她對我說。——我落在您的口裏，寧願倒在森林裏殺人犯的利刀下……當您認為我的論調不對的時候，我求你別嘲笑，您拿刀來殺了我還要好一些，——我想這對您還不很難吧。」

「難道我像殺人犯麼？……」

「——您還要壞……」

我沉思了一分鐘，做出非常感動的樣子，後來說：

「是的，我從小就是這樣的命運！大家在我的臉上讀出了從來沒有的，惡劣的特徵；但是他們都預感到了他們，而他們也因此產生了。我是個拘謹的人，但是誰都非難我的狡猾；于是我成了陰沉的人了。我深深地感覺到善和惡；誰也不愛憐我，都侮辱我；因此我成了記仇不忘，陰鬱的人了，而別的孩子都是有說有笑的；我認得自己要比他們高，然而別人把我看得比他們低。于是我變成了新

忌性很重的人了。我準備愛整個世界，但是誰也不瞭解我：我學會了憎恨。我的無光彩的青春是在和自己和世界的鬥爭中流過去；我的感覺是靈敏的，我害怕嘲笑，我把這些靈敏的感覺埋葬在我的心坎的深處：讓他們在那裏死去。我說的不是真話，但是沒有人相信我：我開始厭煩了；熟悉了世界和社會的彈性之後，我成了人生學中的老手。我看見了別人輕易地運用這種不屈不撓地爭取的利益，一無技巧地享受着幸福，那時在我的心頭裏生下了絕望，這不是搶口所能醫治的絕望，而是掩蓋着親切和善良的傲笑的，寒冷的，無力的絕望。我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我的一半靈魂不存在了，他是涸竭了，散開了，死絕了，我把牠割下來丟了，那時候另一半顫動着，戰戰兢兢地爲每個人服務，然而誰也沒有注意它，因爲誰也不知道牠的已死的一半的存在；但是現在我驚醒了我對它的回憶，我把牠的墓銘誌都談給牠聽了。許多人總以爲墓銘誌是可笑的，但是我不然，尤其當記起牠們下面安葬着什麼東西的時候。然而這並不是我請求您分享我的意見：假使

我的思想您認爲是可笑的，那末您請笑罷：我可以預先告訴您，這是絲毫不痛苦惱我的。」。

這時候我碰到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裏滾動着淚珠；她的手扶着我的手，在發抖；臉頰燃燒了；她同情我！同情，這是一種感情，一切的女子是這樣容易地屈服在感情下，它把自己的指爪伸進了她的毫無經驗的心。在行路的整個期間中她的心頭是散漫的，跟誰也沒有說笑。這是最偉大的象徵呀！

我們走到了斷崖，太太們都丟下了自己的伴侶，但是她沒有放開我的手。當她的漂亮人物的俏皮話也不能引起她的好笑；她站到崖壁的險峻上並不嫌她害怕，而那時候別的姑娘們卻已經叫起來，閉住眼睛了。

在回途上我沒有重新提起我們的悲傷談話；但是對於我的空虛的問題和趣味，她是簡短地和散漫地回答了。

——還有什麼喜愛的麼？——最後我問她說。

她注視着我，搖搖頭——又落下沉思裏去了；舉目見她的：她想說話，但是她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她的胸脯在波動……怎麼辦呢！棉紗的袖子是軟弱的防禦物，電火從我的手上跑到她的手裏去了；差不多所有的熱情是這樣開始了，我常常想女人是因爲我的肉體的或是精神的長處而愛我的，我常常拿這來欺騙自己；當然他們是卑庸的，更她的心來接受神聖的火焰。第一次的接觸總是能決定一切事情的。

——我今天不是很覺得有興味麼？——當我們散步回來的時候，那注強作笑顏對我說。

我們分別了。

她很不滿意自己，她着儘自己的冷淡……呀！這是第一次的天旋地轉！明天她要補償我。我已經知道得好好的了——然而這是寂寞的！

六月十二日

今天我見着了萬拉。她把自己的妒忌苦惱了我。大概郡主向她吐露出心事了：應該承認這是一種成功的選擇！

——我猜得出這件事會側到那面去，——萬拉對我說：——現在你乾脆好好告訴我，你愛颯麼？

——但是假使我不愛她呢？——

——那末你爲什麼要追逐她，驚嚇她，刺激她的幻想呢……呀，我很知道你的！聽着，倘使你想叫我相信，那末一星期後你到凱司羅伏特斯加去罷；我們就要搬到那面去了，那妃依然住在此地，你在我們旁邊借一所房子；我們是在溫泉旁二層樓的大房子裏；下面是預備給麗戈狄施卡耶那妃住的，旁邊有一所房子還沒有借出去，也是屬於同一個房東的……來麼？

我答應了——當天我派人租下了這所屋子。

克路曼尼刺基晚上六點鐘到我家裏來了，他說明天他的軍服做好了，剛剛是

跳舞會

「……畢竟我要和她跳一晚上的舞……我敢這樣說！……他又加上了一句。

「什麼時候有跳舞會？」

「……是明天呀！難道還不知道麼？很大的盛會，是此地頭兒們發起的……」

「……一起到路上走走罷……」

「……幹什麼去，穿着這種怪模怪樣的大衣……」

「……怎麼？你不愛牠了嗎……」

我一個人走了，碰見了曼麗郡主，我約她跳舞蘇爾茄舞。她好像很吃驚，但
是很快活。

「……我以為您祇在必要的時候才跳舞呢，像上一次一樣——她很溫柔地微笑着說……」

她大概根本沒有注意到克路雪尼刺毒藥不在。

「明天你會遇到驚喜的事，」我對她說。

「什麼？」

「這是秘密……您在跳舞會裏自己會知道的。」

晚上我在那妃家裏渡過的；除了葛拉和一個非常有趣的老頭子外沒有第二個客人。我精神非常飽滿，信口開河地說着種種的奇談。那主座在我的對面。她是這樣深切的、緊張的，甚至柔情得使我全部的注意力聽着我的荒唐話。她的靈活，她的嬌媚，她的輕浮，她的冷臉，慕視的冷笑。漫散的眼光到那裏去了。

「……」

葛拉都漸漸出來；在幽的病痛的臉上描畫着深切的悲哀；她坐在牆腳的陰影下，埋在寬大的藤椅裏……我憐惜她起來……

那時我談起我和她的認識，我們戀愛的全部悲劇式的哀與苦，當然名字都是漸漸說來的。

我這生動地描寫了我的溫柔，我的不安，喜悅；我在這種有利的光線下推呈出麥地的行動，性格，她自然而然地必得寬恕了我對那主的討好。

她站起來了，坐到我們這裏來，活潑起來……到夜裏二點鐘，我們才想起醫生附屬我們十一點鐘應該睡覺的話。

六月廿三日

跳舞會的小時前克路雪尼刺基穿着燦爛的英軍服對我這裏來了。第三個鈕扣上掛着一條青銅鍊條，上面鑲着一付雙構的羅蘭內脫；大得出奇肩章好像亞蘭兒（註十一）翅膀似的高高向上翹着；他的皮鞋吱吱發叫；左手拿着雙襪色的小羊皮手套和一頂軍服，右手每分鐘都在捲繞着鬆曲的頭髮。他手持成小小的一圈一圈。他的臉上描畫着自滿，同時帶着幾分的猶惑；他的外表，他

註十一、古希臘羅馬神話：用執着弓箭和長着翅膀的小孩代表愛神。亞蘭兒是愛

的做岸的步伐，假使不是我有意違背了我的意志，那末必定會使我哈哈大笑。露出在極真的立襟上的一大塊黑布襖衣領上伸出來半寸長，立襟上的硬毛抵住了他的下顎；這塊布顯得不很大；他一直把他拉對耳沿上；這倒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因為制服的領口很窄小和不鬆貼；他的臉孔充滿了血。

「據說這幾天你跟我的鄉主藏得很得勁？」他顯得十分淡漠地，望也不望我說了。

「我們不過獸子似的嗚嗚茶罷了！」我回答他說，一面重複唱着從前一個最有名的滑稽家所愛好的，一度被普希金所歌唱的歌謠。

「你說，軍服合身麼？」他嘆，可恨的猶太鬼！……腋下是怎樣裁的！……你有香水麼？」

「呀，你還要怎麼樣呢？你的身上已經都是玫瑰香了……」
「沒有什麼，拿來吧……」

他在領帶上，手帕裏，袖口上撒了半形香水。

「你去跳舞嗎？」他問了。

「我不想去。」

「我就心我不得不跟郡主先跳馬蘇爾加舞，……我這不知道這一個式子呢……」

「——你約過她跳馬蘇爾加了麼？」

「還沒有……」

「——你瞧，別讓別人佔先了……」

「真的！」——他談談自己的腦筋說。「再會……我到大門前去等地」。他

抓起帽子就跑了。

過了半小時後我出發了。街道是昏暗的和空寂的；會場或者說飯館的附近，

人們是擁擠不堪。晚風把音樂聲送到我的耳邊。我緩步走着；我是非常憂悶……

我想難道我在地海上惟一的工作就是破壞別人的希望麼？從我出生和流蕩以來，命運好像常常帶着我到別人罪惡的結局裏去，好像沒有我誰也不能死，也不能絕望！我是第五幕裏不能少的人物；我不然而然地會扮演了劊子手！起背叛者的志願！對於這，命運之神到底有什麼目的呢？……豈不是他指定了我做市民的編劇和家庭小說的作者呢，或例如爲「讀者圖書館」（註十二）做出版商人的編輯員呢？爲什麼一定要知道呢？……這種人少嗎？他們一開始生活就想着牠的結果，如像亞力克由大帝，或者百郎爵士，然而其間也有一輩子做着九等官的

我走進大廳，就躲在男人堆裏，開始觀察起來。克露雲尼刺基站在郡主旁邊，萬分熱烈地在談話；她毫不在意地聽着他，向四面巡視，把扇子蓋在嘴唇上：

註十二：讀者圖書館是各種綜合性月刊包括文學，科學，藝術，丁業，時評等，出

版于彼得堡一八三四年創刊，讀者甚多，一八五六年停刊。

在她的臉上刻劃着一種焦急的神情。她的眼睛向四面搜尋着某個人；我悄悄地在後面走去，想偷聽他們的談話。

——您使我苦惱，那注！注！克路雪尼刺基說：——從我看見您那時候起，您變得太厲害了……

「您也變了」她向他瞟了一眼說，在這條眼光裏含着他所分辨不出的詭祕的嘲笑。

——我？我變了？……，永不會的！您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誰見了您，誰永遠會把您的神聖的體態永記在心裏。

——「算了吧；」

——爲什麼現在您不願聽那不久之前是如此神往的話了呢？……

「因爲我不愛聽重復的話」，——聽笑着回答說……

——哦，我太錯誤了！……我是個混蛋。我以爲至少這些肩章會給我有權希

望着……不，我還是永遠穿着這件可蔑的士兵大衣好，牠也許會引起您的注意……

「其實您的大衣更配合您的臉……」

這時候我走過來，向郡主行禮，她微微有點臉紅，很快的說：

「不是麼？畢巧林先生，灰大衣不是很相配克路雪尼刺基先生麼……」

「我覺得不然」，我回答說；「他穿了軍服顯得更年輕了」。

克路雪尼刺基忍受不住這個打擊，好像所有孩子一樣，他要顯得年老一些；他想在他的臉上用熱情的深紋來代替年老的印痕。他怒目瞥了我一下蹬着腳，老遠走開了。

——然而您要承認，——我對郡主說，——雖然他非常可笑，但是不久之前您對他還有興趣……因為穿灰布大衣麼？……

她垂下眼皮，沒有回答。

克路雪尼刺基整整一晚上釘在郡主的腳跟後，不是跟她一起跳舞，就是面對

看跳，他圓睜着眼睛想把唾吞下去，還不住嘆着氣，他的奢求和抱怨叫她討厭。
在第三次交際舞後她簡直憎恨他了。

『我沒有料到你會這樣！——他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說。』

『什麼？』

『你要跟她跳馬蘇爾加舞麼？』他帶着得意洋洋的神氣說，『她對我說了……』

『……』

『——那怎麼樣？難道這是祕密麼？』

『無論如何……我已經預備好這個小娘有這麼一手了……這個騷貨……我要』

報復！』

『——怪你自己大衣或是自己的肩章吧，爲什麼要怨她呢？她不喜歡你，這是她的錯處麼？……』

『爲什麼她要惹起我的希望？』

——爲什麼你要希望呢？你所希望和追求的東西！——我很明白，然是這是誰能希望的？」

「算你贏了——不過這還不是完全勝利。」他微笑着說。

馬蘇爾茄開始了。克路雪尼刺基祇找郡主一個人跳，其他的舞伴也不斷地做了跳舞的對手；這顯然是對付我的陰謀；——她越潑和我說話，他們越擾亂着她，——而她卻想加倍的說得多。

我有二次握住她的手；到第二次的時候她一句話都不說把牠拉出來了。

——我今晚會夢見惡魔的，——當馬蘇爾茄完了的時候，她對我說。

「這是克路雪尼刺基的過錯」。

——哦，不！——她的臉上是這樣的沉悶，這樣的悲哀，我決定在今晚上要她的手。

大家開始散開去了。我扶着郡主坐上車廂，迅速地握起她的小手到我的嘴唇

上。四面是漆黑的，誰也看不到。

我萬分得意地回到大廳上來。

大桌子上年青人們在晚餐，克路雪尼刺基也是其中之一。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大家突然沉默了；看起來他們是在談論我。上次跳舞會就有許多人不同意我，尤其是龍騎兵上尉，——而現在好像在克路雪尼刺基指揮之下決然地組成了一個對我合着仇意的集團。他的態度是高傲而勇敢……

我很覺得快樂；我是很愛仇敵的，不過不是基督教的愛法，他們這我喜歡，刺激了我的鮮血。常常使我成爲覺着的守人，捕捉每個眼光，每個字的意義，猜測企圖，破壞陰謀，假裝被騙的人，和突然一下子顛覆了一切由狡猾和奸謀堆積成的偉大的和終費苦心的建築物；——這才是我所說的生活。

在晚餐之際克路雪尼刺基低聲說話，和龍騎兵上尉互遞着眼色。

六月十四日

今天早晨萬拉和他的丈夫到凱司羅伏特斯克去。當我到麗戈妖施卡那那家去的時候，遇着了他們的車子，颯向我搖搖頭：颯的眼光裏有着斥責的成份。

誰的過錯？爲什麼颯不想給我和她單獨會面的機會呢，愛情像火一樣，——沒有養份就會熄滅的。大概妒嫉能做到的請求所不能辦到的事吧。

我在那妃家裏整整坐了一小時。曼麗沒有出來，——颯病了。晚上馬路上人也見不着颯。武裝着羅爾內脫的新團體真的擺出一副嚴重的架子來。——我爲那主坐病而慶幸：因爲他們會跟颯無禮取鬧的。克路雪尼刺其頭髮蓬鬆，大有絕望的樣子；看起來他真的苦惱着了，尤其是他的自尊心受了侮辱，但是世上真有這種人的，甚至絕望也頗滑稽。

回到家裏，我發覺有一件東西還沒有得到。我沒有看見她！颯病了！我真的已經愛上颯了麼？……多麼荒唐呀！

六月十五日

早晨十一點鐘，這是麗戈狄施卡耶郡主通常往耶爾莫羅夫浴室入浴的時刻。——我走過她的住宅。郡主沉思地坐在窗前；一看見我，就跳起來了。

我走進前門，一個人也沒有，我利用此地習慣的便利不經通報就跑到會客室裏去了。

黯澹的蒼白蓋住了郡主的可愛的臉龐。她站在鋼琴旁，一隻手靠着椅背；這隻手微微在顫抖；我悄悄地走到她的面前說：

「您生我的氣麼？」

她向我抬起那懶疲的，沉長的眼光，搖搖頭；她的嘴唇想張開口說話，但是不能；眼睛裏充滿了淚水；她坐下椅子，把手障住了臉。

「您怎麼樣了？」我拉住她的手說。

「——您不尊敬我！妖！別理我吧！……」

我走了幾步……她在椅子上站起來了，她的眼睛放着光芒……

我握住門鞅，站住了，說：

「原諒我罷，郡主！我做了蠢事了……第二次不會這樣了，我要採取自己的方法……到此刻為止，在我的心中起伏了什麼，何必知道，您是永遠不會知道的而且這樣還對您好一些，再見吧。」

大概在我出去的時候，我聽見了她的哭聲。

晚前夜步行到馬須克山郊外去，太疲乏了，回到家中，我沒有一點氣力，就躺倒床上去了。

維爾內爾來了。

「真的麼？」——他問道，——「您要娶麗戈妲施卡耶郡主了？」

「什麼？」

「全城裏的人都在說，我的所有病人都忙着這件重要的新聞，而這些病人又是這種人：什麼都知道！」

這是克路寧尼制基的惡作劇！我想到了。

——醫師！爲了向您證明這些謠言的無稽，我向您宣布祕密，明天我要到凱爾羅伏特爾克去了；……

「郡主也去嗎？」

——不；她還要留在此地一星期……

「那末您不要她？」

——醫師，醫師！您看着我：難道我像結婚的人麼？或是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不能說……但是您要知道有這種情形……」他狡辯地微笑着又說下去，

「在這種情形下君子人是必得結婚的，有些母親至少是不會預防這種情形的造成……所以我像好友那樣忠告您，得小心些。此地溫泉上有極危險的空氣；我有好多次看見了這命好的漂亮青年，都帶着花冠離開了此地……您信不信甚至還有人懸絲給我哪！有一天來了一位縣城裏的太太，有個女兒病得很厲害。我不幸地告

說，要結婚之後她的臉孔才會轉色；那時她含着感激的眼淚把自己女兒的手和全部的財產——大概五十農奴都交給我。但是我回答說，我不能……」

維爾內爾充分自信地表示誓告過我，他走了。

我從他的話裏發覺關於我和郡主的事情已經變成滿城風雨了；這是克路雲尼刺基徒然的效勞呀！

六月十八日

我到凱司羅伏特斯克已經有三天了。每天我在溫泉附近和散步之處看見萬拉。早晨我一醒來就坐在窗前，用羅爾內脫向她的洋台望過去；她早已穿好衣服等候約定的信號了；我們好像偶然地在我們住宅通往溫泉去的花園裏遇見。山裏的寒涼空氣恢復了她的氣色和體力。拿爾爭的稱為大力泉不是徒具虛名的。此地住員們都確信着凱司羅伏特斯克的空氣是豐富于愛情的，在馬須克山麓所開始的羅曼斯生往往比她得到了結局。其實，此地一切都毀呼着寂寞；此地一切都是隱晦

的——在那水聲潺潺和吐着泡沫，從這塊石邊流到那塊石岩，替自己在葱籠的巖山間開闢一條出路來的溪流，而二岸上側站着的菩提樹林的濃密的陰影，那充滿着正向四面流散開去的靜寂和暗霧的山谷，那混雜着高長的南方青草的和白色調的沉重氣息的香郁空氣的高爽，還有那在谷端會合的，友愛地奔跑着，最後總于衝入拍特古莫克河裏的寒溪的經常的，甜密得催人入睡的淙淙聲。從山谷的這一面越展越廣，變成了綠色的淺谷；上面蜿蜒着一條飛塵濛濛的道路。我每次一看見牠，總覺得有輛馬車在跑過去，而馬車的窗口上可以看見一個桃紅色的俊臉。順着這條路已經跑過去許多車子了！——而這樣的車子還不會見着。要塞外有個村子；離開我的居處幾步路的山坡上有一個飯館，晚上就開始從二行白楊樹縫裏閃爍着燈光；杯子的響聲和喧鬧聲到深夜還可以聽到。

任何地方決沒有像此地那樣狂飲着卡海青酒和礦水了。

但是混合着這二項技能的

有一大羣的愛好者——我卻不是其中之一。（註十三）

克路哥尼刺基和他的當徒天天在飯館裏鬧事，差不多跟我連鬚都不點了。

他昨天一到接道這和想先入澡盆的三個老頭子口角一場：毫無疑義，這些不幸事件發揮了他的戰鬥精神。

六月二十二日

她們總子來了。當我聽見她們的馬車的轆轤聲，我正坐在窗簾：我的心跳盪起來……這是什麼？難道我愛戀上了？……我太愚蠢了，我可能期望着會這樣。

我在她們家裏吃中飯。那妃很親切地看住我，沒有離開女兒……不好！……這樣一來萬拉要那惹那中了：我得了這種的幸福！爲了困惱情敵，女子是什麼做不出來的呢？我想起來一個爲了我愛別個女子而愛我的女人。再沒有一件東西比女人的聰明來得出奇了：要叫女人相信某件事是非常困難的，必定要誘導她們自

註十三：出自名劇作家克利梭耶福夫的「聰明讓」。

已相伊自己；他們用來消遣他們自己備見的論證法是非常獨特的；爲了要學到他們的辯證法，還得在腦筋裏復習一下學校裏的邏輯法則。例如普通理論：

這個人愛我；但是我已經嫁人了；所以不應該愛他。

女人的理論：

我不應該愛他，因爲我已經嫁人了；但是他愛我，——所以……

這裏還有幾點，因爲理智已經不說什麼了，大部份說話的是舌頭，眼睛，此外倘使有心的話，那就是心。

倘使什麼時候這篇日記落在女人眼睛裏會怎麼樣呢？——胡說八道！——她發氣忿忿地叫起來。

自從詩人們寫出詩歌，女人們讀他們以來（這是對她們應該讀最大謝意的），她們不知道有多少次被呼成了安琪兒，因此她們也就真的爽直地相信了這種願望，而同時忘記了這些詩人曾爲了金錢把尼龍（註十四）捧上天……

帶着這種惡意去談論她們對我是太不適當了，——尤其除了她們以外不愛世上一切的我，常常準備爲了她們犧牲自己的安全，功名心，生命的我……但是我反正並不是在憤怒和被辱的自尊心的發作情緒下努力從她們臉上剝下這種祇有老練的眼光才能透過的奇怪的面紗。不，我所談到她們的，只有一種結果——

冷眼觀察的智慧

和那悲痛記錄的心（註十五）

女子們應該希望一切的男子要像我那樣的洞悉她們，因爲我愛她們要比我害怕她們和知道她們的細小弱點之前增加了百倍。

最近維爾內爾把女人和泰色（註十六）在「解放耶路撒冷」書裏所描寫的魔林相比擬是再恰當不過了。「只進進一步」，——他說，——「那末這種威神

（註十四）荒淫無度，殘酷成性的羅馬皇帝。

（註十五）出自普希金長詩「歐根，奧尼金」

死寂的恐怖：義務，驕傲，禮貌，輿論，嘲笑，蔑視會四面八方向你飛來……祇要不去理它，一直走去；——妖怪漸次消失了，在你面前展開了一片寧靜和光明的田野，中間開放着青青的木犀花。倘使你第一步就心驚發跳，腳向後轉，那末就完了！」

六月廿四日

今晚碰到了很多奇遇。離凱司羅伏斯克三俄里，流着拍特古莫克河的山谷裏有塊名叫戒指岩的岩石；這是天然形成的石門；牠是矗立在高坡上，落日穿過它向世界投出了燃燒似的最後的一瞥。許多騎馬的遊客都到那面去看看夕陽穿石窗的風景，其實誰也沒有想到太陽。我騎着馬在郡主旁邊走，因為回家的時候必須涉過拍特古莫克河。山溪很狹，但是不無危險，尤其是溪底了——簡直是個萬花

（註十六） 景色——意大利詩人（一五四四——一五九五），「無故耶路撒冷」寫其真著。

簡：每天因爲波浪的衝擊老在變化：昨天那面是塊石頭，今天也許是塊深洞。我拉着那半坐馬的馬轡，拖他拉過溪去，溪水還沒有沒到馬兒的膝蓋；我們開始靜靜地斜迎着溪流走進去，誰知道走過急流的時候是不可以向水面看的，否則頭立刻就會盪起來。我忘記警告懸崖那來了。

我們走到溪心了，水流得最急的地方，她忽然在馬背上搖晃起來。「我暈了！」她輕聲說……我立刻個過身去，用手抱住了她的柔腰。

——朝上看呀！——我輕輕對她說：——沒有什麼關係的，別怕；我和您在
一起。

她好一些了；她想掙開我的手，但是我更抱緊她的柔軟的身體；我的臉頰差不多貼在她的臉上了；她的臉上傳過來一條火焰。

——滾幹什麼呀？我的天……

我不理她的驚愕和迷亂，我的嘴唇觸到她的嫩頰上了；她顫抖一下，但是什

麼也沒有說；我們落艇後面，所以誰也沒有看見我們。我們一到岸上，就趕快地追上去，而郡主卻勒住了馬韉；我也跟着站在她的旁邊了；看起來我的靜默使她不安，但是我發誓不說一句話——因為好奇的緣故。我想看一看她怎樣走出這個困難的局面。

——是您瞧不起我呢，還是您太愛我了！——最後她含着淚聲說了。——也許，您想嘲笑我，攪亂了我的靈魂，然後拋掉……這祇要您一想就知道是多麼的下流，多麼的低卑……哦，不！不是麼？——她帶着溫柔的信任的聲音又說了：——我不是沒有被別人輕視的事情麼？您的粗魯的行爲……我得，我得原諒您，因為我允許……回答吧，說吧，我想聽您的聲音！……——在後面的幾句話裏一種女人的焦急使我好笑；幸虧天黑了……我沒有回答。

——您不說麼！——她繼續說：——您，也許想我對您先說我愛您麼？……我沒有說……

——您想這樣麼？——她迅速地面對我繼續說……在她的視線和整鬚的堅決裏有一種可怕的……

「爲什麼？」我聳聳肩回答說。

她馬鞭一揚，疊力向狹窄的，危險的道路飛馳而去；這是來得這樣迅速，我幾乎趕不上她，很快她就趕上其餘的人們了。在到家之前她每分鐘都在談笑。在她的動作裏有着一種狂熱的東西；她沒有看我一眼。——大家都發覺了這種異常的愉快，望望女兒連郡妃都暗暗歡喜，然而她的女兒很簡單的是一種神經的衝動；她將一夜不能睡着，總會暗暗哭泣。一想到這裏我感到無限的快感；我也有理解吸血僵屍的時候了……而我還可以得到善良少年的雅號，這是我努力護得的稱呼！

太太們下馬到郡妃家裏去了；我是非常興奮，爲了驅散我的簇擁在腦中的思想，疾馳在山中。多麼的黃昏呼吸着醉人的寒涼。月亮從昏暗的山頂後上來了。

我的沒有蹄鐵的馬在山谷的寂靜裏空洞地傳出每步的腳音。飛瀑下我讓馬飲水，深探地吸了二口南方之夜的新涼空氣，就跑着回來。我穿過川子。燈火開始在窗口上熄滅了；要塞上的哨兵和郊外崗上的哥薩克沉長地在互相呼叫……

村子裏有一所造在谷邊上的屋子裏，我覺得燈火點得異常明亮，時時傳出來一種軍人宴會上所特有的雜亂的談話聲和叫嚷聲。我跳下馬來，偷偷地伏在窗下；疎懶的半掩的百葉窗使我可以看見宴會的人物，聽清他們的談話。他們在談論着我。

隨騎兵上尉，乘着酒意，用拳敲敲桌面，要求別人的注意。

——諸位先生！他說——，這還像話麼？畢巧林得教訓教訓了！這些彼得堡老弱未長的鳥兒們不給他們一點苦頭吃，永遠會神氣活現的！他以為常常套着乾淨手套和擦得光溜溜的皮鞋，世界上祇有他一個人住着了。

——他憑什麼裝出傲慢的諷笑！我相信他是朋小鬼，一定是朋小鬼！

「我也這樣想法。」——克路雪尼刺基說，「——他喜歡說笑話。有一次我對他說起這類事來，我說別人會當地殺了我，而畢巧林祇談到可笑方面去。我，無論如何，不會叫他決鬥的，因為這是他的事，是的我也不想跟他來往。」……

「——克路雪尼刺基恨他，因為他搶去了她的郡主，——有個人說了。」

「你還這樣想麼？我確是一度追求過郡主，但是立刻就放棄了，因為我不想結婚，而玩弄處女是不合我的主張的。」

「——是的，我相信您，他是天字第一號胆小鬼，就是畢巧林，而不是克路雪尼刺基，——克路雪尼刺基是男子漢大丈夫，而且是我的真心朋友！——龍騎兵上尉又說。——諸位先生！此地沒有人替他辯護麼？沒有人麼？那很好！你們想試試他的勇氣麼？這一定會使你們改變的……」

「好極了，怎麼辦呢？」

「——好，那末你們聽着：克路雪尼刺基特別恨他！——他是第一個！他跟他有

獨糾葛，儘可以呼畢巧林來決鬥……請等一會兒；這裏還有笑話呢……他叫牠決鬥：好呀！一切這些——挑戰，準備，條件，——要做得盡量的莊嚴和可怕，——我來辦；我替你做保證人，我的可憐的朋友！好嗎！祇是這兒有個策略：我們不要把子彈放在手槍裏。我敢替你們保證，畢巧林是個胆小鬼——二個人距離六步站着，管槍嫻的！願意麼？諸位先生。

「好主意！贊成！有什麼不同意的？」叫聲四起。

——那末你呢？克路雪尼刺基？

我驚愕地等待着克路雪尼刺基的回答；當我一想起倘使沒有這次機遇，我一定要成了這些蠢貨們的笑柄的時候，寒冷的惡恨佔有了我的全身，倘使克路雪尼刺基不同意，我會撲到他的頭上去和他接吻。但是靜默片刻後他從自己位子上站起來了，向上尉伸出手去，鄭重地說：「好，我同意了」。

這時候這個整個光榮的團體的歡喜是無法形容的。

我在二樓不同樓下回到家裏，幕中是愛他。為什麼他們都憎恨我？我起來想。為什麼？我的親手筆子沒有回轉筆，生來就屬於專門創造不為大同情的一個人麼？我發覺這共的憎惡逐漸壓逼了我的心坎，這小心把子克魯雲形刺基正口整來回和房間裏走步說：「前讓我是不能這樣跟我笑，節多為可憐憫惡毒的朋友，這聲音感會是恩德大前代價的，當我不是惡的玩物！」

燕飛夜海有睡，細細地，我的臉色枯黃得像橘皮。

「很清早我在溫床旁看見了那東西？」已轉回風。

「什麼瘋了？」他注意地想盡我說。

「那是在那夜裏有睡，他……」

「那……我……」

「那……」

「那……」

「……不遇要說真話……要快……」

「……您瞧，我極力在替您的行為解釋和辯護呢，我想費得很久，也許，您害怕我的夫人方面的阻止……這個沒有什麼……」

「當他們知道的時候……（她的聲音圓轉了）我會求他們。或者您的自己地位……」

「但是您要知道，我能為愛人犧牲一切的……咳，快點回答我吧，——可憐我吧……」

「您聽不起我嗎？不是嗎？」

「……」

「……」

「……」

「……」

「……」

「……」

「……」

「……」

「……」

「離開我！」——她說得幾乎分辨不出聲音來。

我聳聳肩，轉身走了。

六月廿五日

有時我輕視自己……理由不是我輕視別人麼？……我不能做高尚的衝動；我害怕對我自己表現出滑稽可笑的事來。若是別人處在我的地位，那末他會向郡主說出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財產（註十七）然而我對結婚這個字——有一種魔術的權力：我無論怎樣熱烈地愛着女人，倘使她使我一感覺到應該娶她為妻的時候——我就會想，饒恕我吧！愛情！我的心變成了石頭，什麼東西都不能使它重溫。除此以外，我準備着任何的犧牲；自己的生命，甚至名譽，我可以賭博三十次……但是我的自由是不用賣的。爲什麼我要這樣寶貴呢？它給我什麼呢？我替自己準備往那條路走呢？我對着未來期待着什麼呢？實在的，根本沒有。這是一種天

註十七：結婚之意。

生的恐怖，難以解釋的預感……反正世上有這樣一種人，他們毫無理由的害怕蜘蛛，螞蟻，老鼠……承認嗎？……當我還是做孩子的時候，有個老太婆替我母親卜算我的命運；她預言我是死於惡妻之手；當時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靈裏產生出一種難以克服的對結婚的厭惡……而且好像某種東西對我說，她的預言是會實現的。至少我要竭力拖延它的實現。

六月廿六日

昨天此地到了一位魔術家恩菲爾蒲姆。飯館上貼出來一長條廣告，廣告上報告給最值得尊敬的觀衆說：這位最神奇的魔術家，遊藝家，化學家，光學家定于今晚八時，于貴族會議廳（即飯館內）公開表現絕技；票價每張二盧布半。

大家都打算去看神奇的魔術家；甚至麗戈妲施卡耶那妃雖然她的女兒病了還是買了一張票子。

今天午飯後我走過萬拉的窗口；瞧一個人坐在洋台上；在我的腳跟前落下來

一張字條：

「今晚十時上大禮堂到我家來；我……」
我的家人和僕人都不在家；我……
我等着你；一定到」。

「——呀！——我想：——總于……」

八點鐘我去看羅爾家去了。看……在九點鐘光景差不多都到齊了，表現開始。在後排椅子上我認出了萬拉和那兒的僕役和女傭。他們都在這裏。——克路雪尼刺基帶着羅爾內脫坐在第一排上。這獨家需要手帕，錶，戒指和其他東西的時候，每次總向他要。

克路雪尼刺基已經有好些時候不跟我招呼了，今天他也很傲慢地瞪了我一次。

這大概他想起什麼時候我們必得清算一下吧。

十點鐘光景我起身出來。

她的心激烈地跳動着，二隻手像冰一樣冷。開始了怨恨，妒忌，哀訴，——她要我向颯承認一切，她說她順從地忍受了我的變心，因為颯惟一希望着我的幸福。我並不完全相信它，但是我用誓言，心願和其他去安慰她。

「——那末你不愛曼麗麼？不愛她麼？……而她想……你知道不知道，她愛極了你了，可憐人兒呀！……」

將近夜半二點鐘的時候，我推開窗戶，套好了二塊領巾，扶着柱子從上洋台筆下洋台來。郡主屋裏還點着燈。某種東西把我引到這個窗口上去。窗門並沒有完全掩住，我能夠射出好奇的眼光往屋子的內部看去。曼麗坐在自己床上，二隻手交放在膝蓋上，她的濃重的頭髮擁集在鑲着花邊的睡帽下；一頂絨緞紅色的布披在她的圓白的玉肩上，細瘦的小腳藏在花色的波斯拖鞋裏。她呆呆地坐着，

把頭一直低垂在胸額；她的面前一張小桌子上擺着一本書，但她的呆呆發楞和充滿着無名的憂懼的眼睛好像已經在同一頁上跑過去了一百遍，而那時她的思想好像遙遠的……

這時候好像有一個人從樹叢後微微移動起來。我從洋台上一直跳到草地上。不可見的手掌抓住了我的肩膀。「呀！」有個粗野的聲音說了：「落網了！你深夜想走到我的那主房裏去幹什麼？……」

——抓緊他！——從屋角裏跳出來的另一個人喊起來了。

這是克路雪尼刺基和驍騎兵上尉。

我一拳打中了後者的頭部，他倒在地上了，我一躍就跳進矮叢裏。我們住宅前鋪在斜坡上的花園裏的所有小徑我是知道的。

——有賊！哨兵！……——他們喊起來：傳出了槍聲；冒烟的子彈差不多落在我的腳前。

一分鐘後我跑到自己房間裏，套了衣服，就倒在床上了。我的僕人剛關

上門，下了鎖，竟將我帶到那裏去。我醒來時，覺得全身發冷，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醒了，」我自言自語地說，「我醒來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六日廿七日
今天早晨溫泉附近都談着吉蓮這事人的夜裏。我飲完了幾杯咖啡，

我飲完了幾杯咖啡，我飲完了幾杯咖啡，我飲完了幾杯咖啡，

我飲完了幾杯咖啡，我飲完了幾杯咖啡，我飲完了幾杯咖啡，

我飲完了幾杯咖啡，我飲完了幾杯咖啡，我飲完了幾杯咖啡，

水後，來回在菩提樹長街上走了一巡，我遇見了高拉許丈夫。他從柏溪加爾斯克
回來。他拉住我的手，我們走到他的家去。他非常關心他的妻子。『昨晚她
受了多大的驚嚇呀！』他說：『這巧事，在家裏，發生了這件事。』我們坐在通
往側室裏去的門邊。門邊有一張長桌，桌邊坐着一個人，其時有克路德尼刺基。命運之
神又給我偷聽一次應許。他定了他命運的計劃。他清看到我，所以我不
能懷疑他的陰謀；但是這賊也增加了他在我的罪惡罷了。

「喂，難道這真是些苦命人嗎？」有一個人說。『有誰見着他們
了？』

『我告訴你們一切。』克路德尼刺基回答說：『不過請你們別宣
揚出去；這件事是隱秘的。昨天有一個女人，這女人說我不能告訴你們，走到我
的跟前說，他昨晚上午十點鐘時候，在柏溪加爾斯克，他看見了那所住宅。
應該向你們說明的，那是在此地，而國王在來。于是我和他就跑到窗下去守

候這個幸運兒了」。

我要承認的，雖然我的同伴忙着吃早餐，但是我非常耽心：假使克路雪尼刺基真的猜中了實情，那末他會聽見對他自己非常不快的消息；但是幸而和火燒昏了的克路雪尼刺基沒有懷疑到她。

「你們瞧罷」，克路雪尼刺基繼續說，「我們就拿了手槍，裝上空心子彈，出發了；我們祇想嚇嚇他。我們在花園裏一直等到二點鐘。最後——天知道他從那兒出現了，不過不是從窗口裏，因為牠並沒有打開來，他一定是在從柱子後玻璃門出來的，——後來，——他說，——我們看見有個人從洋台上跳下來：：這是什麼的郡主呀？呀？我要承認，這是些莫斯科小姐呀？此後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呢？我們想抓住他，但是他逃了，像兔子一樣鑽進樹叢裏去了；這時候我向牠放了一槍」

克路雪尼刺基的四周傳出了懷疑的批評聲。

「你們不相信麼？」他繼續說：「我敢向你們發誓，這都是真的事實，我能向你們說出這位先生的真名實姓作為證明」。

「說，說，是誰？」各方面傳出來詢問聲。

「畢巧林。」克雪路尼刺基回答說。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我已經面對着他站在門上了；他臉孔通紅。我走到他的面前，緩緩地和清楚地說：

「我很可惜，我在您爲了證明最險惡的誹謗而起誓之後才進來。我的出現解救了您的過份的下流。」

克路雪尼刺基從坐椅上跳起來，勃然大怒。

「我請您，——我用同樣的聲調繼續說：——我請您立刻取消您的話；您很知道這是虛構之辭。我想不到女人對您的出奇漂亮的冷淡會值得這樣可怕的報復。好好想一想吧：倘使您堅持您的意見，那末您喪失了一個君子人的權利和要冒着生命的危險了。」

每……

……

……

……

……

……

……

……

……

……

……

……

……

在飯碗台邊上發這見了甚並的丈夫。大概他在等我。

他合着這個喜悅的聲響拍倒了幾呀手。

「可敬的年青人！」他在旁喃喃道。『我這舉動到其各處頗為的東顧其下知』

「可敬的年青人！」他在旁喃喃道。『我這舉動到其各處頗為的東顧其下知』

……

……

……

……

……

我一直到維爾內爾家裏去，在他的家裏會見了他，我把一切都告訴他——我對萬拉和郡主的關係，以及偷偷地聽來的談話，因此我知道了這些先生們愚弄我，用空彈射擊的計策。但是現在事情已經越出了開玩笑的界線：他們大概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結局。

醫生答應做我的見證人；關於決鬥條件我給他幾條應注意的規則；他主張事件盡量做得祕密，因為我雖然這時準備接受死亡，但是絲毫不打算在今世上永遠毀壞了自己的前途。

過後我就回家了。一小時後醫生完成這個使命回來了。

——他們確是有一種陰謀想對付您——他說。——我在克路雪尼刺基家見到龍騎兵上尉和另外一個人了，那個人名字我卻想不起。我因為要脫套鞋，所以在前門停留了一下。他們正在大吵大鬧爭執着……「我無論如何不贊成！」克路雪尼刺基說：「他辱罵侮辱我，那時事情完全不同了……」——關於什麼事情？

「上尉回答說：『一切事務由我承擔。我做個五次決鬥的見證人了，我知道這要怎樣佈置法。我都想過了，不過請您別打擾我。稍稍嚇他一下並不壞，可以避免總後避免，何必自己去冒險呢？』這時我進去了。他們雖然不出聲。』」我們的談話繼續得很長久。最後我們把事情決定這樣：離此地五俄里的地方有個荒涼的山谷，他們預備明天早晨四點鐘往那面去。我們晚半個鐘頭出發，打算距離六步開槍。這是克路雪尼刺基自己請求的。打死手就算吉爾蓋斯人幹的。現在我來說幾處可疑的地方：他們，就是見證人們，一定稍稍改變了以前的計劃，他們想單在克路雪尼刺基的槍裏裝上子彈。這差不多等於殺人，但是在戰時，尤其在亞細亞戰爭中，這計是通行的。不過克路雪尼刺基好像比他們要正直一些。您以為怎麼樣？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可疑的地方向他們指點出來？

「不，無論如何不必這樣。醫師！放心吧：我不會給他們的。」

「那末您想怎麼辦呢？」

「這是我的祕密。」

「噫，別失手了呀……只有六步哪！」

「——醫師，明天四點鐘我等您，馬會預備好的……再見吧。」

我閉上房門，一直坐到晚上。一個僕人來請我到郡妃家去，——我叫他說我清

了。

深夜二點鐘了……還沒有睡着……然而爲了明天手不發顫，必得睡覺。距離

六步射擊也是困難的。呀！克隆雲尼刺基先生！您的花樣是玩不成功的……我們

已經變換了地位了：現在我不得不在您的蒼白的臉上找尋祕密的恐懼的表記。爲

什麼您自己要指定這個運命的六步呢？您以爲我不和您爭論我自己的犄角送到

您的面前麼？我們要抽籤的呀！……那時……那時……假使您幸而言先了呢？假

使我的星辰總于背棄了我呢？……這是很容易的：它爲了我的隨心所欲是加給於

長地忠心服務了。

那末怎麼樣？死，這樣的死！這對於世界不算一件重大的損失；至于我呢，也十分厭倦自己了。我好像連連在跳舞場裏打呵欠的人一樣，因為沒有車子，所以還沒有回家去睡覺；假使車子一旦準備妥了。……再會罷！

我回憶我的過去一切，不知不覺地問我自己：爲什麼我要活着？我爲什麼目的而生？……大概這個目的是存在着的，我大概有一種崇高的使命，因為我覺得在我的心靈裏有着無窮的力量……但是我並沒有省察到這種使命，我卻被空虛的和膚淺的熱情所誘惑了；我像銅鐵一樣的從鍋爐裏冷地鍛鍊出來，但是永遠浪費了高尚的憐憫的火燄——生命最美麗的花架。從那時候起我已經有多少次做了命運之神手中的斧頭的角色了！我好比一把懲罰的武器；常常不起一絲憤怒，常常不生一點憐憫的念頭，把它落在命中注定的犧牲者的頭頸上……我的愛情沒有給人帶來幸福，因為我從來不肯爲我所愛的人有絲毫的犧牲。我爲我自己，爲自

己的滿足才戀愛……我既滿足內心的奇怪的要求，我貪婪地吞食他們的感情，聽他們柔情，聽他們的喜悅和痛苦……永沒有滿足的時候。一個困于飢餓而疲倦地睡去的人，他看見前面的美酒佳肴；他會喜極而大口吞食空想的空虛的恩物。他覺得頭髮些了；但是一醒過來——幻夢消滅了……留下來的是憔悴的飢餓和絕望！

也許我昨天死了！世上再也沒一個完全瞭解我的人。有些人以為我比我的本身壞，有些又以為我比本身好……有人會說：他是個善良的可愛人，別的人却又說：他是壞蛋。其實這種說法不對，那種說法也不對。此外人生是不值得苦惱的呢？然而人這輩子是為了好奇心：在等候着某種新的東西……可笑又可氣

我到N要塞，已經有一個半月了；馬克西媽，馬克西茂啓打獵去了……我一人坐在窗前；灰色的密雲罩住了整個山峯，一直蓋到山腳下；濃霧裏的太陽好

像一塊黃色的琥珀。天無一絲雲，在晴朗的藍天裏，幾件奇異事件而中斷了的日記。

我讀到最後一頁：可笑呀！——我想到死了；這是不可能的。我還沒有軟軟

若酒呀，現在我覺得我還有很長的生活。

過去的一切是多麼鮮明通和尖銳地刺着我的記憶。上帝降降沒有抹去一個影！

一個影！

……我想起了決鬥前的一夜，我一分鐘都沒有睡着。我不能寫得很久；隱秘的不安占有了我。我在房間裏讀了三個鐘頭，然後來坐下了。離開我的桌子上的那本古舊的小說（註十八），這是高格爾的「清教徒」；後來我流醉在妖麗的構想裏了。……

最後天亮了。我的神經安定了。我照照鏡子；灰暗的慘白蓋住了我的留着苦

註十八：斯考脫為英國作家（一七七二—一八三二年）。

他的沒有聲音的痕跡的臉，但是留着黑圈的眼睛，驕傲地和堅強地閃閃發光。我很
為滿意。

我叫人放好了馬鞍，便穿上衣服，到浴室裏去了。我浸在拿得爭寒涼的
噴泉裏，覺得我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力量恢復了。我爽郎地和生氣勃勃地從浴室
裏出來，好像打算到舞場去。此後你們會說：靈魂和肉體是沒有關係的！

……

一浴罷回來的時候我在自己房間裏看見醫生了。他穿着馬褲，短大衣，戴着吉
爾蓋斯的帽子。我看見這個毛茸茸大帽子下的矮小身體，就哈哈大笑起來：他的
臉孔一點沒有戰鬥的神氣，而且顯得比往常要長一些。

「什麼您這般憂愁呀？醫師！」我對他說，「難道您懷着極度的冷淡把
人們送到另一個世界裏去還不到一百次麼？您只要認爲我有膽熱病就行了；我能
夠好，也能夠死。這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現象；您盡力像看一個患者樣還不如

白什麼病症病人那醫藥者我犯，...病症病到病者病到病者病去，這能
給我做些幾種重要的生理上的觀察...積死的期待不果真正疾病嗎？

這個思想打動了醫生，他愉快起來。

我們坐上了馬，...我們就跑了，一剎那跑過了
要塞，穿過村子已在進山谷裏，谷裏有一條小路，路上倒有一半是深草，每分鐘
都有的溪流漸漸斷了路頭，經過小橋必需涉着水渡過去，這使醫生吃驚不小，因為
他的馬每次在水裏都要逗留一下。

我再也記不起有更漂亮的和新鮮的草場了...水陽就要從翠綠的山峯後起來了
他的暖光初放的流輝和黑夜的黝死的寒冷使我們感到一種甜密的疲乏；年青的
白天的喜悅的光芒還沒有射穿山谷...美極了
失去生長在他們深處的鹹鹼之由的茂盛和繁榮，在那裏廣的無邊的野原已向我們
鬆下來陣陣熱浪。我記得...

羨壓燈燭欣賞那驕弱在荷荷橫西空腰舞子上的風映襯着綠曳的流蘇露珠
半我的視線是多麼寬然越極方極深天燒滾滾的迷芳味已兩面環繞越個越我何越健
越顯得越來越青越來越綠越來越綠越來越綠越來越綠越來越綠越來越綠越來越綠越來越綠
我們默然無語地奔騰着

你亦寫了遺囑了嗎？

「沒有」

「那末你使許死了呢？」

「你繼以自已會找她。」

「難道你沒有一個想向他們在最後一次訣別的朋友嗎？」

「我搖了搖頭。」

「難道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想留些東西給她作爲紀念的女人嗎？」

「你問我嗎？」

剛死的時候，叫嚷着自己心愛的人的哀哭，把這遺孀的或不肯過這活的頭髮纏繞朋友的朋友，我已聽過去了。我想這將迎的種種的死亡的時候，我總是在這別的人甚至連我也做不到。——明天就會忘記我的或者更坏的，天知道要把什麼惡名放在我的頭上的朋友們，我總覺得那惡名是為了使他心中不想起對死者的忌妒起見將要越築我的女子們，——我總覺得去罷，從生活的果腹裏裏我總覺得我總覺得——沒有一點感覺。我早不是用心生活着，而是用頭活着。我懷着嚴肅的好奇心，但是並沒有什麼同情心來擾亂我分我自己的熱情和無事。在機動得最靈敏的二個人：一個人完全生潛在這個字的意義裏，而另一個是觀察他和批評他；第一個也許一個小時後和感和世界永久分別了，而第二個……第二個呢……你看，醫

印：你看見這面崖上三個黑影嗎？這大概是我們的敵人吧！……

我們放馬跑去。

崖下樹林裏響着三四馬蹄。我們把自己騎馬也解套了，就順着狹窄的小道爬

往小方場走去。那兒等着我們的有克爾澤尼爾基、羅爾茨士爾和一個名聲和凱
伊克那幾那羅齊的另一个見證人；他的名字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我們早等着你們這等詳。羅爾茨士爾帶着羅爾茨的口吻說了。

我掏出錢來給他看。

他歸罪了他，說他走得快了些。

非常苦悶的靜默繼續有好幾分鐘。最後羅爾茨打碎了靜默。他對克爾澤尼爾基

說：

「我要得——他請——爲了表示雙方決鬥的決心和短處並兼儘量有禮讓

我聽見，你們，諸位先生，務必懇請友愛地說明種種事件詳情。」

「我準備好了，」我說。

上尉給克爾澤尼爾基遞了一個眼色，這個人以爲我是照小的，驟然此則睡友

爾基白已將這件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在書中做過幾次的樣子。我們到了之後，他雖

我非選擇不看我；但是在他的眼光裏有着一種透露出內心鬥爭的不安。

——說明你的條件罷，——他說，——爲了您我一切都應儘得到。這您會相

信的……

「我的條件是這樣，請您公開取消自己的誹謗，向我道歉……」

「可敬的先生，我很奇怪，您敢向我提出這種東西來？……」

「除此之外，我能向您提出什麼呢？……」

「我們決鬥罷。」

我聳了聳肩。——「好罷，不過您要想一想，我們之中一個人一定會被打死

的。」

我希望這是您……

「我相信恰恰相反……」

他感到狼狽，臉紅了，後來不得不再強笑起來。

上尉拉住他的手，走到一旁去；他們低語了很久。我在十分平和的情緒下到了此地，但是這一切開始使我憤怒。

醫生走到我的面前。

「聽着呀，——他顯然非常不安地說：——您大概忘記了他們的陰謀了？我不會裝子彈，但是在這樣情形下，——您是個怪人，——得請他們把火藥說價便宜些們的陰謀了，他們不敢……這有什麼好奇的呢！他們會像獵鳥一樣的打您……」

「請放心罷，醫師，等着瞧吧……我都安排好了，他們不會有什麼便宜的。讓他們去低談吧……」

「諸位先生！這是開人的……」我大聲對他倆說：「開門時候就開門；你們昨天談話時候多着哪……」

「我們準備好了，——上尉回答說，——站好罷，請做先生，醫師，請數量六步……」

「——站好！——」伊凡，伊克那維耶維啓尖聲地又說一句。

「等一等兒！」我說：「還有一個條件；因為我們是抱着決死的心來決鬥的，所以我們要盡可能的保守祕密，使我們的見證人沒有干系。您贊成麼？……」

「——絕對同意。」

「所以，我這樣想。您看見這塊斷崖頂上右面的狹地麼？從那上面到下面至少也有三十沙順；下面都是尖石。我們都站在這塊狹地的邊緣上；這樣一來即使受了輕傷也會死的；這必定合于您的希望了，因為您自己規定六步的距離。誰受了傷，誰就會落下去；跌得粉碎；醫師把子彈取出來，那時就可以用失足墜落來非常容易地解釋這種突然的死亡。我們來抽籤決定誰先開槍。最後我要告訴你們，不是這樣我是不決鬥的。」

「——好！——」上尉意味深長地望了一下克路雪尼刺基，說了，克路雪尼刺基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臉色每分鐘都在變化。我把他放入困難的境地裏了。在通常

情形下射擊的時候，他能描準我的腳部，很容易使我受傷，因此而滿足了不很使
自己良心善惱的仇恨；但是現在他必得對空開槍，或做殺人犯，或安養自己下流
的奸計，和遭受跟我一樣的危險。這時候我真不願站在他的位置上。他把上尉拉
過一旁去，開始非常熱情地對他說起來；我看見他的發紫的嘴唇在顫抖；但是上
尉卻含着蔑視的笑容轉開臉去。——你這歌子——他十分響亮地對克路雪尼刺
基說：——一點也不懂！走吧，先生們！

樹叢間有條小徑通往險峻、斷崖的破片天然形成了危險萬狀的自然界的階梯
；我們拉着樹根，開始往上爬去，克路雪尼刺基走在前面，他的後面是見證人，
再後面是我和醫生。

——您真使我吃驚，——醫生緊緊握住我的手說。——讓我按一下脈！呸！
發燒！但是臉上一點也看不出來……不過你的眼睛顯得比往常明亮。

突然沙啾啾幾塊小石塊滾到我們脚面上來，怎麼樣了？克路雪尼刺基跌了一

交；他拉住的樹枝斷了，假使他的見證人沒有把他拉住，恐怕他要滾下去了。

「小心呀！——我向他喊起來：——別預先跌下去；這是不吉之兆，想想尤里衣，吉柴爾罷！」（註十九）

我們爬到突出的崖頂上了，狹地上蓋着一層細沙，好像特意爲決鬥預備似的。四周山峯重疊，好像無數獸羣，消失在金色的晨霧裏了，南方愛爾蒲斯連接着冰雪的山脊，呈現出碩大的白塊，雪峯之間遊蕩着由東方飛來的纖維狀的雲片。我走到狹地邊上，往下一看，頭險乎暈起來：下面顯得黑暗和寒冷，好像在棺材裏；久經雷聲和時間侵襲的長着青苔的巖牙正在等待着獵物。

我們決鬥的狹地差不多是個等邊三角形。我們在突出外面的一角上量了六步，並且決定誰第一個遭受敵人的射擊，誰就背向着深谷站在角上；假使他没有死

註十九：尤里衣，吉柴爾——名軍事家，政治家，羅馬作家。

，那末就互相變個位置。

我決定把一切好處讓給克路雪尼刺基，我想試驗他，若是在他的心靈裏能夠覺醒了寬大的火花，那時一切都會轉到好的方面去，但是自尊心和性格的缺點，就是勝利了……假使命運愛護着我，我想給自己努力，毫不寬饒他。有良心的人，誰不願意這些條件麼？

——抽籤！醫師——長上慰說。

醫生從袋裏掏出一枚銀幣來。向上一拋。

「背面！」克路雪尼刺基急忙地叫起來，好像一個突然被避切時刺激所驚醒了的人。

「噐！」我說。

銀幣往上直飛，叮鈴一聲落下來了：大家都向它跑過去。

——這是幸運者，——我對克路雪尼刺基說：——上應先射擊，但是你要記住

「倘使您不打死我，我決不會放過您的！——我可以對您起誓。」

他臉紅了；他覺得打死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是可恥的，我注視着他；頃刻間我覺得他會撲在我的腳前，懇求原諒；但是怎麼會承認這樣低卑的奸計呢？——他另外一個方法——向天空開槍；我相信他會向天空開槍的！有一件東西可能妨礙它就是害怕：我要求重新決鬥。

——是時候了！——醫生拉住我的袖子低聲說：——倘使你現在不說出我們知道他們的陰謀，那末都失敗了。瞧呀！他已經裝彈了……假使您什麼也不說，那末我親自……

「沒有什麼關係的，醫師！」我用手攔住他，回答說：「您要毀了一切了；您不是已經答應不來阻撓我了麼？……關係什麼事？也許我想死呢……」

他驚愕地看着我。

「——呀！這是另外一回事！……不過您在那面一個世界上別怨我……」

這時候上尉把手槍裝好了子彈，一把遞給克路雪尼刺基，帶着笑容低聲對他付贈了幾句；一把交給我。

我站在角上，左腳緊緊抵住在石塊上，身體微微向前，想在受輕傷的時候，不致向後倒下去。

克路雪尼刺基站在我的面前，信號一起，他開始舉起槍來。他的膝蓋發抖。他直向我的前額描準……

不可名狀的瘋狂在我的心裏沸騰起來。

突然他垂下槍口，臉色像紙一樣蒼白，轉向見證人說：

——我不能——他帶着空虛的聲音說。

「胆小鬼！」上尉回答說。

槍聲響了，子彈擦過我的膝蓋，我不知不覺地向前走上幾步，爲了快一些離開巖邊。

——唔，克路雪尼爾基老弟，可惜落空了！——上尉說：——現在接到你丁，站好！先抱一抱我吧；我們不能再見了！——他們倆擁抱了；上尉幾乎笑出來：「別怕」，他又說，狡猾地望着克路雪尼爾基，「世上一切都是無聊的呀！自然是混蛋，命運是七面碼，人生只值一個戈比！」

說完了這種連繫着相當慎重的悲劇式句子後，他退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伊凡，伊克那幾耶啓合着眼淚也擁抱了克路雪尼爾基，這樣祇有他一個人留在我的面前了。我現在還在努力對自己解釋，那時有一種什麼感覺滾沸在我的胸中呢：這是自尊心受辱的憤怒，蔑視，和一想起現在還這樣自信地，這樣悠然不遜地望着兩二分鐘之前是自己毫無危險，想把別人像狗一樣打死的人而產生的深痛惡絕，因為那時我只要腳上受了稍重的創傷，一定會跌下斷崖去的。

我好幾分鐘凝視着他的臉，竭力想發現他的輕微的懺悔的痕跡。但是我覺得他忍住笑意。

——我勸您在死之前祈禱上帝罷，——那時我對他說。

「用不着你對我的靈魂比憑自己靈魂更耽心。我祇懇求一件事：『快點開槍』」

——您不取消自己的譏諷麼？不向我請求寬恕麼？好好想一想吧；良心沒有

向您說什麼話麼？

「畢巧林先生」龍騎兵上尉叫喊了：「此地不是給您說教的地方，請允許我向您說明……快點結束罷；倘使有人在山谷裏走過，便要看到我們了。」

——好。醫師，過來。

醫生過來了。可憐的醫生呀！他的臉色比十分鐘之前克路雪尼刺基的臉色還要白。

我大聲地，清楚地，故意做出若干停頓，像宣告死刑判決書一樣說出了下面一句話。

「醫師，這些先生們，大概太匆忙了吧，忘記把我的手槍裝上了子彈了；
次請您從新裝上它，——好好的裝呀！」

「不會的！」上尉吼起來了：「不會的！我把二枝槍都上彈了；難道子彈從
您的槍口裏滑出來了……這不是我的錯誤！——您沒有權重新裝彈……根本沒有
種……這完全違反規則的；我不允許！」

「好！——我對上尉說：——倘使這樣，那末我要跟您在這樣條件下決
鬥……」

他洩氣了。

克路雪尼刺基站着，昏亂的和陰沉的把頭垂在胸前。

「讓他們去吧！——最後他對上尉說，上尉想從醫生手裏奪下槍來……
！——反正你自己知道的，他們是對的。」

這時候醫生把子彈裝上了手槍，交給我。

上尉一看見，吐一口唾，蹬蹬脚說：「你這呆貨，老弟，」——他說：「『下流的東西！既然信任我，總得一切聽我的……你自作自受！像蒼蠅一樣死去……』」他轉身走開去，喃喃地說：「『總之這完完違背規則的』」。

——克路雪尼刺基！——我說：——還有時間；取消自己的誹謗吧，我饒恕你。你不能愚弄我的，我的自尊心滿足了；——你要想一想呀！——我們曾經做過朋友……

他的臉孔冒火了，眼睛放着光。

「開槍吧」他回答說：「我瞧不起自己，我憎恨您。倘使您不把我打死，我要在黑夜裏把您切成一片一片。我們是勢不兩立了……」

我射擊了……

當白烟散開的時候，克路雪尼刺基不見了。祇有淡薄的塵柱還捲起在巖沿

上。

大家都同日異聲地哭起來。

——喜劇完了！——我對醫生說。

他沒有回答，恐怖地背過身去。

我聳一聳肩，和克路雪尼刺基的見證人告別了。

我走下窄道，崖石縫間發現了鮮血淋漓的克路雪尼刺基的屍體。我不知不覺

閉上了眼睛……

我解下了馬，騎着馬一步步地走回家去。我的心頭上有一塊石頭壓着。太陽

好像暗淡起來，他的光線不感到暖熱。

還沒有走到村子，我向右走進山谷裏。人形使我感到困苦；我想留下一個人

。我放了馬，把頭垂在胸前，走了很久，最後在一處完全陌生的地方清醒過來

了。我掉轉馬頭，開始找尋回路；當我極疲地騎着疲乏的馬走近凱司羅伏特斯的

時候，太陽已經下去了。

我的僕人告訴我說維爾內爾來過了，給我留下二個字條：一個是他的，另一個……是葛拉的。

我打開了第一個；它的內容如下：

「事情都處理得非常順利；墳壞的屍體已經運來了；子彈從胸口裏取出來了。大家都相信偶然的災害致了他的死命；祇有大概已經知道你們爭端的司令官搖搖頭什麼也沒有說。不利于您的證據一件也沒有，您可以安心睡覺了……倘使可能……再會吧……」

我長久不敢拆開第二個字條來……她怎麼能寫給我呢？……沉重的預感刺激着我的心坎。

這封信的每個字無法磨滅地刻劃在我的記憶裏，這封信是這樣的：

「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我深信我們是永不能見面了。幾年前和你分別的時候我也這樣想；但是老天還要好意地考試我一次；我忍受不了這種試驗；我的聽

弱的心又屈服在崩裂的聲音下了……你不會因此而輕視我吧，不是麼？這封信是告別和懺悔：我應該把一切從我愛了你，積鬱在我的心靈裏的東西告訴你。我不想抱怨你！——你對待我，像對待任何其他男子：你愛我，像愛自己的所有物，像愛缺乏了他們生活就要苦寂和呆板的，彼此變換着喜悅，驚惶和憂悵的泉源。這我在起先就明白了……但是你不幸者，我犧牲了自己，希望你從某一個時間會重視我的犧牲，在某一個時間會瞭解我的與任何條件都不生關係的深切的溫柔。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了很久了；我深入了你的心靈的一切祕密……我相信這是徒然的希望。我痛苦呀！但是我的愛情是和我的心靈同生：它暗淡了，但是沒有熄滅。

我們承訣了；但是你能相信，我永不會愛別人的：我的心靈爲了你把所有的寶物，眼淚和希望都消耗了。愛過你的人不能不對別個男子加以輕視，但是不是因爲你比他們好，不，決不是！而是在你的天性裏有一種你所特有的東西，驕傲

和詭異的東西；在你的聲音裏就是你不說話也有一種無敵的權威；誰也不會像你那樣常常想做被愛的人；誰的邪惡也不會像你的那樣誘惑人；誰的眼光也不會像你的那樣賜予幸福；誰也不會像你那樣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優點，誰也不能像你那樣真正的不幸，因為誰也不願相信違反自己的事。

現在我應該向你說明我忽忽起程的原因了；這在你的心目中是毫不重要的，因為這是關於個人的事。

今天早晨我的丈夫到我這兒來，把你和克路雪尼刺基的口角都告訴我了。看起來我的臉色大變，因為他很久的注視着我；我想起你此刻要決鬥了，這都是爲了我，我險乎昏厥過去；我覺得我要瘋了……但是現在我能夠判斷，我相信你是活着；你沒有我是不能死的，不能的！我的丈夫在房間裏踱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對我說什麼，也想不到我回答他什麼……大概我對他說了，我愛你……我祇記得起我們談話終結後他說出可怕的話來侮辱我，然後走出去了。我聽見他如何在

嘩嘩響車……我坐在窗前，等你回來，已經有三個鐘頭了……但是你是污着的，你不能死呀！車子差不多準備好了……再會罷，再會罷……我死了，——但是這有什麼呢？倘使我能相信你永遠將記住我，不要說愛，——不，祇要記住……再會罷；他們來了……我得把信藏起來……

——你真的不愛曼麗麼？你不要她麼？——聽着，你應該爲我而犧牲；我爲你喪失了世上一切的東西了……』

我好像瘋了，跳到台階上，跳上了在院子牽着散步的吉爾蓋斯馬，施出全力，向拍溪加爾斯克的路上趕去，我無情地鞭打倦乏了的馬，牠喘着氣，吐着白沫，迅速地順着石子路把我帶走了。

太陽已經藏到休息在西山頂上的烏雲裏去了；山谷幽暗和潮濕起來。普特古莫克河穿過石縫淒涼地單調地吼叫着。我疾馳着，焦躁得停止了呼吸。一想到再不能生拍溪加爾斯克和地會兩的憂慮像鐵鏈般的敲打在我的心頭上。一分鐘，再

見她一分鐘，告別，握她的手……我祈禱，我咒罵。我大叫。我狂笑了……不，什麼東西都不能表示我的不安和絕望！一想起爾將永久消逝了，我覺得萬拉比世界上一切都寶貴，——比生命，名譽，幸福都可貴！天知道我的腦海裏簇擁着多麼可怕，多怕瘋狂的想念呀……這時間我一直殘暴地鞭打馬，疾馳着。此刻我開始發覺我的馬的呼吸越來越沉重；他已經在平坦的道路上跌過二次了……再有五里路就到哥薩克的耶色都可夫村了，那裏我可以換馬趕路。

倘使我的馬再能支持十分鐘，就可以得救了。但是當突然從小坡上跑上去，出山時上一個險陡的轉角的時候，猶跌在地上了。我敏捷地跳下來，想拉住纏纏扶纏起來——但是不可能了；從他緊咬着的牙齒裏吐出細微難辨的呻吟聲；幾分鐘後便斷氣了；我一個人留在荒野裏，失去最後的希望了；我想步行走去——我的腿軟弱無力；為一天驚恐和一夜不睡所困乏了的我倒在潮濕的草上，像孩子般大哭起來。

我很久的呆呆轉着，大聲痛哭着，毫不抑制眼淚和號啕；我想我的胸脯裂開了；我的一切堅強，我的一切冷心——像烟幕似消散了；我的心靈沒有了力量，我的理性靜默了，倘使這時候有人看見我，他一定會輕蔑地走開去。

當夜露和山風清醒了我的發燒腦袋，思想恢復了常態的時候，我明白趕逐已死的幸福是無益的和愚蠢的。我還要什麼呢？——見勳麼？——爲什麼？我們之間不是一切都完了麼？一個痛苦的永訣之吻不會豐富我們的回憶，而且這樣一來我們祇有更難于別離。

可是我覺得我能哭是可喜的！然而也許這是因爲紛亂神經，失眠之夜，二分鐘正對着槍口和空胃之故吧。

一切都好轉了！這種新的痛苦，照軍語上說起來，對我是一種幸福的牽制。倘使我沒有好好大哭一陣，倘使我不騎死了馬，不迫得我非徒步走十五里的回路不可，那末這一夜我一定瞋不上眼了。

早晨五點鐘我才回到了凱司羅伏特斯克，倒在床上，像拿破侖從滑鐵盧回來睡了一個長覺。

我醒來的時候，院子裏已經黑了。我坐在敞開的窗口前，解開短上衣——山風清醒了我的因疲乏的惡夢而心神不安的胸口。河的那面的遠處，透過掩映着河面的繁茂的菩提樹梢，閃爍着要塞上和村子裏的房屋裏的燈光。我的院子裏的一切都靜寂的，郡妃的屋子是黑暗的。

醫生進來了：他的額上起着皺紋；他與往常不同沒有向我握手。

——您從那裏來，醫師？

「麗戈狄施卡耶郡妃家裏來；她的女兒病了！——神經衰弱……是的，不是這一件事，是這樣：司令官已經猜到了，不過沒有什麼肯定的證據，可是我勸您留神一點。今天郡妃告訴我，她知道您爲了她的女兒而決鬥的。這個小老頭兒把一切都告訴她了……他說什麼？——他是親眼看見您和克路雪尼刺基在旅館裏爭噪的

。我來警告你。——再會吧、也許我們再不能相見了；他們要把你派出去了。」

他到門坎上站住了；他想和我握握手……；倘使我向他表示一點點願望，那他就會抱住我的頭頸的。但是我依舊很冷淡，像一塊石頭——他走了。

這是人類呀！他們都是些這樣的人呀；他們預先知道行動的惡劣一方面，於是幫助你，忠告你，甚至看到沒有其他方法的時候贊助你，——然後洗了手，氣忿忿地離開了有勇氣把一切責任重負放在自己身上的人。他們都是些這樣人呀，甚至最慈善的，最聰明的！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高級長官部派我到N要塞去的命令，我到那妃家去辭行了。

當我回答她的問題：我有沒有特別要緊話向她說呢？的時候，她覺得特別吃驚。因為我回答說希望她是幸福的。

——可是我要和您正經地談一談。

我默然坐下來。

顯而易見的她不知道從何說起，她的臉孔脹得通紅，她的虛腫手指敲敲桌子；最後她用斷續的聲音開始說：

——聽我說，畢巧林先生；我認爲您是位高雅的君子。

我抬一抬身。

——雖然您的行動不容可疑之處，——她繼續說，——然而我還是相信的；但是您也許有我不知道的原因，這些原因您現在應該叫我相信。您因爲有人誹謗我的女兒挺身而出，爲了她去決鬥，——就是說，拚着生命的危險……不用回答，我知道您是不承認的，因爲克路雪尼刺基打死了（她劃了一個十字）。上帝會寬恕他，——我希望也寬恕您！這不關我的事……我不敢批評您，因爲我的女兒雖然是無辜的，但是究竟是這件事的原因。她都告訴我了……我覺得：您已經說明愛她了……她也把自己的愛向您承認了（這時候那妃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光。

她瞥過臉去，手肘支在桌上，用手掩住眼睛，我覺得，她的眼睛裏含着淚

。我的天！她的話細微得聽不出聲音來。

這使我不能忍耐了，再一分鐘，我會倒在她的腳前。

——因之，您自己看罷，——我盡量帶着堅定的聲調和勉強的笑容說：——
您自己看得出來，我不能娶您。假使現在您甚至想這樣，那末您立刻就會後悔的。
您的母親對我的談話迫得我這樣露骨地，這樣粗魯地向您解釋；我希望她是誤會了。您很容易會使她省過來。您看，我在您的眼睛裏是個最低卑的和最不幸的角色，甚至我自己都承認；這是我能爲您做到的。您對我無論有沒有什麼惡劣的意見，我是順從的……您看我在您的面前是低卑的……倘使甚至您愛了我，那末您就會從那時候起輕視我的，不是麼？……

她的臉向我轉過來了，慘白得像片大理石，祇有她的眼睛是異常地發亮。

我痴惘惘地，一雙眼，直睜着，直睜着，直睜着，直睜着，直睜着。

我謝了謝，恭敬地鞠了一個躬，出來了。

二十分鐘後，僕班馬車把我從凱司橋依亞斯克拉走了。離那西都果夫幾里路的
地方，我認出了船在路旁的我的悍馬的屍體，馬鞍已經拿走了。大概是過路的哥
薩克拿去的，——放馬鞍的背上停着一隻鳥鴉。我嘆息一下，轉過臉去……

現在，在此地，在這個寂寞的要塞裏，我常常回想着過去，自己問自己：爲
什麼我不願走入命運之神爲我開放的，有平靜的歡暢和心靈的安逸等着我的道路
呢？……因不，我不會跟這種命運長住在一起的！我好像是一個再生和長成在險盜
船的甲板上的水手。他的靈魂和風暴，戰鬥長生在一起，他一跳到岸上，無論有
怎樣秀美的樹叢招呼他，無論有怎樣可愛的陽光照耀他，他會感到寂寞和困倦；
他整天的在海邊沙灘上走路，傾聽波浪的喧鬧和凝視遠方的遠方：那面，
在那裏海和灰雲相間的淡白色的線條上，有幾隻白鷺起初起停海鷗的窺覷，但終

漸漸地離開了波濤的白沫，平滑地接近了濕潤的堤岸……

三、命運論者

有一次我有事在左翼的哥薩克村子裏住了二星期，那面駐着一個兵步營，我們每晚總要輪流地在自己房間裏集在一起打牌。

有一次，玩厭了鮑斯東，（註一）把紙牌捧在桌子下，我們都在C少校的房間裏坐了很久；談話與平常不同，非常有趣。我們討論回教和信仰，好像人的命運已經寫在天書上，我們之中有着許多信徒；每人都說着反對和費威的種種奇異故事。

「諸位先生，這一切都不能證明什麼的，」老少校說了：「我們之中誰親見過這些你們以此來證明自己主張的奇怪故事呢？」

註一、一種紙牌遊戲的名詞

「當然，沒有人——許多人說：但是我們是從可靠的人那兒聽來的……」

「這都是無稽之談！」有個人說：「這些看見過我們死期的薄子的可靠人在那裏呢？……倘使真的是天命已定，那末爲什麼還給我們意志和理性呢？爲什麼我們應該清算我們行爲呢？」

這時候有個坐在虛角裏的軍官站起來了，慢慢地走到桌前，用安靜的和勝利的眼光向四面掃視一周。他是塞爾維亞人，其名尤如其人。

胡里起中尉的外表完全和他的性格相配合。高個子，黑皮膚，黑頭髮，黑而深邃的大眼睛，成爲他們民族的特徵的正直的鼻子和他的永遠漂浮在他的嘴唇上憂懼的冷笑——這一切好像天生賦予他一種特別的，用思想和熱情是不能和那命運注進給他做朋友的人們相分裂的生物的外表。

他勇敢，寡言，但是說起話來却很尖利；他從沒有向人洩露過自己心靈上的和家庭裏的祕密；他差不多點酒不入口，也從沒有追求過年青的哥薩克女子。

了沒有見到過她們的斌媚，就很難體會的。可是有人說上校的夫人對他的富有表情的眼睛不無動情，可是只要有人向他暗示一下，他真的就會動起氣來。

他祇有一種他所並不隱瞞的嗜好——好賭博。他一坐下綠台子就什麼都忘了，而且常常輸；但是經常的大敗祇鼓起他的頑強性格。據說有一次在遠征的時候，有一夜，他在枕上奪銀行；（註二）他的手氣非常壞，突然槍聲響了，發出響聲來，大家都跳起來，去拿武器。「存銀行！」胡里起站都沒有站起來。對一個最熱心賭客喊道。——來隻七點，那個人一面跑開去，一面回答說，雖然是這番混亂，但是他還是冷靜地發牌去；牌發着了。

當他在散兵纜上再現的時候，那面已經激烈地在開戰了。胡里起毫不關心子彈，也不留心功頃人的刀劍；他四處找尋自己幸運的賭客。

「七點發着了！」最後他總子在一條開始由森林裏把敵人打退下去的散兵纜

註二：一種紙牌賭博的名稱

上發現了他，他大叫起來；跑過去，他掏出自己的錢包和鈔票，也不顧別人對他這種不適時的給錢有否抗議，他還是付給幸運者了。履行這筆不愉快的債務後他就向前衝上去，身先士卒，冷淡地和切頭人拚死到底。

當胡里超中尉走到桌前的時候，大家都不說話了，在等待着他的某種獨斷獨行的意見。

「諸位先生！」他說（雖然他的音調比平常較低，但是冷靜的）：「諸位先生，何必空費口舌呢？你們要證據；我願意把自己試給你們看，人能不能因自己意志而左右自己的生命，或是我們之中每個人早已有預定的命運了……誰來？」

「——我不，我不！——四面八方都這樣說：這個怪人，想什麼了！……」

「——我來和您賭一下，——我開玩笑說。」

「怎麼賭法？」

「——我要證明命運不是預定的，——我說，我在桌上放上三月存儲銀幣二十枚，——我的袋裏只有這一些了。」

「好」，胡里啓用着低沉的音調說。「少校，你做執法官；這裏是十五枚三盧布的銀幣；其餘五個您替我填一填，結次朋友的緣，湊上二十枚。」

「——好的，——少校說：——不過我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您怎麼來決定這場論爭呢！……」

胡里起默然走進少校的臥室去，我們跟着他進去。他走到掛有武器的牆前順手的從釘上拿下一枝手槍來。我們還沒有明白他的意思；但當他按上撞針，彈匣裏放上火藥的時候，許多人才不知不覺的喊叫起來，拉住了他的手。

「——你想幹什麼？聽着，這是發瘋！——他們向他喊叫起來。」

「諸位先生！」他爭脫了自己的手慢慢地說：「誰願意代我付出二十枝三盧布的銀幣呢？」

都不說話了，走去開。

胡里起走到另一間房子裏去，坐在桌旁；大家都看着他。他做個手勢請我們坐在四周。大家都默然地遵照他了：這時候他在我們面前獲得一種神秘權力。我注視他：但是他用平靜的和凝固的發達迎着我的試探的眼光，他的灰白的嘴唇笑了笑；但是雖然他是冷靜的，但我好像看出了他的蒼白臉上的死的烙印。我發覺了，許多年老的戰士證實了我的觀察，常常在數少時後要死去的人的臉孔上有一種難以避免的命運的奇異的烙印，這種觀察在有經驗的眼睛中是不易錯誤的。

「今天您要死！」我對他說。他的臉很快轉到我一面來，但是慢慢地鎮定穩
回答道：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

後來他問少校：槍上彈了麼？少校心緒紊亂得簡直想不起來。

「是的，裝好了。胡里起！」有人叫起來：「筒匣放在頭上，大概裝好了。」

攤開玩笑鏡了！

——愚蠢的玩笑！——另一個人回答着說。

——我出五十盧布賭五個盧布，槍上沒有裝彈，——第三個叫起來。

于是又作成了新的賭注。

我厭煩了這種沉長的客套。「諸位請聽」，我說：「或者開槍，或者把手槍

放在原來位置上，就去睡覺」。

——當然，——許多人叫起來——去睡覺。

——諸位先生，我請求你們別移動位置！——胡里起把槍口放在額角上說。

好像都發愣了。「墨巧林先生」——他又說：「拿牌來，拋上去」。

我此刻想起來，我在桌上抽了一張鴿心，拋上去了；所有的人的呼吸都停住

了；大家眼睛都顯着恐怖和一種遊移的好奇，從手槍上跑到那張在空中旋轉，

漸漸落下來的決定命運的鴿心，當鴿心剛落到桌子上的時候，胡里起扳動撞針了

「……子彈沒有打出來！」

「——老天保佑，——許多人都喊起來：——沒有上彈……」

「我們試一試吧，」胡里起說。他又扳動撞針了，描準着一頂掛在窗上的軍帽；槍聲發出來——白烟充滿了房間；當白烟散開的時候，有人取下帽子來，子彈正好穿過了帽子的中心，深深地嵌在牆壁裏了。

三分鐘內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胡里起異常鎮靜地把我的銀幣都放進自己的錢包裏去。

於是話又談到手槍爲什麼第一槍沒有聲發；有些人說大概彈匣塞住了，有的人低低說第一次火藥是潮濕的，後來胡里起把新的裝進去，但是我證明後者說的是不對的，因爲我的眼睛沒有一分鐘離開過手槍。

「慫了！——我對胡里起說……」

註三 一種紙牌賭博的名稱。

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他盲目地繼續抗拒着：——這裏比奪銀頁和世托斯（註三）好。

「不過危險些。」

「——什麼？您開始相信命運已有預定了麼？」

「我相信，不過我現在不明白，爲什麼我覺得，好像您今天一定要死……」
此刻以前還這樣冷靜地射擊自己前額的這個人現在突然臉色發燒，狼狽起來。

「——可是夠了！——他站起來說：——我們的打賭已經完了，現在您的觀察我覺得不合時了……——他拿起帽子出去。這使我覺得非常奇怪，——可是並不是無爲的。」

大家很快都走向自己房裏去了，他們對於胡里起的奇事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大監司口羅摩的語段是獨自的人，因爲我拿賭注來害一個想自殺的人；好像那

沒有我決不能找出一個適當的標價的！

我由村子裡空寂巷子裏走回家去，好像火光燭天般的紅色滿月開始由臺門處
康的窗形的地平線上露出臉來；星星靜靜地在暗藍色的蒼穹上閃耀着光芒，我一
想起從前那些想到發光天體爲了一小塊土地或是爲了某些虛構的權利而參加我們
無聊爭執的聖人們，覺得好笑，這是什麼呢？按照他們的意見，祇爲了要光耀他
們的戰鬥和勝利而點起來的這些燈依然和以前的光芒一起燃燒着，而他們的熱情
和希望早已跟他們一起燻滅了，正如那漫不經心的旗人在林子邊緣上燃着的小火，
但是什麼力量使他們相信一個的天空和無數的居民抱着雖然沉默，但是不變的同情
情望着他們呀！然而我們已經忘記了，想起不可避免的時候而緊壓在心頭
上的這種不知不覺的恐懼外，我們是一種沒有信心和驕傲，沒有愉快和恐怖的漂
流在激而上的怪模樣可憐的子孫；我們無論爲了人類的幸福，甚至無論爲了我們
自己的幸福，也不能獻出極大的犧牲；因爲我們知道它的否可能，我們像我們絕

祖先由一個誤解跑到另一個誤解似的，由一個疑惡移到另一個疑惡上去；我們像他們一樣沒有希望，甚至也並沒有在和人類或命運各種鬥爭中心靈所遇到的，一種不定的，但是強烈的喜悅……

許多類似其他的思想跑進了我的腦海裏，我沒有捉住他們，因為我不喜歡停留在某種抽象的思想上；爲什麼我有這種想法呢？……在我的初期青春時代我是一個幻想家；我喜歡交替地愛撫那些不安的和貪婪的想象給我畫出來的。時而悲哀，時而愉快的畫面。但是由此留給我什麼呢？只有好像和幻影夜戰之後的疲倦，和充滿了憐憫的混亂的回憶。在這種徒然的鬥爭裏我枯竭了心靈的熱情和現實生活所必需的意志的恆性；我已經在思想上忍受了這種生活，我進入這種生活裏了。我好象一個畫着一本他早已聞名的一種拙劣的偽畫的人，寂寞和厭惡起來。

這天晚上的奇事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刺戟了我的神經。我確是不知道現在我信不信命運，但是這天晚上我堅定地相信它了；證據是非常驚人的。確

然我以前曾經嘲笑過我們的祖先和他們深奧的巫術，但是不知不覺之中我也踏入了他們的軌道裏了；但是我及時在危險的道路上止住了自己，我根據了任何東西都不可以肯定地推翻和任何東西都不能盲目的信仰的規則，我把形而上學拋過一邊去，開始注視起腳下來。這種留心確是太湊巧了；我撞到一個肥大的和柔軟的，但是看起來似乎又不是活的東西，幾乎跌到。我彎下身去——月光已經直灑在路上——什麼東西？在我的面前躺着一隻被長刀砍成二截的肥豬；……我正看出牠的時候，聽見了腳步聲：一個哥薩克從小巷裏裏出來；有二個走到我的面前問道：我有沒有見過一個趕着豬的喝醉酒的哥薩克。我告訴他們說沒有遇見哥薩克，指指他的狂暴勇敢的不幸犧牲者。

「嗨，這個強盜！」第二個哥薩克說：「灌飽了黃湯，就到處亂砍。我們二跑去趕他，那立米啓；得把他捉起來，然後……」

他們走得很快了，真小心翼翼地避開自己的路，最後安然到了自己的宿

處。

我住在一位年老的下士家裏，我愛他的良善性格，尤其愛他的美麗非常的女兒娜司茄。

她常常裹着一件皮外套，在旁門上等我；月光照亮了她的被夜寒凍得發紫的可愛的嘴唇。她一認出是我就笑了，但是我對她沒有什麼。「再會吧，娜司茄！」我走過她的身旁的時候說。她想回什麼，但祇是嘆了一口氣。

我推開了己房門，點着了蠟燭，便倒在床上了；祇有這一次睡眠比平常等得久一些。我睡着的時候，東方已經吐白了，但是看起來天上註定這一夜不讓我安睡。早晨四點鐘二個哥薩克敲我的窗門。我跳起來：什麼事？「起來！穿衣！」好幾個聲音在喊我。我急忙穿上衣服，門來了。「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來找我的三位軍官同聲對我說了；他們臉上像死人一樣慘白。」

什麼？

「胡里起被人殺死了」。

我發呆了。

「是的，殺死了！」他們繼續說：「快走」。

——那兒去？

到路上會知道的。」

我們走了。他們告訴了我昨夜發生的事，還隱隱地顯于在臨死半小時前把他從那哥伴免於死亡裏救出來的奇異的命運的各種觀察。胡里起一個人在暗街上走路，他碰到了這個被死豬的醉漢，倘使胡里起沒有突然站住問他：「喂，你我誰呀？」也許他沒有注意到他，就走過去了。可是他這樣問了，——你！——這個哥羅克同答說，就一刀劈過去，把他從肩膀上差不多一直砍到心口……碰着過我的和追趕殺人犯的二個露薩克趕緊扶起受傷者，但是他已經吐出了最後一口氣，他只說二個字：「他是對的！」——只有我一個人了解這二個字的隱晦的意義。

它是與我有關的，我不知不覺地預言了他的悲慘的命運，我的本能沒有欺騙我，我確是在他業已變色的臉上看出接近死亡的烙印。

殺人犯關在村子盡頭處的空屋裏：我們往那面走去。許多女人都哭哭啼啼的往那面跑；時時有後到的哥薩克繫着彎刀急急忙忙，馳過路上，趕過我們。混亂得非常厲害。

最後我們到了；看看：小屋四面都圍着人，屋子的門和百葉窗都從裏面關起來的。軍官們和哥薩克人都在熱烈地討論着；女人們一面訴說，一面在哭號。其中有個老婦的露出瘋狂的絕望神氣的特殊的臉孔投入到我的眼簾裏。她坐在粗木頭上，手肘支着膝蓋，二手扶着頭：這是殺人犯的母親。他的嘴唇時時在顫抖：……它是輕輕的在祈禱，還是咒罵呢？

然而必得決定一個方法捉犯人呀！但是誰也沒有勇氣第一個進去。

我走到窗前，從百葉窗縫裏看進去：他臉色蒼白，躺在地上，右手還攪着一

交槍；血淋淋的彎刀纏在他的身旁。他的鋒利的眼睛可怕地在向周圍巡視。這
時好像含糊地想起了昨天的事，就戰慄一下，抱住了自己的頭。我在這搖動的
眼光裏看不出他有什麼大的決心來，我對少校說，他不發命令叫哥薩克打破門衝
進去是徒然的躊躇，因為現在這樣做要比過後當他完全醒來的時候好得多。

這時候年老的哥薩克一等上尉走到門前，喊着他的名字；那人答應了。

「——耶非茂啓，老弟你犯罪了，——上尉說：——沒有辦法了，你屈服吧

「我不服！」哥薩克回答說。

「——你要觸犯上帝嗎！你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切頓人，而是光榮的基督教徒
呀。假使你的罪惡誘惑了你，那是沒有辦法的：你不能躲過自己的命運！」

「我不服！」哥薩克可怕地嚷叫來，可以聽見扳動撞鐵的響聲。

「喂，嘩嘩！——上尉對老太婆說：——勸勸兒子吧；大概他會聽從你

的……這祇是惱怒上帝。你看一看，先生們已經等了三個鐘頭了。

老太婆注視着他，搖搖頭。

——凡西里，彼得羅維赤，——上尉走到少校跟前說：——他不屈服！——我知道他；倘使敲開了門，那末裏面我們許多人。叫他們射死他不好麼？百葉窗的縫是很寬的。

這時候我的腦子裏閃出一種奇怪的想法：像胡里起一樣我想試一試自己的命運。

「等一會兒，」我對少校說：「我要活生生捉住他。」我叫上尉再跟他去談話，派三個哥薩克站在門旁，準備信號一起就破門而入來幫助我，我向屋子繞了一圈，走近了注定命運的窗門前：我的心猛烈地跳起來；

——「嗨，你這背信的東西！——上尉喊起來：——你笑我們麼？還是你以為我鬥不到你呢？——」他開始拖動鐵起門來：我把眼睛放在窗縫裏，觀察這個想

不到從這方面會有攻擊的哥薩克人的動作，——突然我被衝，低着頭跳了進去。砲聲立刻在我的耳旁響起來，子彈打破了我的肩章。但是充滿了房間的白烟害得我的敵人找不到躺在身旁的彎刀。我抓住了他的手；哥薩克衝進來了，沒有三分鐘，犯人已經捆起來，由押送隊帶走了。老百姓散開去了，軍官們向我道喜——真的，僅僅如此罷了。

此後，我覺得怎麼能不做命運論者呢？但是誰能肯定知道它是可信或是不可信的呢？我們是多麼尋常地相信着感覺的欺騙和理性的錯誤我！我愛懷疑一切；這種傾向不會妨礙性格的果斷；相反的，就我個人有關的說起來，當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在等待着我的時候，我常常是勇敢地向前進的。總之比死再壞的事是沒有的——而死是不能躲避的！

我回到要塞，我把所遇到的事和我所親見目睹的事都告訴了馬克西姆，馬克西姆茂啓，並且希望知道他的對子命運方面的意見。他起初不了解這個字，但是

我盡量說明給他聽後，他拚命搖起頭來，他說：

「是的，當然嘍！這個玩笑開得非常聰明！」然而這些亞細亞的攪鐵假使沒有擦油，或是手指不壓得十分緊，往往會不擊發的，其實我也不喜歡吉爾蓋斯步槍；牠們總有些不合我們弟兄們的使喚：槍柄太小，——一不小心，就燒着自己_的鼻子了……而他們的刀劍——那簡易是我所敬服的！」

後來他沉思片刻又說：「是的，可憐的人……魔鬼叫他在黑夜裏跟醉鬼談話——然而看起來這是他的天性……」

我再也不能從他那裏得到什麼了：他總之是不愛哲學辯論的人。

(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者 星球出版社
出版者 星球出版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當代英雄
著夫托蒙萊
譯 畏 小

定價七十七元

中國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 證字第一二二號

0.0